

司空遷少保三年出為總管襄郢昌豐唐蔡六州諸軍事襄州刺史薨于州子恭嗣少有名譽早歷顯位大象末位至柱國小司馬朝廷又追錄弘勳進恭爵觀國公

梁椿字千年代人也祖屈朱魏昌平鎮將父提內正郎椿初以統軍從公朱榮入洛復從榮破葛榮於滏口以軍功進授都將後從賀拔岳討平万俟醜奴蕭寶夤等遷中堅將軍屯騎校尉子都督普泰初拜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二年除高平郡守封盧奴縣男邑一百戶大昌元年進授都督從太祖平侯莫陳悅拜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大統初進爵樂城縣伯增邑五百戶出為隴東郡守尋進爵為公增邑五百戶遷梁州刺史從復弘農戰沙苑與獨孤信入洛陽從宇文貴破東魏將堯雄等累有戰功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從戰河橋進爵東平郡公增邑一千戶俄遷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七年從于謹討稽胡劉平伏椿擒其別帥劉持塞又從獨孤信討岷州羌梁企定破之除清州刺史在州雖無他政績而夷夏安之十三年從李弼赴潁川援侯景別攻閩韓斬其鎮城徐衛城主卜貴洛率軍士千人降以功增邑四百戶孝閔帝踐阼除華州刺史改封清陵郡公增邑通前三千七百戶二年入為少保轉少傅保定元年拜大將軍卒於位贈恆鄜延丹寧五州諸軍事行恆州刺史諡曰烈椿性果毅善於撫納所獲賞物分賜麾下故每踐敵場咸得其死力雅好儉素不營貨產時論以此稱焉子明魏恭帝二年以椿功襲爵豐陽縣公尋授大都督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治小吏部歷小御伯御正下大夫保定五年詔襲椿爵舊封回授弟朗天和中改封樂陵郡公除上州刺史增邑并前四千三百戶

梁臺字洛郡長池人也父去斤魏獻文時為隴西郡守臺少果敢有志操孝昌中從公朱天光討平關隴一歲之中大小二十餘戰以功授子都督賜爵隴城鄉男普泰初進授都督後隸侯莫陳悅討南秦州羣盜平之悅表臺為假節衛將軍左光祿大夫進封隴城縣男邑二百戶尋行天水郡事轉行趙平郡事頻治郡頗有聲績未幾天光追臺還引入帳內及天光敗於寒陵賀拔岳又引為

心膂岳為侯莫陳悅所害臺與諸將議翊戴太祖從討悅破之又拜天水郡守大統初復除趙平郡守又與太僕石猛破兩山屠各詔增邑一百戶轉平涼郡守時莫折後熾結聚輕剽寇掠居民州刺史史寧討之歷時不克臺陳賊形勢兼論攻取之策寧善而從之遂破賊徒復與于謹破劉平伏錄前後勳授穎州刺史賜姓賀蘭氏從援玉壁戰邛山授帥都督大統十五年拜南夏州刺史加通直散騎常侍本州大中正增邑二百戶魏廢帝二年遷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孝閔帝踐阼進爵中部縣公增邑通前一千戶武成中從賀蘭祥征洪陽先登有功別封綏安縣侯邑一千戶詔聽轉授其子元慶保定四年拜大將軍時大軍圍洛陽久而不拔齊騎奄馬突入射殺兩人敵皆披靡執者遂得還齊公憲每歎曰梁臺果毅膽決不可及也五年拜鄜州刺史臺性疎通恕已待物至於蒞民處政尤以仁愛為心不過識千餘字口占書啓辭意可觀年過六十猶能被甲跨馬足不躡鐙馳射戈獵矢不虛發後以疾卒

宇文測字澄鏡太祖之族子也高祖中山曾祖豆頤祖麒麟父永仕魏位並顯達測性沉密少篤學每旬月不窺戶牖起家奉朝請殿中侍御史累遷司徒右長史安東將軍尚宣武女陽平公主拜駙馬都尉及魏孝武疑齊神武有異圖詔測詣太祖言令密為之備太祖見之甚歡使還封廣川縣伯邑五百戶尋從孝武西遷進爵為公太祖為丞相以測為右長史軍國政事多委任之又令測詳定宗室昭穆遠近附於屬籍除通直散騎常侍黃門侍郎大統四年拜侍中長史六年坐事免尋除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行汾州事測政存簡惠頗得民和地接東魏數相鈔竊或有獲其為寇者多縛送之測皆命解縛置之賓館然後引與相見如客禮焉仍設酒饗宴勞放還其國并給糧餼衛送出境自是東魏人大慚乃不為寇汾晉之間各安其業兩界之民遂通慶弔不復為仇讎矣時論稱之方於羊叔子或有告測與外境交通懷貳心者太祖怒曰測為我安邊吾知其無貳志何為問我骨肉生此貝錦乃命斬之仍

許測以便宜從事。八年，加金紫光祿大夫，轉行綏州事。每歲河冰合後，突厥即來寇掠。先是常預遣居民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如舊。乃於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遠斥候，知其動靜。是年十二月，突厥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柴之處，一時縱火，突厥謂有大軍至，懼而遁走。自相蹂踐，委棄雜畜及輜重，不可勝數。測徐率所部收之，分給百姓。自是突厥不敢復至。測因請置戍兵以備之。十年，徵拜太子少保。十二年十月，卒於位。時年五十八。太祖傷悼，親臨慟焉。仍令水池公護監護喪事，贈本官。諡曰靖。測性仁恕，好施與，衣食之外，家無蓄積。在洛陽之日，曾被竊盜，所失物，即其妻陽平公主之衣服也。州縣擒盜，并物俱獲。測恐此盜坐之以死，乃不認焉。遂遇赦得免。盜既感恩，因請為測左右。及測從魏孝武西遷，事極狼狽，此人亦從測入關，竟無異志。子該嗣。歷官內外，位至上開府。儀同三司。臨淄縣公。測弟深。

深字奴干，性鯁正，有器局。年數歲，便累石為營伍，并折草作旌旗，布置行列，皆有軍陣之勢。父承遇見之，乃大喜曰：汝自然如此，於後必為名將。至永安初，起家秘書郎。時羣盜蜂起，深屢言時事，亦朱榮雅知重之。拜厲武將軍，尋除車騎府主簿。三年，授子都督，領宿衛兵卒。及齊神武舉兵入洛，孝武西遷，既事起倉卒，人多逃散。深撫循所部，並得入關，以功賜爵長樂縣伯。太祖以深有謀略，欲引致左右，圖議政事。大統元年，乃啓為丞相府主簿。加朱衣直閤，尋轉尚書直事郎中。及齊神武屯蒲坂，分遣其將竇泰趣潼關，高敖曹圍洛陽。太祖將襲泰，諸將咸難之。太祖乃隱其事，陽若未有謀者，而獨問策於深。對曰：竇氏歡之驕將也，頑凶而勇戰，亟勝而輕敵，歡每仗之以為禦侮。今者大軍若就蒲坂，則高歡拒守，竇泰必援之。內外受敵，取敗之道也。不如選輕銳之卒，潛出小關，竇性躁急，必來決戰。高歡持重，未即救之，則竇可擒也。既虜竇氏，歡勢自沮。回師禦之，可以制勝。太祖喜曰：是吾心也。軍遂行。果獲泰而齊神武亦退。深又說太祖進取弘農，復克之。太祖大悅，謂深曰：君即吾家之陳平也。是冬，齊神武又率大衆度河涉洛，至於沙苑。諸將皆有懼色。唯深獨賀。太祖詰之曰：賊來充斥，何賀之有？對曰：高歡之撫河北，甚得衆心，雖乏智謀，人皆用命。以此自守，未易可圖。

今懸師度河，非衆所欲。唯歡恥失竇氏，懷諫而來。所謂忿兵，一戰可以擒也。此事昭然可見，不實何為？請假深一節，發王麗之兵，邀其走路，使無遺類矣。太祖然之，尋而大破齊神武軍。如深所策。四年，從戰河橋。六年，別監李弼軍討白額稽胡，並有戰功。俄進爵為侯。歷通直散騎常侍，東雍州別駕，使持節，大都督，東雍州刺史。深為政嚴明，示民以信，抑挫豪右，吏民懷之。十七年，入為雍州別駕。魏恭帝二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六官建拜小吏部。下大夫，奉閔帝受禪，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遷吏部中大夫。武成元年，除幽州刺史，改封安化縣公。二年，徵拜宗師大夫，轉軍司馬，保定初，除京兆尹。入為司會中大夫。深少喪父，事兄甚謹，性多奇譎，好讀兵書。既在近侍，每進籌策，及在選曹，頗獲時譽。性仁愛，情隆宗黨，從弟神慶、幼孤，深撫訓之，義均同氣。世亦以此稱焉。天和三年，卒於位，贈使持節，少師，恆雲蔚三州刺史。諡曰成康。子孝伯，自有傳。

史臣曰：太祖屬禍亂之辰，以征伐定海內，大則連兵百萬，繫以存亡，小則轉戰邊亭，不闕旬月，是以人無少長，士無賢愚，莫不投筆要功，橫戈請奮。若夫數將者，並攀翼雲漢，底績屯夷，雖運移年世，而名成終始，美矣哉！以赫連達之先識，而加之以仁恕，蔡祐之敢勇，而終之以不伐，斯豈企及所致乎？抑亦天性也。宇文測、昆季，政績謀猷，咸有可述，其當時之良臣歟。

周書卷二十七

周書卷二十七考證

田弘傳子恭嗣○北史云子仁恭嗣脫一仁字

周書卷二十七考證

唐 令 狐 德 茶 等 撰

列傳第二十

史軍 陸騰 賀若敦 權景宣郭爽

史軍字永和建康袁氏人也曾祖豫仕沮渠氏為臨松令魏平涼州祖灌隨例遷於撫寧鎮因家焉父遵初為征虜府鎧曹參軍屬杜洛周構逆六鎮自相屠陷遵遂率鄉里二千家奔恆州其後恆州為賊所敗遵復歸洛陽拜樓煩郡守及軍著勳追贈散騎常侍征西大將軍涼州刺史諡曰貞軍少以軍功拜別將還直閣將軍都督宿衛禁中尋加持節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賀拔勝為荊州刺史軍以本官為勝軍司率步騎一千隨勝之部值荆蠻騷動三躡路絕軍先驅平之因撫慰蠻左倉然降附遂稅得馬一千五百匹供軍尋除南郢州刺史及勝為大行臺表軍為大都督率步騎一萬攻梁下遂破之封武平縣伯邑五百戶又攻拔梁齊與鎮等九城獲戶二萬而還未及論功屬魏孝武西遷東魏遣侯景率眾寇荊州軍隨勝奔梁梁武帝引軍至香橙前謂之曰觀卿風表終至富貴我當使卿衣錦還鄉軍答曰臣世荷魏恩位為列將天長喪亂本朝傾覆不能北面逆賊幸得息肩有道儻如明詔欣幸實多因涕泣橫流梁武為之動容在梁二年勝乃與軍密圖歸計軍曰朱異既為梁主所信任請往見之勝然其言軍乃見異申以投分之言微託思歸之意辭氣雅至異亦嗟挹謂軍曰桑梓之恩其可忘懷當為奏聞必望遂所請耳未幾梁主果許勝等歸大統二年軍自梁歸關進爵為侯增邑三百戶久之遷軍騎將軍行涇州事時賊帥莫折後熾寇掠居民軍率州兵與行原州事李賢討破之轉通直散騎常侍東義州刺史東魏亦以故胡梨苟為東義州刺史軍僅得入州梨苟亦至軍迎擊破之斬其洛安郡守馮善道州既鄰接糧場百姓流移軍留心撫慰咸來復業十二年轉涼州刺史軍未至而前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作亂詔遣獨孤信率兵與軍討之軍先至涼州為陳禍福城中吏民皆相率降附仲和仍據城不下尋亦克之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涼西涼二州諸軍事散騎常侍涼

州刺史十五年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為公十六年宕昌叛羌獠甘作亂遂其王彌定而自立并連結傍乞鐵忽及鄭五醜等詔軍率軍與宇文黃豆盧軍等討之軍別擊獠甘而山路險阻繞通單騎獠甘已分其黨立柵守險軍進兵攻之遂破其柵獠甘率三萬人逆戰軍復大破之追奔至宕昌獠甘將百騎走投生羌鞏廉玉彌定遂得復位軍以未獲獠甘密欲圖之乃揚聲欲還獠甘聞之復招引叛羌依山起柵欲攻彌定軍謂諸將曰此羌入吾術中當進兵擒之耳諸將思歸咸曰生羌聚散無常依據山谷今若追討恐引日無成且彌定還得守蕃將軍功已立矣獠甘勢弱彌定足能制之以此還師策之上者軍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豈可捨將滅之寇更煩再舉臣之禮知無不為以此諸君不足與計事也如更沮眾軍豈不能斬諸君邪遂進軍獠甘眾亦至與戰大破之生獲獠甘狗而斬之并執鞏廉玉送關所得軍實悉分賞將士軍無私焉師還詔軍率所部鎮河陽軍先在涼州戎夷服其威惠遷鎮之後邊民並思慕之魏廢帝元年復除涼甘瓜三州諸軍事涼州刺史初茹茹與魏和親後更離叛尋為突厥所破殺其主阿那瓌部落逃者仍奉瓌之子孫抄掠河右軍率兵邀擊獲瓌子孫二人并其種落酋長自是每戰破之前後獲數萬人進爵安政郡公三年吐谷渾通使於齊軍擊獲之就拜大將軍軍後遣使詣太祖請事太祖即以所服冠履衣被及弓箭甲稍等賜軍謂其使人曰為我謝涼州孤解衣以衣公推心以委公公其善始令終無損功名也時突厥木汗可汗假道涼州將襲吐渾太祖令軍率騎隨之軍至番禾吐渾已覺奔於南山木汗將分兵追之令俱會於青海軍謂木汗曰樹敦賀真二城是吐渾巢穴今若拔其本根餘種自然離散此上策也木汗從之即分為兩軍木汗從北道向賀真軍趨樹敦渾婆周國王率眾逆戰軍擊斬之踰山履險遂至樹敦敦是渾之舊都多諸珍藏而渾主先已奔賀真留其征南王及數千人固守軍進兵攻之退渾人果開門逐之因回兵奮擊門未及闔軍兵遂得入生獲其征南王俘虜男女財寶盡歸諸突厥渾賀羅拔王依險為柵回五十餘里欲塞軍路軍攻其柵破之俘斬萬計獲雜畜數萬頭木汗亦破賀真虜渾主妻子大獲珍

物寧還軍於青海，與木汗會。木汗握寧手，數其勇決，并遺所乘良馬。寧於帳前乘之，木汗親自步送，突厥以寧所圖必破，皆畏憚之。咸曰：此中國神智人也。及將班師，木汗又遺寧奴婢一百口，馬五百匹，羊一萬口。寧乃還州，尋被徵入朝。屬太祖崩，寧悲慟不已，乃請赴陵所盡哀，并告行師克捷。孝閔帝踐阼，拜小司徒，出為荊襄浙鄂等五十二州及江陵鎮防諸軍事。荊州刺史，寧有識畫，諳兵權，臨敵指撻，皆如其策，甚得當時之譽。及在荊州，頗自奢縱貪濁，不修法度。嘗出，有人訴州佐曲法，寧還付被訟者治之。自是有事者不復敢言，聲名大損。於西州，保定三年，卒於州。諡曰烈子。雄嗣，雄子世武，少勇敢，膂力過人，便弓馬，有算略。年十四，從寧於牽屯山，奉迎太祖，仍從校獵，弓無虛發。太祖數異之，尋尚太祖女永富公主，除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累遷駕部中大夫。大馭中大夫，從柱國枹罕公辛威鎮金城，遂卒於軍。時年二十四。雄弟祥，以父勳賜爵武遂縣公。祥弟雲，亦以父勳賜爵武平縣公。歷位司織下大夫。儀同大將軍，雲弟威，亦以父勳賜爵武當縣公。

陸騰字顯聖，代人也。高祖侯魏征西大將軍，東平王祖彌，夏州刺史，父旭，性雅澹，好老易緯候之學，撰五星要訣，及兩儀真圖，頗得其指要。太和中，徵拜中書博士，稍遷散騎常侍。知天下將亂，遂隱於太行山，孝莊即位，屢徵不起。後贈并汾恆肆四州刺史。騰少慷慨，有大節，解巾員外散騎侍郎，司徒府中兵參軍，亦朱榮入洛，以騰為通直散騎侍郎。帳內都督，從平葛榮，以功賜爵清河縣伯。普泰初，遷朱衣直閣，尚安平主，即東萊王貴平女也。魏孝武幸貴平第，見騰，與語悅之，謂貴平曰：阿翁真得好婿。擢為通直散騎常侍，及孝武西遷，騰時使青州，遂沒於鄴。東魏興，和初，徵拜征西將軍，領陽城郡守。大統九年，大軍東討，以騰所據衝要，遂先攻之。時兵威甚威，長史麻休勸騰降，不許。拒守經月餘，城陷，被執。太祖釋而禮之，問其東間消息。騰感陳東州人物，又敘述時事，辭理抑揚。太祖笑曰：卿真不肯本也。即拜帳內大都督。未幾，除太子庶子，遷武衛將軍。既為太祖所知，願立功效，不求內職。太祖嘉之。十三年，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魏廢帝元年，安康賊黃衆寶等作亂，連結漢中，衆數萬，攻圍東梁州，城中糧盡。

詔騰率軍，自子午谷以援之。騰乃星言就道，至便與戰，大破之。軍還，拜龍州刺史。太祖謂騰曰：今欲通江，由路直出南秦，卿宜善思經略。騰曰：必望臨機制變，未敢預陳。太祖曰：此是卿取柱國之日，卿其勉之。即解所服金帶賜之。州民李廣嗣、李武等，憑據巖險，以為堡壁，招集不逞之徒，攻劫郡縣，歷政不能治。騰密令多造飛梯，身率麾下，夜往掩襲，未明，四面俱上，遂破之。執廣嗣等於鼓下，其黨有任公忻者，更聚徒眾圍逼州城，乃語騰曰：但免廣嗣及武，即散兵請罪。騰謂將士曰：吾若不殺廣嗣等，可謂墮軍實而長寇讎，事之不可者也。公忻豎子，乃敢要人，即斬廣嗣及武，以首示之。賊徒阻氣，於是出兵奮擊，盡獲之。魏恭帝三年，拜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轉江州刺史。爵上庸縣公，邑二千戶。陵州木籠獠恃險，每行抄劫，詔騰討之。獠既因山為城，攻之未可拔。騰遂於城下多設聲樂，及諸雜伎，示無戰心。諸賊果棄其兵仗，或攜妻子，臨城觀樂。騰知其無備，密令眾軍俱上，諸賊惶懼，不知所為。遂縱兵計擊，盡破之。斬首一萬級，俘獲五千人。世宗初，陵眉戎江資叩新遂入州夷夏，及合州民張瑜兄弟并反，衆數萬人，攻破郡縣。騰率兵討之，轉潼州刺史。武成元年，詔徵騰入朝。世宗面勅之曰：益州險遠，非親勿居，故令齊公作鎮，卿之武略，已著遐邇。兵馬鎮防，皆當委卿統攝。於是徙隆州刺史。隨憲入蜀，及趙公招代憲，復請留之。保定元年，遷隆州總管領刺史。二年，資州黎石民反，殺郡守，據險自守。州軍不能制，騰率軍討擊，盡破斬之。而蠻獠兵及所在蜂起，山路險阻，難得掩襲。騰遂量山川形勢，隨便開道，蠻獠畏威，承風請服。所開之路，多得古銘。並是諸葛亮桓溫舊道。是年，鐵山獠抄斷內江路，使驛不通。騰乃進軍討之，欲至鐵山，乃僞還師。賊不以為虞，遂不守備。騰出其不意，擊之，應時奔潰。一日下其三城，斬其魁帥，俘獲三千人。招納降附者三萬戶。帝以騰母在齊，未令東討，適有其親屬自東還朝者。晉公護奉令，僞告騰云：齊為無道，已誅公家。母兄並從塗炭，蓋欲發其怒也。騰乃發哀泣血志，在復讎。四年，齊公憲與晉公護東征，請騰為副。趙公招時在蜀，復留之。晉公護與招書曰：今朝廷令齊公掃蕩河洛，欲與此人同行，汝彼無事，且宜借吾也。於是命騰馳傳入朝。副憲東討。五年，拜司憲中大夫。天和初，信

州蠻蠻據江峽反叛連結二千餘里自稱王侯殺刺史守令等又詔騰率軍討之騰乃先趣益州進驍勇之士兼具樓船沿外江而下軍至湯口分道奮擊所向摧破乃築京觀以旌武功語在蠻傳涪陵郡守蘭休祖又據楚向臨容開信等州地方二千餘里阻兵爲亂復詔騰討之初與大戰斬首二千餘級俘獲千餘人當時雖摧其鋒而賊衆既多自夏及秋無日不戰師老糧盡遂停軍集市更思方略賊見騰不出四面競前騰乃激勵其衆士皆爭奮復攻拔其魚令城大獲糧儲以充軍實又破銅盤等七柵前後斬獲四千人并船艦等又築臨州集市二城以鎮遏之騰自在龍州至是前後破平諸賊凡實得奴婢八百口馬牛稱是於是巴蜀悉定詔令樹碑紀績焉四年遷江陵總管陳道其將軍昭達率衆五萬船艦二千圍江陵衛王直聞有陳寇遣大將軍趙蘭李遷哲等率步騎赴之並受騰節度時遷哲等守外城陳將程文季雷道勳夜來掩襲遷哲等驚亂不能抗禦騰夜遣開門出甲士奮擊大破之陳人奔潰道勳中流矢而斃虜獲二百餘人陳人又決龍川寧邦堤引水灌江陵城騰親率士戰於西堤破之斬首數千級陳人乃遁六年進位柱國進爵上庸郡公增邑通前三千五百戶建德二年徵拜大司空尋出爲涇州總管宣政元年冬薨於京師贈本官加并汾等五州刺史重贈大後丞諡曰定子玄嗣玄字士鑿騰入關時年始七歲仕齊爲奉朝請歷成平縣令齊平高祖見玄特加勞勉卽拜地官府都上士大象末爲隋文相府內兵參軍玄弟融字士傾最知名少歷顯職大象中位至大將軍定陵縣公

賀若敦代人也父統爲東魏潁州長史大統二年執刺史田迅以州降至長安魏文帝謂統曰卿自潁川從我何日能忘卽拜右衛將軍散騎常侍兗州刺史賜爵當亭縣公尋除北雍州刺史卒贈侍中燕朔恆三州刺史司空公諡曰哀敦少有氣幹善騎射統之謀執迅也慮事不果又以累弱既多難以自拔沉吟者久之敦時年十七乃進策曰大人往事葛榮已爲將帥後入尔朱禮遇猶重韓陵之役屈節高歡既非故人又無功效今日委任無異於前者正以天下未定方藉英雄之力一旦清平豈有相容之理以敦愚計恐將來有危亡之憂願

思全身遠害不得有所顧念也統乃流涕從之遂定謀歸太祖時羣盜蜂起各據山谷大龜山賊張世顯潛來襲統挺身赴戰手斬七八人賊乃退走統大悅謂左右僚屬曰我少從軍旅戰陣非一如此兒年時膽略者未見其人非唯成我門戶亦當爲國名將明年從河內獨孤信於洛陽被圍敦彎弓三石箭不虛發信大奇之乃言於太祖太祖異之引置麾下授都督封安陵縣伯邑四百戶嘗從太祖校獵於甘泉宮時圍人不齊獸多逃逸太祖大怒人皆股戰圍內唯一鹿俄亦突圍而走敦躍馬馳之鹿上東山敦棄馬步逐至山半便擊之而下太祖大悅諸將因得免責累遷太子庶子撫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大都督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儀同三司進爵廣鄉縣侯敦既有武藝太祖恆欲以將帥任之魏廢帝二年拜右衛將軍俄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時岷蜀初開民情尙梗巴西人譙淹據南梁州與梁西州刺史王開業共爲表裏扇動羣蠻太祖令敦率軍討之山路艱險人迹罕至敦身先將士攀木緣崖倍道兼行乘其不意又遣儀同扶猛破其別帥向鎮侯於白帝淹乃與開業并其黨泉玉成侯造等率衆七千口累三萬自墊江而下就梁王琳敦邀擊破之淹復依山立柵南引蠻帥向白彪爲援敦設反間離其黨與因其懈怠復破之斬淹盡俘其衆進爵武都公增邑通前一千七百戶拜典祀中大夫尋出爲金州都督七州諸軍事金州刺史向白彪又與蠻帥向五子等聚衆爲寇圍逼信州詔敦與開府田弘赴救未至而城已陷進與白彪等戰破之俘斬二千人仍進軍追討遂平信州是歲荊州蠻帥文子榮自號仁州刺史擁逼土人據沮漳爲逆復令敦與開府潘招討之擒子榮并虜其衆武成元年入爲軍司馬自江陵平後巴湘之地並內屬每道梁人守之至是陳將侯瑱侯安都等圍逼湘州逼絕糧援乃令敦率步騎六千度江赴救瑱等以敦孤軍深入規欲取之敦每設奇伏連戰破瑱乘勝徑進遂次湘州因此輕敵不以爲慮俄而霖雨不已秋水汎溢陳人濟師江路遂斷糧援既絕人懷危懼敦於是分兵抄掠以充資費恐瑱等知其糧少乃於營內多爲土聚覆之以米集諸營軍士入各持遺遣官司部分若欲給糧者因召側近村民陽有所訪問令於營外遙見隨即遣

之瑱等聞之，良以為實，乃據守要險，欲曠日以老教師，敦又增修營壘，造廬舍，示以持久，湘羅之間，遂廢農業，瑱等無如之何，初，土人亟乘輕船載米粟，及籠鷄鴨以餉瑱軍，敦患之，乃偽為土人裝船，伏甲士於中，瑱兵人望見，謂餉船之至，逆來爭取，敦甲士出而擒之，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者，甄納之，敦又別取一馬，牽以趣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馬便畏船不上，敦發伏岸，遣人以招瑱軍，詐稱投附，瑱便遣兵迎接，競來牽馬，馬既畏船不上，敦發伏掩之，盡殲，此後實有饋餉，及亡命奔瑱者，猶謂敦之設詐，逆遣扞擊，並不收受，相持歲餘，瑱等不能制，求借船送敦度江，敦慮其或許，拒而弗許，瑱復遣使謂敦曰：「驪騎在此既久，今欲給船相送，何為不去？」敦報云：「湘州是我國家之地，為爾侵逼，敦來之日，欲相平殄，既未得一決，所以不去，瑱後日復遣使來，敦謂使者云：『必須我還，可舍我百里，當為汝去。』瑱等留船於江，將兵去津路百里，敦規知非詐，徐理舟楫，勒眾而還，在軍病死者十五六，晉公護以敦失地無功，除名為民，保定二年，拜工部中大夫，尋出為金州總管七州諸軍事，金州刺史，三年，從柱國楊忠引突厥破齊長城至并州而還，以敦為殿，別封一子順義縣公，邑一千戶，五年，除中州刺史，鎮函谷，敦恃功負氣，顧其流輩，皆為大將軍，敦獨未得，兼以湘州之役，全軍而反，不蒙旌賞，翻被除名，每懷怨怒，屬有臺使至，乃出怨言，晉公護怒，遂徵敦還，逼令自殺，時年四十九，建德初，追贈大將軍，諡曰烈子，弼有文武材略，大象末，位至開府儀同大將軍，揚州刺史，襄邑縣公，敦弟諱亦知名，官至柱國，海陵縣公。

權景宣字暉遠，天水顯親人也，父曇騰，魏隴西郡守，贈秦州刺史，景宣少聰悟，有氣俠，宗黨皆歎異之，年十七，魏行臺蕭寶夤見而奇之，表為輕車將軍，及寶夤敗，景宣歸鄉里，太祖平隴石，擢為行臺郎中，魏孝武西遷，授鎮遠將軍，步兵校尉，加平西將軍，秦州大中正，大統初，轉祠部郎中，景宣曉兵權，有智略，從太祖拔弘農，破沙苑，皆先登陷陣，轉外兵郎中，從開府于謹援洛陽，景宣督課糧儲，軍以周濟，時初復洛陽，將修繕宮室，景宣率徒三千，先出探運，會東魏兵至，司州牧元季海等以眾少拔還，屬城悉叛，道路擁塞，景宣將二十騎，且戰且走，

從騎略盡，景宣輕馬突圍，手斬數級，馳而獲免，因投民家自匿，景宣以久藏非計，乃偽作太祖書，招募得五百餘人，保據宜陽，聲言大軍續至，東魏將段琛等率眾至，九曲，憚景宣不敢進，景宣恐琛審其虛實，乃將腹心自隨，詐云迎軍，因得西遁，與儀同李延孫相會，攻孔城，洛陽以南，尋亦來附，太祖即留景宣守張白塢，節度東南義軍，東魏將王元凱入洛，景宣與延孫等擊走之，以功授大行臺右丞，進屯宜陽，攻襄城，拔之，獲郡守王洪顯，俘斬五百餘人，太祖嘉之，徵入朝，錄前後功，封顯親縣男，邑三百戶，除南陽郡守，郡鄰敵境，舊制發民守防，三十五處，多廢農桑，而姦宄猶作，景宣至，並除之，唯修起城樓，多備器械，寇盜斂迹，民得肄業，百姓稱之，立碑頌德，太祖特賞粟帛，以旌其能，遷廣州刺史，侯景舉河南來附，景宣從僕射王思政經略應接，既而侯景南叛，恐東魏復有其地，以景宣為大都督，豫州刺史，鎮樂口，東魏亦遣張伯德為刺史，伯德令其將劉貴平率其戍卒及山蠻，屢來攻逼，景宣兵不滿千人，隨機奮擊，前後擒斬三千餘級，貴平乃退走，進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潁川陷後，太祖以樂口等諸城，道路阻絕，悉令拔還，襄州刺史杞秀以狼狽得罪，景宣號令嚴明，戎旅整肅，所部全濟，獨被優賞，仍留鎮荊州，委以臨南之事，初，梁嶽陽王蕭督將以襄陽歸朝，仍勸兵攻梁元帝於江陵，督將杜岸乘虛襲之，景宣乃率騎三千，助督破岸，督因是乃送其妻王氏及子素入質，景宣又與開府楊忠取梁將柳仲禮，拔安陸，隨郡久之，隨州城民吳士英等，殺刺史黃道玉，因聚為寇，景宣以英等小賊，可以計取之，若聲其罪，恐同惡者眾，迺與英書，偽稱道玉凶暴，歸功英等，英果信之，遂相率而至，景宣執而戮之，散其黨，與進攻應城，拔之，獲夏侯珍洽，於是應禮安隨並平，朝議以景宣威行南服，迺授并安肆郢新應六州諸軍事，并州刺史，尋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兼督江北司二州諸軍事，進爵為伯，邑五百戶，唐州蠻田魯嘉自號豫州伯，引致齊兵，大為民患，景宣又破之，獲魯嘉，以其地為郡，轉安州刺史，梁定州刺史李洪遠初，款後叛，景宣惡其懷亂，密襲破之，虜其家口及部眾，洪遠脫身走，免自是酋帥懾服，無敢叛者，燕公于謹征江陵，景宣別破梁司空陸法和司馬羊亮於涇水，又遣別帥

攻拔魯山。多造舟艦。益張旗幟。臨江欲度。以懼梁人。梁將王琳在湘州。景宣遣之書。諭以禍福。琳遂遣長史席整。因景宣請舉州款附。孝閔帝踐阼。徵爲司憲中大夫。尋除基都峽平四州五防諸軍事。江陵防主。加大將軍。保定四年。晉公護東討。景宣別討河南。齊豫州刺史王士良。永州刺史蕭世怡。並以城降。景宣以開府謝徵守永州。開府郭彥守豫州。以士良世怡及降卒一千人。歸諸京師。尋而洛陽不守。乃棄二州。拔其將士而還。至昌州。而羅陽蠻反。景宣回軍破之。斬首千級。獲生口二千。雜畜千頭。送關。還次灞上。晉公護親迎勞之。天和初。授荊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進爵千金郡公。陳湘州刺史華皎舉州款附。表請援兵。勸景宣統水軍。與皎俱下。景宣到夏口。陳人已至。而景宣以任遇隆重。遂驕傲恣縱。多自矜伐。兼納賄貨。指麾節度。朝出夕改。將士憤怒。莫肯用命。及水軍始交。一時奔北。船艦器仗。略無孑遺。時衛公直總督諸軍。以景宣負敗。欲繩以軍法。朝廷不忍加罪。遣使就軍赦之。尋遇疾卒。贈河渭鄆三州刺史。諡曰恭。子如璋嗣位。至開府。膠州刺史如璋弟如玖。儼同大將軍。廣川縣侯景宣。之去樂口。南荊州刺史郭賢據魯陽。以拒東魏。

賢字道因。趙興陽州人也。父雲。涼州司馬。賢性彊記。學涉經史。魏正光末。賊帥宿勤明達圍逼豳州。刺史畢暉補賢統軍。與之拒守。後爲州主簿。行北地郡事。以征討有功。授都督。大統二年。齊神武襲陷夏州。太祖慮其南下。與朝臣議之。賢進曰。高歡兵士雖衆。智勇已竭。策其舉措。必不敢遠來。昔賀拔公初薨。關中振駭。而歡不能因利乘便。進取雍州。是其無智。及變駕西還。六軍衰弱。毛鴻賓喪敗。關門不守。又不能乘此危機。以要一戰。是其無勇。今上下同心。士民戮力。歡志沮喪。軍敢送死。且豳夏荒阻。千里無煙。縱欲南侵。資糧莫繼。以此而言。不來必矣。齊神武後果退。如賢所策。尋加伏波將軍。從王思政鎮弘農。授使持節。行義州事。當州都督。轉行弘農郡事。賢質直有算略。思政甚重之。禦邊之謀。多與賢參決。十二年。除輔國將軍。南州刺史。及侯景來附。思政遣賢先出三鴟。鎮於魯陽。加大都督。封安武縣子。邑四百戶。尋進軍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及潁川被圍。東魏遣蠻酋魯和扇動羣蠻。規斷鴟路。和乃遣其從弟與和

爲漢廣郡守。率其部曲。侵擾州境。賢密閉士馬。輕往掩襲。大破之。遂擒魯和。既而潁川陷。權景宣等並拔軍西還。自魯陽以東。皆附東魏。將彭樂。因之遂來攻。遇賢撫循將士。咸爲盡其力用。樂不能克。乃引軍退。而東魏又以士民章默兒爲義州刺史。鎮父城。以逼賢。賢又率軍攻默兒擒之。轉廣州刺史。後從尉遲迥伐蜀。行安州事。魏恭帝元年。行寧蜀郡事。兼益州長史。以平蜀勳。進爵爲伯。增邑五百戶。轉行始州事。孝閔帝踐阼。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侯。增邑通前一千四百戶。世宗初。除迎師中大夫。尋出爲勳州刺史。鎮玉壁。武成二年。遷安應等十二州諸軍事。安州刺史。進爵樂昌縣公。賢在官雖無明察之譽。以廉平待物。去後頗亦見思。保定三年。轉陝州刺史。天和元年。卒於位。贈少保。寧蔚朔三州刺史。諡曰節。賢衣服飲食。難以儉約自處。而居家豐麗。室有餘貲。時論譏其詐云。子正嗣。

史臣曰。昔耿恭抗勁虜於疏勒。馬敦拒羣兵於汧城。雖以生易死。終賴王師之助。其嘉聲峻節。亦見稱於良史焉。賀若敦志節慷慨。深入敵境。勅敵絕其糧道。長江阻其歸塗。勢危而策出無方。事迫而雄心彌厲。故能使士卒感其義。敵人畏其威。利涉死地。全師而返。非夫忘生以徇國者。其孰能若此者乎。俯窺元定之傳。曾糞土之不若也。誠宜裂地以賞之。而茂勳莫紀。嚴刑已及。嗟乎。政之紕繆。一至於此。天下是以知字文讓不能終其位焉。史寧權景宣。並以將帥之才。受內外之寵。總戎薄伐。著剋敵之功。布政蒞民。垂稱職之譽。若此者。豈非有國之良翰歟。然而史在末年。貨財虧其雅志。權亦晚節。矜驕喪其威聲。傳曰。終之實難。其斯之謂矣。陸騰志氣凜然。雅仗名節。及授戎律。建蓬廡。席卷巴梁。則功著銘典。雲撤江漢。則聲流帝籍。身名俱劭。其最優乎。

周書卷二十八

周書卷二十八考證

史軍傳述至樹敦敦是渾之舊都○北史云樹敦是渾之舊都脫一樹字

軍進兵攻之退○北史云軍進兵攻之偽退脫一偽字

賀若敦傳復令敦與開府潘招討之○潘招北史作段詡

周書卷二十八考證

唐 令 狐 德 棻 等 撰

列傳第二十一

王傑 字文虬 宇文威第五 耿豪

高琳 李和 伊婁穆 楊紹 王雅

達奚寔 劉雄 侯植

王傑金城直城人也。本名文達。高祖萬國。魏伏波將軍。燕州刺史。父巢龍驤將軍。檣中鎮將。傑少有壯志。每以功名自許。善騎射。有膂力。魏孝武初。起家子都督。後從西遷。賜爵都昌縣子。太祖奇其才。擢授揚烈將軍。羽林監。尋加都督。太祖嘗謂諸將曰。王文達萬人敵也。但恐勇決太過耳。復潼關。破沙苑。爭河橋。戰邙山。皆以勇敢聞。親待日隆。賞賜加於倫等。於是賜姓宇文氏。除岐州刺史。加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進爵為公。邑八百戶。累遷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魏恭帝元年。從于謹圍江陵。時柵內有人善用長稍。戰士將登者。多為所擊。謹令傑射之。應弦而倒。登者乃得入。餘眾繼進。遂拔之。謹喜曰。濟我大事者。在公此箭也。孝閔帝踐阼。進爵張掖郡公。增邑一千戶。出為河州刺史。朝廷以傑勳望俱重。故授以本州。保定三年。進爵大將軍。三年。詔傑與隋公楊忠自漢北伐齊。至并州而還。天和三年。除宜州刺史。增邑通前三千六百戶。六年。從齊公憲東禦齊將斛律明月。進位柱國。建德初。除涇州總管。傑少從軍旅。雖不習吏事。所歷州府。咸以忠恕為心。以是頗為百姓所慕。宣帝即位。拜上柱國。大象元年。薨。時年六十五。贈河鄯鄧延洮宕異七州諸軍事。河州刺史。追封鄂國公。諡曰威。子孝儉。大象末。位至開府。儀同大將軍。

王勇。代武川人也。本名胡仁。少雄健。有膽決。便弓馬。膂力過人。魏永安中。万俟醜奴等寇亂關隴。勇占募隨軍討之。以功授軍朔將軍。奉車都尉。又數從侯莫陳悅賀拔岳征討。功每居多。拜別將。及太祖為丞相。引為帳內直盪都督。加後將軍。太中大夫。封包信縣子。邑三百戶。大統初。增邑四百戶。進爵為侯。從擒寶

泰復弘農。戰沙苑。氣蓋眾軍。所當必破。太祖數其勇敢。賞賜特隆。進爵為公。邑一千五百戶。拜鎮南將軍。授帥都督。從討趙青雀。平之。論功居最。除衛大將軍。殷州刺史。加通直散騎常侍。兼太子武衛率。邙山之戰。勇率敢死之士三百人。並執短兵。大呼直進。出入衝擊。殺傷甚多。敵人無敢當者。是役也。大軍不利。唯勇及王文達敢令貴三人力戰。皆有殊功。太祖於是賞帛一千疋。令自分之。軍還。皆拜上州刺史。以雍州岐州北雍州擬授勇等。然州頗有優劣。又令探籌取之。勇遂得雍州。文達得岐州。令貴得北雍州。仍賜勇名為勇。令貴名豪。文達名傑。以彰其功。十三年。授大都督。遷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十五年。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魏恭帝元年。從柱國趙貴征茹茹。破之。勇追擊獲雜畜數千頭。進爵新陽郡公。增邑通前二千戶。仍賜姓庫汗氏。六官建拜。伯中大夫。又論討茹茹功。別封永固縣伯。邑五百戶。時有別封者。例聽回授。次子。勇獨請封。兄子元與。時人義之。尋進位大將軍。世宗初。岷山羌蒙驤廉俱和叛。勇帥師討平之。勇性雄猛。為當時驍將。然矜功伐善。好揚人之惡。時論亦以此鄙之。柱國侯莫陳崇勳高望重。與諸將同謁晉公護。聞勇數論人之短。乃於眾中折辱之。勇遂慚恚。因疽發背而卒。子昌嗣。官至大將軍。

宇文虬。字樂仁。代武川人也。性驍悍。有膽略。少從軍征討。累有戰功。魏永安中。除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加都督。魏孝武初。從獨孤信在荊州。破梁人於下澧。遂平歐陽。鄴城。虬俘獲甚多。又攻南陽。廣平二城。擒郡守一人。以功加安西將軍。銀青光祿大夫。員外直閣將軍。閣內都督。封南安縣侯。邑九百戶。及孝武西遷。以獨孤信為行臺。信引虬為帳內都督。破田八龍。及擒東魏荊州刺史辛纂。虬功居多。尋隨信奔梁。大統三年。歸關。朝廷論前後功。增邑四百戶。進爵為公。擒寶泰。復弘農。及沙苑。河橋之戰。皆有功。增邑八百戶。進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七年。除漢陽郡守。又從獨孤信討梁。企定破之。十一年。出為南秦州刺史。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追論斬辛纂功。增邑一千戶。十七年。與大將軍王雄征上津。魏興等。並平之。又於白馬。與武陵王蕭紀將楊乾運戰。破之。虬每經行陣。必身先卒伍。故上下同心。戰無不克。尋而魏興復

叛虬又與王雄討平之俄除金州刺史進位大將軍後以疾卒

宇文威字保與代人也曾祖伊與教祖長壽父文孤並為沃野鎮軍主威志力

驍雄初為太祖帳內從破侯莫陳悅授威烈將軍封漁陽縣子邑三百戶大統

三年兼都督從擒賈素復弘農破沙苑授都督平遠將軍步兵校尉進爵為公

增邑八百戶除瀋州郡守加帥都督西安州大中正通直散騎常侍撫軍將軍

增邑三百戶累遷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驍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鹽州刺史及楚公趙貴謀為亂威密赴京告之貴誅授大將軍進爵忠城郡公

除涇州都督賜甲一領奴婢二百口馬五百疋牛羊及莊田什物等稱是仍從

賀蘭祥平洮陽供和二城別封一子甘棠縣公轉延州總管進位柱國天和五

年入為大宗伯六年與柱國王傑從齊公憲東討時汾州被圍日久憲遣威運

粟以給之仍赴姚襄城受憲節度齊將段孝先率兵大至威力戰拒之孝先退

乃築大軍城而還建德二年授少師五年從高祖東伐率步騎一萬守汾水關

宣帝即位拜上柱國增邑通前四千六百戶大象中薨子述嗣大象末上柱國

濮陽公威弟丘丘字胡奴起家襄威將軍奉朝請都督賜爵臨邑縣子稍遷輔

國將軍大都督預告趙貴謀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安義縣侯邑一千

戶加驍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為公除咸陽郡守遷汾州刺史入為左

宮伯進位大將軍出為延綏丹三州三防諸軍事延州刺史轉涼甘瓜三州諸

軍事涼州刺史加柱國大將軍建德元年薨時年六十贈柱國宜鄜等州刺史

子龍嗣

耿豪鉅鹿人也本名令貴其先避劉石之亂居遼東因仕於燕曾祖超率衆歸

魏遂家於神武川豪少鷹獵有武藝好以氣凌人賀拔岳西征引為帳內岳被

害歸太祖以武勇見知豪亦自謂所事得主從討侯莫陳悅及迎魏孝武歸前

後功封平原縣子邑三百戶除車騎將軍奉車都尉遷征虜將軍加通直散騎

常侍進爵為侯增邑七百戶從擒賈素復弘農先鋒陷陣加前將軍中散大

夫沙苑之戰豪殺傷甚多血染甲裳盡赤太祖見之歎曰令貴武猛所向無前

除鎮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南鄭州刺史九年從太祖戰於邙山豪謂所部曰

大丈夫見賊須右手拔刀左手把槍直刺直斬慎莫皺眉長死遂大呼獨入敵

人鋒刃亂下當時咸謂豪歿俄然奮刀而還戰數合當豪前者死傷相繼又謂

左右曰吾豈樂殺人但壯士除賊不得不爾若不能殺賊又不為人所傷何異

逐坐人也太祖嘉之拜北雍州刺史十三年論前後戰功進授車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增邑通前一千八百戶十五年賜姓和稽氏進位侍中驍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豪性凶悍言多不遜太祖惜其驍勇每優容之豪亦自謂意氣冠

羣終無所屈李穆察祐初與豪同時開府後並居豪之右豪意不平謂太祖曰

外聞物議謂豪勝李穆察祐太祖曰何以言之豪曰世言李穆察祐丞相臂膊

耿豪王勇丞相咽喉以咽喉在上故為勝也豪之兇猛皆此類十六年卒時年

四十五太祖痛惜之贈以本官加朔州刺史子雄嗣位至大將軍

高琳字季珉其先高句麗人也六世祖欽為質於慕容廆遂仕於燕五世祖宗

率衆歸魏拜第一領民酋長賜姓羽真氏祖明父遷仕魏咸亦顯達琳母嘗被

襪泗濱遇見一石光彩朗潤遂持以歸是夜夢見一人衣冠有若仙者謂其母

曰夫人向所將來之石是浮磬之精若能寶持必生令子其母驚寤便舉身流

汗俄而有娠及生因名琳字季珉焉魏正光初起家衛府都督從元天穆討邢

果破梁將沈慶之以功轉統軍又從余朱天光破万俟醜奴論功為最除車騎

將軍奉車都尉後隨天光敗於韓陵山琳因留洛陽魏孝武西遷從入關至滎

水為齊神武所追拒戰有功封鉅野縣子邑三百戶大統初進爵為侯增邑四

百戶轉龍驤將軍頃之授直閣將軍遷平西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三年從太

祖破齊神武於沙苑轉安西將軍進爵為公增邑八百戶累遷衛將軍銀青光

祿大夫右光祿大夫四年從擒莫多婁賀文仍戰河橋琳先驅奮擊勇冠諸軍

太祖嘉之謂之曰公即我之韓白也拜太子左庶子尋以本官鎮玉壁復從太

祖戰邙山除正平郡中正加大都督增邑三百戶齊將東方老來寇琳率衆禦

之老恃其勇健直前趣琳短兵接琳擊之老中數瘡而退謂其左右曰吾經陣

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除鄜州刺史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孝
閔帝踐阼進爵健爲郡公邑一千戶武成初從賀蘭祥征吐谷渾以勳別封一
千許昌縣公邑一千戶除延州刺史又從柱國豆盧瑑討稽胡郝阿保劉桑德
等破之二年文州氏酋反詔琳率兵討平之師還帝宴羣公卿士仍命賦詩言
志琳詩末章云寄言寶車騎爲謝霍將軍何以報天子沙漠靜妖氛帝大悅曰
撫檢陸梁未時款塞卿言有驗國之福也保定初授梁州總管十州諸軍事天
和二年徙丹州刺史三年遷江陵總管時陳將吳明徹來寇總管田弘與梁主
蕭歸出保紀南城唯琳與梁僕射王操固守江陵三城以抗之晝夜拒戰凡經
十旬明徹退去歸表言其狀帝乃優詔追琳入朝親加勞問進授大將軍仍副
衛公直鎮襄州六年進位柱國建德元年薨時年七十六贈本官加冀定齊滄
州五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諡曰襄子儒少以父勳賜爵許昌郡公拜左侍上士
後襲爵健爲郡公位至儀同大將軍

李和本名慶和其先隴西狄道人也後徙居朔方父僧養以累世雄豪善於統
御爲夏州酋長和少敢勇有識度狀貌魁偉爲州里所推賀拔岳作鎮關中乃
引和爲帳內都督以破諸賊功稍遷征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賜爵思陽公尋
除漢陽郡守治存寬簡百姓稱之至大統初加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都督累
遷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夏州刺史賜姓宇文氏太祖嘗謂諸將曰宇文慶和智略明瞻立身恭謹累經
委任每稱吾意遂賜名意焉改封永豐縣公邑一千戶保定二年除司憲中大
夫進爵義城郡公尋又改封德廣郡公出爲洛州刺史和前在夏州頗留遺惠
及有此授商洛父老莫不想望德音和至州以仁恕訓物獄訟爲之簡靜天和
三年進位大將軍拜延綏丹三州武安伏夷安民三防諸軍事延州刺史六年
進柱國大將軍建德元年改授延綏銀三州武安伏夷安民周昌梁和五防諸
軍事以罪免尋復柱國隋開皇元年遷上柱國和立身剛簡老而逾勵諸子趨
事若奉嚴君以意是太祖賜名市朝已革慶和則父之所命義不可違至是遂
以和爲名二年薨贈本官加司徒公徐克鄧折海泗六州刺史諡曰肅子徹嗣

伊婁穆字奴干代人也父靈善騎射爲太祖所知太祖嘗謂之曰昔伊尹保衛
於殷致主堯舜卿既姓伊庶卿不替前緒於是賜名尹焉歷金紫光祿大夫衛
將軍隆州刺史賜爵盧奴縣公穆弱冠爲太祖內親信以機辯見知授奉朝請
常侍左右邗山之役力戰有功拜子都督丞相府參軍事轉外兵參軍累遷帥
都督平東將軍中散大夫歷中書舍人尚書駕部郎中撫軍將軍大都督通直
散騎常侍嘗入白事太祖望見悅之字之曰奴干作儀同面見我矣於是拜車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賜封安陽縣伯邑五百戶轉大丞相府掾遷從事中郎除
給事黃門侍郎魏廢帝二年穆使於蜀屬伍城郡人趙雄傑與梓潼郡人王令
公鄧肅等構逆衆三萬餘人阻涪水立柵進逼潼州穆遂與刺史叱羅協率兵
破之增邑五百戶孝閔帝踐阼拜兵部中大夫治御正進爵爲侯增邑五百戶
尋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保定初授軍司馬進爵爲公四年除金州
總管八州諸軍事金州刺史天和二年增邑二千一百戶又爲民部中大夫衛
公直出鎮襄州以穆爲長史鄧州城民王道貴反襲據州城直遣穆率百餘騎
馳往援之穆至城下頻破胃衆會大將軍高琳率衆軍繼進胃等乃降唐州山
蠻特險逆命穆率軍討之蠻酋等保據石窟一十四處穆分軍進討旬有四日
並破之虜獲六千五百人六年進位大將軍建德初授荊州復以穆爲總管府
長史穆頻貳威藩甚得匡贊之譽入爲小司馬從柱國李穆平軹關等城賞布
帛三百疋粟三百石田三十頃五年從皇太子討吐谷渾還穆殿爲渾人圍會
劉雄救至乃得解後以疾卒

楊紹字子安弘農華陰人也祖興魏新平郡守父國中散大夫紹少慷慨有志
略屢從征伐力戰有功魏永安中授廣武將軍屯騎校尉直鹽州將普泰初封
平鄉男邑一百戶加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魏孝武初遷衛將軍右光祿大
夫進爵冠軍縣伯邑百戶大統元年進爵爲公增邑六百戶累遷車騎將軍通
直散騎常侍驍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四年出爲鄜城郡守紹性怒直兼有威惠
百姓安之稽胡特衆與陳屢爲抄竊紹率郡兵從侯莫陳崇討之疋馬先登破
之於默泉之上加帥都督驃騎常侍朔州大中正十三年錄前後功增邑通前

二千二百戶。除燕州刺史。累遷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復從大將軍達奚武征漢中。時梁宣豐侯蕭循固守梁州。紹以為懸軍敵境。圍守堅城。曠日持久。糧繼不繼。城中若致死於我。懼不能歸。請為計以誘之。乃頻至城下挑戰。設伏待之。循初不肯出。紹又遣人罵辱之。循怒。果出兵。紹率眾偽退。城降。以功授輔國將軍。中散大夫。聽回授一子。又從柱國燕國公于謹圍江陵。紹闕於柅。門。流矢中股。而力戰不衰。事平。賞奴婢一百口。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除衡州刺史。賜姓叱利氏。孝閔帝踐阼。進位大將軍。保定二年卒。贈成文等八州刺史。諡曰信。子雄嗣。大象末。上柱國。封國公。

王雅。字度容。蘭熙新固人也。少而沈毅。木訥寡言。有膽勇。善騎射。太祖聞其名。召入軍。累有戰功。除都督。賜爵居康縣子。東魏將寶泰入寇。雅從太祖擒之於潼關。沙苑之戰。雅謂所部曰。彼軍殆有百萬。今我不滿萬人。以常理論之。實難與敵。但相公神武命世。股肱王室。以順討逆。豈計眾寡。丈夫若不以此時破賊。何用生為。乃擐甲步戰。所向披靡。太祖壯之。又從戰邛山。時大軍不利。為敵所乘。諸將皆引退。雅獨迴騎拒之。敵人見其無繼。步騎競進。雅左右奮擊。頻斬九級。敵眾稍却。雅乃還軍。太祖歎曰。王雅舉身悉是膽也。錄前後功。進爵為伯。除帥都督。鄜城郡守。政尚簡易。吏人安之。遷大都督。延州刺史。轉夏州刺史。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世宗初。除汾州刺史。勵精為治。人庶悅而附之。自遠至者七百餘家。保定初。復為夏州刺史。卒于州。子世積嗣。少儉儉。有文武幹略。大象末。上大將軍。宜陽郡公。

達奚寔。字什伏代。河南洛陽人也。高祖涼州。魏征西將軍。山陽公。父顯相。武衛將軍。寔少修立。有幹局。起家給事中。加冠軍將軍。魏孝武初。授都督。鎮弘農。後從西遷。封臨汾縣伯。邑六百戶。遷大行臺郎中。仍與行臺郎神鎮潼關。及潼關失守。即與大都督陽山武戰於關東。魏人甚憚之。從太祖擒寶泰。復弘農。破沙苑。皆力戰有功。增邑三百戶。加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十三年。又授大行臺郎中。相府掾。轉從事中郎。寔性嚴重。太祖深器之。累遷大都督。持節。通直散騎常侍。魏廢帝二年。除中外府司馬。大軍伐蜀。以寔行南岐州事。兼都軍糧。先是山

氏生獫狁。不供賦役。歷世羈縻。莫能制御。寔導之以政。氏人感悅。並從賦稅。於是大軍糧餉。咸取給焉。尋徵還。仍為司馬。六官建拜。蕃部中大夫。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平陽縣公。武成二年。授御正中大夫。治民部。兼晉公護司馬。保定元年。出為文州刺史。卒於州。時年四十九。贈文康二州刺史。諡曰恭。子豐嗣。

劉雄。字猛雀。臨洮子城人也。少機辯。懷慨有大志。大統中。起家為太祖親信。尋授統軍。宣威將軍。給事中。除子城令。加都督。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兼中書舍人。賜姓宇文氏。孝閔帝踐阼。加大都督。歷司市下大夫。齊右下大夫。治小駕部。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保定四年。治中外府屬。從征洛陽。天和二年。遷駕部中大夫。四年。兼齊公憲府掾。從憲出宜陽。築安義等城。五年。齊相斛律明月率眾築通關城。以援宜陽。先是國家與齊通好。約言各保境。息民不相侵擾。至是憲以齊人失信。令雄使於明月。責其背約。雄辭義辯直。齊人憚焉。使還。兼中府外掾。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周昌縣伯。邑六百戶。齊人又於姚襄築伏龍等五城。以處戍卒。雄從齊公憲攻之。五城皆拔。憲復遣雄與柱國宇文威於齊長城。已西。運營防禦。齊將段孝先等。率眾圍威營。外先有長壘。大將軍韓歡與孝先交戰。不利。雄身負排。率所部二十餘人。據壘力戰。孝先等乃止。軍還。還軍司馬。進爵為侯。邑一千四百戶。建德初。授納言。轉軍正。復為納言。二年。轉內史中大夫。除侯正。高祖嘗從容謂雄曰。古人云。富貴不歸故鄉。猶衣錦夜遊。今以卿為本州何如。雄稽首拜謝。於是詔以雄為河州刺史。雄先已為本縣令。復有此授。鄉里榮之。四年。從柱國李穆出軹關。攻郟州等城。拔之。以功獲實五千。皇太子西征吐谷渾。雄自涼州從。王遣率軍先入渾境。去伏侯城二百餘里。遣雄先至城東舉火。與大軍相應。渾洮王率七百餘騎逆戰。雄時所部數百人。先並分遣斥候。在左右者二十許人。雄即率與交戰。斬首七十餘級。雄亦亡其三騎。自是從。連戰連捷。雄功居多。賞物甚厚。及軍還。伊婁穆殿為賊所圍。皇太子命雄救之。雄率騎一千解穆圍。增邑三百戶。加上開府。儀同三司。其年大軍東討。雄從齊王憲拔洪洞。下永安。軍還。仍與憲迴援晉州。未至。齊後主已

率大兵親自攻圍晉州垂陷，憲遣雄先往，察其軍勢，雄乃率步騎千人，鳴鼓角，透報城中，尋而高祖兵至，齊主遁走，從平并州，拜上大將軍，進爵趙郡公，邑二千戶，舊封迴授一子，明年，從平鄴城，進柱國，其年，從齊王憲總北討稽胡，軍還，出鎮幽州，宣政元年四月，突厥寇幽州，擁略居民，雄出戰，爲突厥所圍，臨陣戰歿，贈亳州總管七州諸軍事，亳州刺史，子昇嗣，以雄死王事，大象末，授儀同大將軍。

侯植，字仁幹，上谷人也，燕散騎常侍龔之八世孫，高祖怒魏北地郡守，子孫因家于北地之三水，遂爲州郡冠族，父欣，秦州刺史，奉義縣公，植少儻有大節，容貌奇偉，武藝絕倫，正光中，起家奉朝請，尋而天下喪亂，羣盜蜂起，植乃散家財，率募勇，敢討賊，以功拜統軍，遷清河郡守，後從賀拔岳討万俟醜奴等，每有戰功，除義州刺史，在州甚有政績，爲夷夏所懷，及齊神武逼洛陽，植從魏孝武西遷，大統元年，授驃騎將軍，都督，賜姓侯伏侯氏，從太祖破沙苑，戰河橋，進大都督，加左光祿大夫，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作逆，植從開府獨孤信討擒之，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肥城縣公，邑一千戶，又賜姓賀屯，魏恭帝元年，從千謹平江陵，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奴婢一百口，別封一子，汧源縣伯，六官建，拜司倉下大夫，孝閔帝踐阼，進爵郡公，增邑通前二千戶，時帝幼沖，晉公護執政，植從兄龍恩爲護所親任，及護誅趙貴，而諸宿將等多不自安，植謂龍恩曰：「今主上春秋既富，安危繫於數公，共爲唇齒，尙憂不濟，況以纖介之間，自相夷滅，植恐天下之人，因此解體，兄既受人任使，安得知而不言，龍恩竟不能用，植又乘間言於護曰：「君臣之分，情均父子，理須同其休戚，期之始終，明公以骨肉之親，當社稷之寄，與存與亡，在於茲日，願公推誠王室，擬迹伊周，使國有泰山之安，家傳世祿之盛，則率土之濱，莫不幸甚，護曰：「我蒙太祖厚恩，且屬當猶子，誓將以身報國，賢兄應見此心，卿今有是言，豈謂吾有他志耶，又聞其先與龍恩言，乃陰忌之，植懼不免禍，遂以憂卒，贈大將軍，正陽光三州諸軍事，平州刺史，諡曰節，子定嗣，及護伏誅，龍恩與其弟大將軍武平公萬壽，並預其禍，高祖治護事，知植忠於朝廷，乃特免其子孫定，後位至車騎大將軍，儀同

三司。

史臣曰：王傑王勇，宇文虬之徒，咸以果毅之姿，效節於擾攘之際，終能屠堅執銳，立禦侮之功，裂膏壤，據勢位，固其宜也，仲尼稱無求備於一人，信矣，夫文士懷溫恭之操，其弊也，愼弱，武夫稟剛烈之質，其失也，敢悍，故有使酒不遜之禍，拔劍爭功之尤，大則莫全其生，小則僅而獲免，耿豪王勇，不其然乎。

周書卷二十九

周書卷二十九考證

周書卷二十九考證

王傑傳子孝僊○北史作孝遷

周書卷二十九考證

列傳第二十二

竇熾兄子毅

干翼李穆

竇熾字光成扶風平陵人也漢大鴻臚章十一世孫章子統靈帝時為鴈門太守避竇武之難亡奔匈奴遂為部落大人後魏南徙子孫因家於代賜姓紇豆陵氏累世仕魏皆至大官父略平遠將軍以熾著勳贈少保柱國大將軍建昌公熾性嚴明有謀略美鬚髯身長八尺二寸少從范陽和忻受毛詩左氏春秋略通大義善騎射膂力過人魏正光末北鎮擾亂熾乃隨略避地定州因沒於葛榮榮欲官略略不受榮疑其有異志遂留略於冀州將熾及熾兄善隨軍魏永安元年朱榮破葛榮熾乃將家隨榮於并州時葛榮別帥韓婁郝長衆數萬人據薊城不下以熾為都督從驃騎將軍侯深討之熾手斬婁以功拜揚烈將軍三年除員外散騎侍郎遷給事中建明元年加武厲將軍魏孝武即位茹茹等諸番並遣使朝貢帝臨軒宴之有鴟飛鳴於殿前帝素知熾善射因欲示遠人乃給熾御箭兩隻命射之鴟乃應弦而落諸番人咸歎異焉帝大悅賜帛五十疋尋率兵隨東南道行臺樊子鶴追朱仲遠仲遠奔梁時梁主又遣元樹入寇攻陷譙城遂據之子鶴令熾率騎兵擊破之封行唐縣子邑五百戶尋拜直閣將軍銀青光祿大夫領華陰令進爵上洛縣伯邑一千戶時帝與齊神武構隙以熾有威重堪處爪牙之任拜閣內大都督遷撫軍將軍朱衣直閣遂從帝西遷仍與其兄善重至城下與武衛將軍高金龍戰於千秋門敗之因入宮城取御馬四十疋并鞍勒進之行所帝大悅賜熾及善駿馬各二疋驚馬十疋大統元年以從駕功別封真定縣公除東豫州刺史加衛將軍從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皆有功增邑八百戶河橋之戰諸將退走熾時獨從兩騎為敵人所追至邙山熾乃下馬背山抗之俄而敵衆漸多三面攻圍矢下如雨熾騎士所執弓並為敵人所射破熾乃總收其箭以射之所中人馬皆應弦而倒敵以殺傷既多乃相謂曰得此人未足為功乃稍引退熾因其怠遂突圍得出又從

太保李弼討白額稽胡破之除車騎將軍高仲密以北豫州來附熾率兵從太祖援之至洛陽會東魏人據邙山為障太祖命留輜重於瀍曲率輕騎奮擊中軍與右軍大破之悉虜其步卒熾獨追至石濟而還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增邑一千戶十三年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增邑通前三千九百戶出為涇州刺史莅職數年政號清淨改封武安縣公進授大將軍魏廢帝元年除大都督原州刺史熾抑挫豪右申理幽滯每親巡鹽畝勸民耕桑在州十載甚有政績州城之北有泉水焉熾屢經遊獵嘗與僚吏宴於泉側因酌水自飲曰吾在北州唯當飲水而已及去職之後人更感其遺惠每至此泉者莫不懷之魏恭帝元年進爵廣武郡公屬茹茹寇廣武熾率兵與柱國趙貴分路討之茹茹聞軍至引退熾度河至魏伏川追及與戰大破之斬其酋帥郁久闕是發獲生口數千及雜畜數萬頭孝閔帝踐阼增邑二千戶武成二年拜柱國大將軍世宗以熾前朝忠勳望實兼重欲獨為造第熾辭以天下未定干戈未偃不宜輒發徒役世宗不許尋而帝崩事方得緩保定元年進封鄧國公邑一萬戶別食資陽縣一千戶收其租賦四年授大宗伯隨晉公護東征天和五年出為宜州刺史先是太祖田於渭北令熾與晉公護分射走兔熾一日獲十七頭護獲十一頭護恥其不及因以為嫌至是熾又以高祖年長有勸護歸政之議護惡之故左遷焉及護誅徵太傅熾既朝之元老名位素隆至於軍國大謀常與參議嘗有疾高祖至其第而問之因賜金石之藥其見禮如此帝於大德殿將謀伐齊熾時年已衰老乃扼腕曰臣雖朽邁請執干櫓首啓戎行得一親誅窮鯨鯢廓清寰宇省方觀俗登岳告成然後歸魂泉壤無復餘恨高祖壯其志節遂以熾第二子武當公恭為左二軍總管齊平之後帝乃召熾歷觀相州宮殿熾拜賀曰陛下真不負先帝矣帝大悅賜奴婢三十人及雜繒帛千疋進位上柱國宣政元年兼雍州牧及宣帝營建東京以熾為京洛營作大監宮苑制度皆取決焉大象初改食樂陵縣邑戶如舊隋文帝輔政停洛陽宮作熾請入朝屬尉遲迥舉兵熾乃移入金墉城閉練關中軍士得數百人與洛州刺史平涼公元亨同心固守仍權行洛州鎮事相州平熾方入朝

屬隋文帝初為相國百官皆勸進熾自以累代受恩遂不肯署踐時人高其節
 隋文帝陵極拜太傅加殊禮贊拜不名開皇四年八月薨時年七十八贈本官
 冀滄瀛趙衛貝魏洛八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諡曰恭熾事親孝奉諸兄以悌順
 聞及其位望隆重而子孫皆處列位遂為當時戚族子茂嗣茂有弟十三人恭
 威最知名恭位至大將軍從高祖平齊封贊國公除西兗州總管以罪賜死熾
 兄善以中軍大都督南城公從魏孝武西遷後仕至太僕衛尉尉汾北華瀛三
 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永富縣公諡曰忠子榮定嗣起家魏文帝
 千牛備身稍遷平東將軍大都督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歷飛飛中大夫右
 司衛上大夫大象中位至大將軍熾兄子毅

毅字天武父岳早卒及毅著勳追贈大將軍冀州刺史毅深沉有器度事親以
 孝聞魏孝武初起家為員外散騎侍郎時齊神武擅朝毅慨然有殉主之志及
 孝武西遷遂從入關封奉高縣子邑六百戶除符璽郎從擒賈泰復弘農戰沙
 苑皆有功拜右將軍太中大夫進爵為侯增邑一千戶累遷持節撫軍將軍通
 直散騎常侍魏廢帝二年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進爵安武縣公增
 邑一千四百戶魏恭帝元年進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改封永
 安縣公出為幽州刺史孝閔帝踐阼進爵神武郡公增邑通前五千戶保定三
 年徵還朝治左宮伯轉小宗伯尋拜大將軍時與齊人爭衡戎車歲動並交結
 突厥以為外援在太祖之時突厥已許納女於我齊人亦甘言重幣遣使求婚
 狄固貪憚便欲有悔朝廷乃令楊荐等累使結之往反十餘方復前好至是雖
 期往逆猶懼改圖以殺地兼勸威素有威重乃命為使及毅之至齊使亦在焉
 突厥君臣猶有貳志毅抗言正色以大義責之累旬乃定卒以皇后歸朝議嘉
 之別封成都縣公邑一千戶進位柱國出為同州刺史遷蒲州總管徙金州總
 管加授上柱國入為大司馬隋開皇初拜定州總管累居藩鎮咸得民和二年
 薨於州年六十四贈襄鄆等六州刺史諡曰肅毅性溫和每以謹慎自守又尙
 太祖第五女襄陽公主特為朝廷所委信雖任兼出入未嘗有矜情之容時人
 以此稱焉子賢嗣賢字託賢志業通敏少知名天和二年策拜神武國世子宣

政元年授使持節儀同大將軍隋開皇中襲爵神武公除遷州刺史有二女即
 唐太穆皇后武德元年詔贈司空穆總管荆鄆襄復沔岳沱沉澧鄂十州諸軍
 事荊州刺史封杞國公并追贈賢金遷房直均五州諸軍事金州刺史襲杞國
 公又追贈賢子紹宣秦州刺史并襲爵紹宣無子仍以紹宣兄孝宣子德藏
 為嗣

于翼字文若太師燕公謹之子美風儀有識度年十一尙太祖女平原公主拜
 員外散騎常侍封安平縣公邑一千戶大統十六年進爵郡公加大都督領太
 祖帳下左右禁中宿衛遷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散騎常侍武衛將軍謹平
 江陵所贈得軍實分給諸子翼一無所取唯簡贖口內名望子弟有士風者別
 待遇之太祖聞之特賜奴婢二百口翼固辭不受尋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加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六官建除左宮伯孝閔帝踐阼出為涇州
 刺史翼兄寔先莅此州頗有惠政翼又推誠布信事存寬簡夷夏感悅比之大
 小馮君焉時吐谷渾入寇河右涼鄯河三州咸被攻圍使來告急秦州都督遣
 翼赴援不從寮屬咸以為言翼曰攻取之術非夷俗所長此寇之來不過抄掠
 邊牧耳安能頓兵城下久事攻圍掠而無獲勢將自走勞師以往亦無所及翼
 揣之已了幸勿復言居數日問至果如翼所策賀蘭祥討吐谷渾翼率州兵先
 鋒深入以功增邑一千二百戶尋徵拜右宮伯世宗雅愛文士立麟趾學在朝
 有藝業者不限貴賤皆預聽焉乃至蕭搖王褒等與卑鄙之徒同為學士翼言
 於帝曰蕭搖梁之宗子王褒梁之公卿今與趨走同儕恐非尙賢貴爵之義帝
 納之詔異定其班次於是是有等差矣世宗崩翼與晉公護同受遺詔立高祖保
 定元年徙軍司馬三年改封常山縣公邑二千九百戶天和初遷司會中大夫
 增邑通前三千七百戶三年皇后阿史那氏至自突厥高祖行親迎之禮命翼
 總司儀制狄人雖踴踞無節然咸憚翼之禮法莫敢違犯遭父憂去職居喪過
 禮為時輩所稱尋有詔起令視事高祖又以翼有人倫之鑒皇太子及諸王等
 相傳以下並委翼選置其所擢用皆民譽也時論僉謂得人遷大將軍總中外
 宿衛兵事晉公護以帝委翼腹內心懷猜忌轉為小司徒加拜柱國雖外示崇

重。寶疎斥之。及誅護。帝召翼。遣往河東。取護子中山公訓。仍代鎮蒲州。翼曰。冢宰無君陵上。自取誅夷。元惡既除。餘孽宜殄。然皆陛下骨肉。猶謂疎不問親。陛下不使諸王。而使臣異姓。非直物有橫議。為臣亦所未安。帝然之。乃遣越王威代翼。先是與齊陳二境。各修邊防。雖通聘好。而每歲交兵。然一彼一此。不能有所克獲。高祖既親萬機。將圖東討。詔邊城鎮。並益儲備。加戍卒。二國聞之。亦增修守禦。翼諫曰。宇文護專制之日。與兵至洛。不戰而敗。所喪實多。數十年委積。一朝廢散。雖為護無制勝之策。亦由敵人之有備故也。且疆場相侵。互有勝敗。徒損兵儲。非策之上者。不若解邊嚴。減戎防。繼好息民。敬待來者。彼必善於通和。懈而少備。然後出其不意。一舉而山東可圖。若猶習前蹤。恐非蕩定之計。帝納之。建德二年。出為安隨等六州五防諸軍事。安州總管。時屬大旱。滇水絕流。舊俗每逢元陽。禱白兆山祈雨。高祖先禁羣祀。山廟已除。翼遣主簿祭之。即日澍雨霑洽。歲遂有年。民庶感之。聚會歌舞。頌翼之德。四年。高祖將東伐。朝臣未有知者。遣納言盧韞等前後乘驛。三詣翼問策焉。翼贊成之。及軍出。詔翼率荆楚兵二萬。自宛葉趣襄城。大將軍張光洛鄭恪等。並隸焉。旬日下齊。一十九城。所部都督。輒入民村。即斬以徇。由是百姓欣悅。赴者如歸。屬高祖有疾。班師。翼亦旋鎮。五年。轉陝熊等七州十六防諸軍事。宜陽總管。翼以宜陽地非襟帶。請移鎮於陝。詔從之。仍除陝州刺史。總管如舊。其年。大軍復東討。翼自陝入九曲。攻拔造澗等諸城。徑到洛陽。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開門出降。河南九州三十鎮。一時俱下。襄城民庶等喜。復見翼。並壺漿塞道。尋即除洛懷等九州諸軍事。河陽總管。尋徙豫州總管。給兵五千人。馬千疋。以之鎮。并配開府及儀同等二十人。仍勅河陽襄州安州荊州泗州總管內有武幹者。任翼微僕。不限多少。儀同以下官爵承制。先授後聞。陳將魯天念。久圍光州。聞翼到汝南。望風退散。霍州蠻首田元顯。負險不賓。於是送質請附。陳將任蠻奴。悉眾攻顯。顯立柵拒戰。莫有異心。及翼還朝。元顯便叛。其得殊俗物情。皆此類也。大象初。徵拜大司徒。詔翼巡長城。立亭鄣。西自鴈門。東至碣石。創新改舊。咸得其要害云。仍除幽定七州六鎮諸軍事。幽州總管。先是突厥屢為寇掠。居民失業。翼素有威武。兼明

斥候。自是不敢犯塞。百姓安之。及尉遲迥據相州舉兵。以書招翼。翼執其使。并書送之。于時隋文帝執政。賜翼雜繒一千五百段。粟麥一千五百石。并珍寶服玩等。進位上柱國。封任國公。增邑通前五千戶。別食任城縣一千戶。收其租賦。翼又遣子讓通表勸進。并請入朝。隋文帝許之。開皇初。拜太尉。或有告翼云。往在幽州。欲同尉遲迥者。隋文召致清室。遣理官按驗。尋以無實見原。仍復本位。三年五月。薨。贈本官。加蒲晉懷絳邵汾六州諸軍事。蒲州刺史。諡曰穆。翼性恭儉。與物無競。常以滿盈自戒。故能以功名終。子璽。官至上大將軍。軍司馬。黎陽郡公。璽弟詮。上儀同三司。吏部下大夫。常山公。詮弟讓。儀同三司。尉遲迥之舉兵也。河西公李賢弟穆為并州總管。亦執迥子送之。

李穆。字顯慶。少明敏。有度量。太祖入關。便給事左右。深被親遇。穆亦小心謹肅。未嘗懈怠。太祖嘉之。遂處以腹心之任。出入臥內。當時莫與為比。及侯莫陳崇善質拔岳。太祖自夏州赴難。而悅黨史歸據原州。猶為悅守。太祖令侯莫陳崇輕騎襲之。穆先在城中。與兄賢遠等據城門應崇。遂擒歸。以功授都督。從迎魏孝武。封永平縣子。邑三百戶。擒寶泰。復弘農。並有戰功。沙苑之捷。穆又言於太祖曰。高歡今日已喪膽矣。請速逐之。則歡可擒也。太祖不聽。論前後功。進爵為公。河橋之戰。太祖所乘馬中流矢驚逸。太祖墜於地。軍中大擾。敵人追及之。左右皆奔散。穆乃以策扶太祖。因大罵曰。爾曹主何在。爾獨住此。敵人不疑是貴人也。遂捨之。而過穆以馬授太祖。遂得俱免。是日微穆。太祖已不濟矣。自是恩盼更隆。擢授武衛將軍。加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武安郡公。增邑一千七百戶。前後賞賜。不可勝計。久之。太祖美其志節。乃數曰。人之所貴。唯身命耳。李穆遂能輕身命之重。濟孤於難。雖復加之。以爵位。賞之以玉帛。未足為報也。乃特賜鐵券。恕以十死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初。穆授太祖以馳馬。其後中廐有此色馬者。悉以賜之。又賜穆世子惇安樂郡公。姊一人。為郡君。餘姊妹並為縣君。兄弟子姪及總麻以上親。并舅氏。皆霽厚賜。其見褒崇如此。從解玉壁圍。拜安定國中尉。尋授同州刺史。入為太僕卿。征江陵。封一子長城縣侯。邑千戶。尋進位大將軍。賜姓拓拔氏。俄除原州刺史。又以賢子為

平高郡守。遠子為平高縣令，並加鼓吹。穆自以叔姪一家三人，皆牧宰鄉里，恩遇過隆，固辭不拜。太祖不許。後轉雍州刺史，入為小冢宰。孝閔帝踐阼，增邑通前三千七百戶。又別封一子為縣伯。穆請迴封賢子孝軌，許之。及遠子植謀害晉公護，植誅死，穆亦坐除名。時植弟基任浙州刺史，例合從坐。穆頻請，請以子悼怡等代基死，辭理酸切，聞者莫不動容。護矜之，遂特免基死。世宗即位，拜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安武郡公，直州刺史。武成二年，拜少保，保定二年，進位大將軍。三年，從隋公楊忠東伐，還拜小司徒。遷柱國大將軍，別封一子郡公。邑二千戶。五年，遷大司空。天和二年，進封申國公。邑五千戶。舊辭迴授一子。建德元年，遷太保，尋出為原州總管。四年，高祖東征，令穆率兵三萬，別攻軹關及河北諸縣，並破之。後以帝疾，班師棄而不守。六年，進位上柱國，除并州總管。時東夏再平，人情尚擾，穆鎮之以靜，百姓懷之。大象元年，遷大左輔，總管如舊。二年，加太傅，仍總管。及尉遲迥舉兵，穆子榮欲應之，穆弗聽。曰：周德既衰，愚智共悉。天時若此，吾豈能違天。乃遣使謁隋文帝，并上十三環金帶。蓋天子之服也。以微申其意。時迥子誼為朔州刺史，亦執送京師。迥令其所署行臺韓長業攻陷潞州，執刺史趙威，署城民郭子勝為刺史。穆遣兵討之，獲子勝。隋文帝嘉之，以穆勞勳，同破鄴城第一勳，加三轉，聽分授其二子榮才及兄賢子孝軌。榮及才並儀同大將軍。孝軌進開府，儀同大將軍。又別封子雄為密國公。邑三千戶。穆長子悼，字士宇，大統四年，以穆功賜爵安平縣侯。尋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進爵為公。太祖令功臣世子並與略陽公遊處。悼於時輩之中，特被引接。每有遊方服玩，異域珍奇，無不班錫。俄受小武侯，進爵安樂郡公。天和三年，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鳳州刺史。卒於位，贈大將軍，原靈

幽三州刺史。

史曰：竇熾儀表魁梧，器識雄遠。入參朝政，則嘉謀以陳。出總蕃條，則惠政斯洽。竇毅忠肅奉上，溫恭接下。茂實彰於本朝，義聲揚於殊俗。並以國華民望，論道當官。榮映一時，慶流來葉。及熾遲疑勸進，有送故之心。雖王公恨恨，何以加此。語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然則効忠之迹，或殊。處臣之理，斯一。權言指

要其維致命乎。是以典午擅朝，葛公休為之投袂。新都篡盜，翟仲文所以稱兵。及東郡誅夷，竟速漢朝之禍。淮南覆敗，無救魏室之亡。而烈士貞臣，赴蹈不已。豈忠義所感，視死如歸者歟。于李之送往事居，有曲於此。翼既功臣之子，地即姻親。穆乃早著勳庸，深寄肺腑。並兼文武之任，荷累世之恩。理宜與存與亡，同休同戚。加以受扞城之託，總戎馬之權。勢力足以勤王，智能足以衛難。乃宴安寵祿，曾無釋位之心。報使獻誠，但務隨時之義。弘名節以高貴，豈所望於二公。若捨彼天時，徵諸人事。顯慶起晉陽之甲，文若發幽薊之兵。叶契岷峨，約從漳滏。北控沙漠，西指嶠函。則成敗之數，未可量也。

周書卷三十

唐 令 狐 德 棻 等 撰

列傳第二十三

韋孝寬 韋寬 梁士彥

韋叔裕字孝寬京北杜陵人也少以字行世爲三輔著姓祖直善魏馮翊扶風二郡守父旭武威郡守建義初爲大行臺右丞加輔國將軍雍州大中正永安二年拜右將軍南幽州刺史時氏賊數爲抄竊旭隨機招撫並即歸附尋卒官贈司空冀州刺史諡曰文惠孝寬沉敏和正涉獵經史弱冠屬蕭寶夤作亂關右乃詣闕請爲軍前驅朝廷嘉之即拜統軍隨馮翊公長孫承業西征每戰有功拜國子博士行華陰郡事屬侍中楊侃爲大都督出鎮潼關引孝寬爲司馬侃奇其才以女妻之永安中授宣威將軍給事中尋賜爵山北縣男普泰中以都督從荊州刺史源子恭鎮襄城以功除浙陽郡守時獨孤信爲新野郡守司荊州與孝寬情好款密政術俱美荆部吏人號爲聯璧孝武初以都督鎮城文帝自原州赴雍州命孝寬隨軍及剋潼關即授弘農郡守從擒寶夤兼左丞節度宜陽兵馬事仍與獨孤信入洛陽城守復與宇文貴怡峯應接潁州義徒破東魏將任祥堯雄於潁川孝寬又進平樂口下豫州獲刺史馮邕又從戰於河橋時大軍不利邊境騷然乃令孝寬以大將軍行宜陽郡事尋遷南兗州刺史是歲東魏將段琛亮復據宜陽遣其揚州刺史牛道恆扇誘邊民孝寬深患之乃遣謀人訪獲道恆手迹令善學書者僞作道恆與孝寬書論歸款意又爲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還令謀人送於琛琛得書果疑道恆其所欲經略皆不見用孝寬知其難阻日出奇兵掩襲擒道恆及琛等嶠崖遂清大統五年進爵爲侯八年轉晉州刺史尋移鎮玉壁兼攝南汾州事先是山胡負險屢爲劫盜孝寬示以威信州境肅然進授大都督十二年齊神武傾山東之衆志圖西入以玉壁衝要先命攻之運營數十里至於城下乃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齊神武使謂城中曰縱爾縛樓至天我會穿城取爾遂於城南鑿地道又於城

北起土山攻具晝夜不息孝寬復掘長塹要其地道仍飭戰士屯塹城外每穿至塹戰士即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伏地道內者便下柴火以皮鞞吹之吹氣一衝咸即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楯莫之能抗孝寬乃繕布爲縲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既懸於空中其車竟不能壞城外又縛松於竿灌油加火規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復長作鐵鉤利其鋒刃火竿來以鈎遙割之松麻俱落外又於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爲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作訖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並崩壞孝寬又隨虜處堅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其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之神武無如之何乃遣倉曹參軍祖孝徵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云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援適憂爾衆有不反之危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爲降將軍也俄而孝徵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自外軍士何事相隨入湯火中耶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邑萬戶賞帛萬疋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斬高歡者一依此賞孝寬弟子遷先在山東又鎗至城下臨以白刃云若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寬慷慨激揚略無顧意士卒莫不感勵人有死難之心神武苦戰六旬傷及病死者十四五智力俱困因而發疾其夜遁去後因此忿恚遂殂魏文帝嘉孝寬功令殿中尚書長孫紹遠左丞王悅至玉壁勞問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建忠郡公廢帝二年爲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候經兩類殿每須修之自孝寬臨州乃勒部內當候處植槐樹代之既免修復行旅又得庇廕周文後見怪問知之曰豈得一州獨爾當令天下同之於是令諸州來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焉恭帝元年以大將軍與燕國公子謹伐江陵平之以功封穰縣公還拜尚書右僕射賜姓宇文氏二年周文北巡命孝寬還鎮玉壁周孝閔帝踐阼拜小司徒明帝初參驍趾殿學士考校圖籍保定初以孝寬立勳玉壁遂於玉壁置勳州仍授勳州刺史齊人遣使至玉壁求通互市晉公護以其相持日久絕無使命一日忽來求交易疑別有故又以皇姑皇世母先沒在彼因其請和之際或可致之遂令司門下大夫尹公正至

玉壁共孝寬詳議。孝寬乃於郊設供帳，令公正接對使人，兼論皇家親屬在東之意，使者辭色甚悅。時又有汾州胡抄得關東人，孝寬復放東還，並致書一牘，具陳朝廷欲敦睦好，遂以禮送皇姑及護母等。孝寬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為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貨，遙通書疏，故齊動靜，朝廷皆先知。時有主帥許益，孝寬托以心膂，令守一戍，益乃以城東入。孝寬怒，遣諜取之，俄而斬首而還。其能致物情如此。汾州之北，離石以南，悉是生胡抄掠居人，阻斷河路。孝寬深患之，而地入於齊，無方誅剪，欲當其要處置一大城，乃於河西徵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姚岳監築之。岳色懼，以兵少為難。孝寬曰：計成此城，十日即畢。既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手，二日僞境始知。設令晉州徵兵，二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得辦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南首，疑有大軍，乃停留不進。其夜，又令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遂收兵自固，版築克就。卒如其言。四年，進位柱國。時晉公護將東討，孝寬遣長史辛道憲啓陳不可，護不納。既而大軍果不利，後孔城遂陷。宜陽被圍，孝寬乃謂其將帥曰：宜陽一城之地，未能損益，然兩國爭之，勞師數載，彼多君子，寧乏謀猷。若棄嶠東，來圖汾北，我之疆界，必見侵擾。今宜於華谷及長秋，速築城以杜賊志，脫其先我，圖之實難。於是畫地形具陳其狀。晉公護令長史叱羅協謂使人曰：韋公子孫雖多，數不滿百。汾北築城，遣誰固守？事遂不行。天和五年，進爵鄴國公，增邑通前一萬戶。是歲，齊人果解宜陽之圍，經略汾北，遂築城守之。其丞相斛律明月至汾東，請與孝寬相見。明月云：宜陽小城，久勞戰爭，今既入彼，欲於汾北取價，幸勿怪也。孝寬答曰：宜陽彼之要衝，汾北我之所棄，我棄彼圖，取價安在？且君輔翼幼主，位重望隆，理宜調陰陽，撫百姓，焉用極武窮兵，構怨連禍，且滄瀛大水，千里無煙，復欲使汾晉之間，橫屍暴骨，苟貪尋常之地，塗炭疲弊之人，竊為君不取。孝寬參軍曲巖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東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巖作謠歌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百升斛也。又言高山不摧自崩，榭樹不扶自堅，令諜人多齎此文，遺之於鄰。祖孝徵既聞，更潤色之。明月竟以此誅，建德之後，武帝志在平齊，孝

寬乃上疏陳三策。其第一策曰：臣在邊積年，頗見間隙，不因際會，難以成功。是以往歲出軍，徒有勞費，功績不立，由失機會。何者？長淮之南，舊為沃土，陳氏以破亡餘燼，猶能一舉平之。齊人歷年赴救，喪敗而反，內離外叛，計盡力窮，傳不云乎？譬有覺焉，不可失也。今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為犄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鵠，又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其奔晉之路。凡此諸軍，仍令各募關河之外勁勇之士，厚其爵賞，使為前驅。岳勳川移雷駭，電激百道俱進，並趨虜庭，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一戎大定。實在此機。其第二策曰：若國家更為後圖，未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鵠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為貯積，募其驍悍，立為部伍。彼既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場。彼若與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春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昏暴，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唯利是視，荒淫酒色，忌害忠良，閭境熬然，不勝其弊。以此而觀，覆土可待。然後乘間電掃，事等摧枯。其第三策曰：竊以大周土宇，踰據關河，蕃席卷之威，持建瓴之勢。太祖受天明命，與物更新，是以二紀之中，大功克舉。南清江漢，西龜巴蜀，塞表無虞，河右底定。唯彼趙魏，獨為榛梗者，正以有事三方，未遑東略。遂使漳滏遊魂，更存餘孽。昔勾踐亡吳，尚期十載，武王取亂，猶煩再舉。今若更存遺孽，且復相時，臣謂宜還崇睦好，申其盟約。安人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變而動。斯則長策遠馭，坐自兼并也。書奏，武帝遣小司寇淮南公元衛開府伊婁謙等，重幣聘齊。爾後遂大舉，再駕而定山東。卒如孝寬之策。孝寬每以年迫懸車，屢請致仕。帝以海內未平，優詔弗許。至是復稱疾乞骸骨。帝曰：往已面申本懷，何煩重請也。五年，帝東伐，過幸玉壁，觀禦敵之所，深歎羨之。移時乃去。孝寬自以習練齊人虛實，請為先驅。帝以玉壁要衝，非孝寬無以鎮之，乃不許。及趙王招率兵出稽胡，與大軍犄角，乃勅孝寬為行軍總管，圍守華谷以應接之。孝寬克其四城，武帝平晉州，復令孝寬還舊鎮。及帝凱還，復幸玉壁，從容謂孝寬曰：世稱老人多智，善為軍謀。然朕唯共少年一舉平賊，公以為何如？孝寬對曰：臣今衰耄，唯有誠心而已。然昔在少壯，亦曾輸力先

朝以定關右帝大笑曰實如公言乃詔孝寬隨駕還京拜大司空出爲延州總管進位上柱國大象元年除徐兗等十一州十五鎮諸軍事徐州總管又爲行軍元帥帥地淮南乃分遣杞公宇文亮攻黃城鄆公梁士彥攻廣陵孝寬率衆攻壽陽並拔之初孝寬到淮南所在皆密送誠款然彼五門尤爲險要陳人若開塘放水卽津濟路絕孝寬遽令分兵據守之陳刺史吳文育果遣決堰已無及於是陳人退走江北悉平軍還至豫州宇文亮舉兵反潛以數百騎襲孝寬營時亮圍官茹寬密白其狀孝寬有備亮不得入遁走孝寬追復之詔以平淮南之功別封一子滑國公及宣帝崩隋文帝輔政時尉遲迥先爲相州總管詔孝寬代之又以小司徒叱列長文爲相州刺史先令赴鄴孝寬竄進至朝歌迥遣大都督賀蘭貴齋書候孝寬孝寬留書與語以察之疑其有變遂稱疾徐行又使人至相州求醫藥密以伺之既到湯陰逢長文奔還孝寬兄子魏郡守藝又棄郡南走孝寬審計其狀乃馳還所經橋道皆令毀撤驛馬悉擁以自隨又勒騎將曰蜀公將至可多備餽酒及芻粟以待之迥果遣儀同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寬驛司供設豐厚所經之處皆輒停留由是及不時或勸孝寬以爲洛京虛弱素無守備河陽鎮防悉是關東鮮卑迥若先往據之則爲禍不小乃入保河陽河陽城內舊有鮮卑八百人家並在鄴見孝寬輕來謀欲應迥孝寬知之遂密造東京官司詐稱遣行人詣洛陽受賜既至洛陽並留不遣因此離解其謀不成六月詔發關中兵以孝寬爲元帥東伐七月軍次河陽迥所署儀同薛公禮等圍逼懷州孝寬遣兵擊破之進次懷縣永城橋之東南其城既在要衝雉堞牢固迥已遣兵據之諸將士以此城當路請先攻取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兵威今破其大軍此亦何能爲也於是引軍次于武陟大破迥子惇惇輕騎奔鄴軍次於鄴西門豹祠之南迥自出戰又被之迥窮迫自殺兵士在小城中者盡坑於遊豫園諸有未服皆隨機討之關東悉平十月凱還京師十一月薨時年七十二贈太傅十二州諸軍事雍州牧諡曰襄孝寬在邊多戰屢抗強敵所有經略布置之初人莫之解見其成事方乃驚服雖在軍中篤意文史政事之餘每自披閱末年患眼猶令學士讀而聽之又早喪父母

事兄嫂甚謹所得俸祿不入私房親族有孤遺者必加振贍朝野以此稱焉長子謀年已十歲魏文帝欲以女妻之孝寬辭以兄子世康年長帝嘉之遂以妻世康孝寬有六子總壽霽津知名韋寬字敬遠志尚夷簡澹於榮利弱冠被召拜雍州中從事非其好也遂謝疾去職前後十見徵辟皆不應命屬太祖經綸王業側席求賢聞寬養高不仕虛心敬悅遣使辟之備加禮命雖情論甚至而竟不能屈彌以重之亦弗之奪也所居之宅枕帶林泉寬對翫琴書蕭然自樂時人號爲居士焉至有慕其閑素者或載酒從之寬亦爲之盡歡接對忘倦明帝卽位禮敬逾厚乃爲詩以貽之曰六爻貞遜世三辰光少微潁陽讓遠滄州去不歸香動秋蘭佩風飄蓮葉衣坐石窺仙洞乘槎下釣磯嶺松千仞直巖泉百丈飛聊登平樂觀遠望首陽微詎能同四隱來參余萬機寬答帝詩願時朝謁帝大悅敕有司日給河東酒一斗號之曰逍遙公時晉公護執政廣營第宅嘗召寬至宅訪以政事寬仰視其堂徐而歎曰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弗亡護不悅有識者以爲知言陳遣其尚書周弘正來聘素聞寬名請與相見朝廷許之弘正乃造寬談謔盈日恨相遇之晚後請寬至賓館寬時赴弘正仍贈詩曰德星猶未動真車詎肯來其爲時所欽挹如此武帝嘗與寬夜宴大賜之繡帟令侍臣數人負以送出寬唯取一疋示承恩旨而已帝以此益重之孝寬爲延州總管寬至州與孝寬相見將還孝寬以所乘馬及轡勒與寬寬以其華飾心弗欲之笑謂孝寬曰昔人不棄遺簪墜屨者惡與之同出不與同歸吾雖不逮前烈然捨舊錄新亦非吾志也於是乃乘舊馬以歸武帝又以佛道儒三教不同詔寬辨其優劣寬以三教雖殊同歸於善其迹似有深淺其致理殆無等級乃著三教序奏之帝覽而稱善時宣帝在東宮亦遺寬書并令以帝所乘馬迎之問以立身之道寬對曰傳不云乎儉爲德之恭侈爲惡之大欲不可縱志不可滿並聖人之訓也願殿下察之寬子瓚行隨州刺史因疾物故孝寬子總復於并州戰歿一日之中凶問俱至家人相對悲慟而寬神色自若謂之曰死生命也去來常事亦何足悲援琴撫之如舊寬又雅好名義虛襟善談雖耕夫牧豎有一介可稱者

皆接引之。特與族人處。及安定梁曠。為放逸之友。少愛文史。留情著述。手自抄錄。數十萬言。晚年虛靜。唯以體道會真為務。舊所製述。咸削其華。故文筆多並不存。建德中。夏以年老。預戒其子等曰。昔士安以遽陳東體。王孫以布囊繞尸。二賢高遠。非庸才能繼。吾死之日。可斂舊衣。勿更新造。使棺足周尸。牛車載柩。墳高四尺。墳深一丈。其餘煩雜。悉無用也。朝晡奠食。於事彌煩。吾不能頓絕汝輩之情。可朔望一奠而已。仍薦素蔬。勿設牲牢。親友欲以物弔祭者。並不得為受。吾常恐臨終恍惚。故以此言預戒汝輩。瞑目之日。勿違吾志也。宣政元年二月。卒於家。時年七十七。武帝遣使祭。贈賻有加。其喪制葬禮。諸子等並遵其遺戒。子世康。

梁士彥。字相如。安定烏氏人也。少任俠。好讀兵書。頗涉經史。周武帝將平東夏。聞其勇決。自扶風郡守。除為九曲鎮將。進位上開府。封建威縣公。齊人甚憚之。後以熊州刺史。從武帝拔晉州。進位大將軍。除晉州刺史。及帝還。齊後主親攻圍之。樓堞皆盡。短兵相接。士彥憤慨自若。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為爾先。於是勇猛齊奮。號聲動天。無不一當百。齊兵少却。乃令妻及軍人子女。晝夜修城。三日而就。武帝大軍亦至。齊師圍解。士彥見帝。持帝鬚泣。帝亦為之流涕。時帝欲班師。士彥叩馬諫。帝從之。執其手曰。朕有晉州。為平齊之基。宜善守之。及齊平。封鄆國公。位上柱國。雍州總管。宣帝即位。除徐州總管。與烏丸軌禽陳將吳明徹。裴忌於呂梁。略定淮南地。隋文帝作相。轉亳州總管。尉遲迥反。為行軍總管。及韋孝寬擊之。令家僮梁默等為前鋒。士彥繼之。所當皆破。及迥平。除相州刺史。深見忌。乃代還京師。閑居無事。恃功懷怨。與宇文忻劉昉等謀反。將率僮僕。候上享廟之際。以發機復欲於蒲州起事。略取河北。挺黎陽關。塞河陽路。劫調布為牟甲。募盜賊為戰士。其甥裴通知而奏之。帝未發其事。授晉州刺史。欲觀其志。士彥欣然謂昉等曰。天也。又請儀同薛摩兒為長史。帝從之。後與公卿朝謁。帝令執士彥。昉等於行間。詰之狀。猶不伏。捕薛摩兒至對之。摩兒具論始末。云第二子剛。垂泣苦諫。第三子叔諧曰。作猛獸。須成班。士彥失色。顧曰。汝殺我。於是伏誅。年七十二。有子五人。操字孟德。位上開府。義鄉縣公。早卒。剛字承

固。位大將軍。通政縣公。涇州刺史。以諫父獲免。徙瓜州。叔諧坐士彥誅。梁默者。士彥之蒼頭也。驍武絕人。士彥每從征伐。常與默陷陣。仕周。位開府。開皇末。以行軍總管。從楊素征突厥。進位大將軍。又從平楊諒。授柱國。大業五年。從煬帝征吐谷渾。力戰死之。贈光祿大夫。

周書卷三十一

周書卷三十一考證

韋孝寬傳時獨孤信為新野郡守司荊州○北史云同隸荊州司字疑同字之訛并脫一隸字

城外又縛松於竿○通鑑云縛松麻于竿臣文淳按下文有松麻俱藩句知此脫一麻字北史亦脫

周文後見○下文云周文北巡又云周孝閔帝踐阼臣文淳按北史總記數代之事故皆書國號以別之此書祇記北周不應復加周字

周書卷三十一考證

唐 令 狐 德 茶 等 撰

列傳第二十四

申徽 陸通弟 柳敏子 盧柔 唐瑾

申徽字世儀魏郡人也。六世祖鐘為後趙司徒。再閔末中原喪亂。鐘子遠避地江左。曾祖爽仕宋。位雍州刺史。祖隆道。宋北兗州刺史。父明仁。郡功曹。早卒。徽少與母居。盡心孝養。及長。好經史。性審慎。不妄交遊。遭母喪。喪畢。乃歸於魏。元顛入洛。以元遠為東徐州刺史。遠引徽為主簿。顛敗。遠被檻車送洛陽。故吏賓客。並委去。唯徽送之。及遠得免。乃廣集賓友。數徽有古人風。尋除太尉府行參軍。孝武初。徽以洛陽兵難未已。遂間行入關。見文帝。文帝與語。奇之。薦之於賀拔岳。岳亦雅相敬待。引為賓客。文帝臨夏州。以徽為記室參軍。兼府主簿。文帝察徽沉密有度量。每事信委之。乃為大行臺郎中。時軍國草創。幕府務殷。四方書檄。皆徽之辭也。以迎孝武功。封博平縣子。本州大中正。大統初。進爵為侯。四年。拜中書舍人。修起居注。河橋之役。大軍不利。近侍之官。分散者眾。徽獨不離左右。魏帝稱歎之。十年。遷給事黃門侍郎。先是東陽王元榮為瓜州刺史。其女婿劉彥隨焉。及榮死。瓜州首望。表榮子康為刺史。彥遂殺康而取其位。屬四方多難。朝廷不遑問罪。因授彥刺史。頻徵不奉詔。又南通吐谷渾。將圖叛逆。文帝難於勦眾。欲以權略致之。乃以徽為河西大使。密令圖彥。徽輕以五十騎行。既至。止於賓館。彥見徽單使。不以為疑。徽乃遣一人微勸彥歸朝。以揣其意。彥不從。徽又使贊成其住計。彥便從之。遂來至館。徽先與瓜州豪右密謀執彥。遂叱而縛之。彥辭無罪。徽數之曰。君無尺寸之功。濫居方嶽之重。恃遠背誕。不恭貢職。戮辱使人。輕忽詔命。計君之咎。實不容誅。但授詔之日。日本令相送歸關。所恨不得申明。罰以謝邊遠耳。於是宣詔慰勞吏人。及彥所部。復云大軍續至。城內無敢動者。使還。還都官尚書。十二年。瓜州刺史成慶為城人張保所殺。都督令狐延等起義。逐保。啓請刺史。以徽信洽西土。拜假節。瓜州刺史。徽在州五稔。儉約率下。邊人樂而安之。十六年。徽兼尚書右僕射。加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廢帝二年。進爵為公。正右僕射。賜姓宇文氏。徵性勤敏。凡所居官。案牘無大小。皆親自省覽。以是事無稽滯。吏不得為姦。後雖歷公卿。此志不懈。出為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通餉遺。徵性廉慎。乃書揚震像於寢室。以自戒。及代還。人吏送者數十里不絕。徵自以無德於人。慨然懷愧。因賦詩題於清水亭。長幼聞之。競來就讀。遞相謂曰。此是申使君手迹。並寫誦之。明帝以御正任總絲綸。更崇其秩。為上大夫。員四人。號大御正。又以徵為之。歷小司空。少保。出為荊州刺史。入為小司徒。小宗伯。天和六年。上疏乞骸骨。詔許之。薨。贈泗州刺史。諡曰章子康嗣。位瀘州刺史。司織下大夫。上開府。康弟敦。汝南郡守。敦弟靜。齊安郡守。靜弟處。上開府。同昌縣侯。卒。

陸通字仲明。吳郡人也。曾祖載。從宋武帝平關中。軍還。留載隨其子義真鎮長安。遂沒赫連氏。魏太武平赫連氏。載仕魏。任中山郡守。父政性至孝。其母吳人。好食魚。北土魚少。政求之常苦難。後宅側。忽有泉出。而有魚。遂得以供膳。時人以為孝感所致。因謂其泉為孝魚泉。初從余朱天光討伐。及天光敗歸。文帝文帝為行臺。以政為行臺左丞。原州長史。賜爵中都縣伯。大統中卒。通少教敏。好學。有志節。幼從在河西。遂逢寇難。與政相失。通乃自拔歸。從余朱榮。榮死。又從余朱北。及余朱氏滅。乃入關。文帝時在夏州。引為帳內督。頃之。賀拔岳為侯莫陳悅所害。時有傳岳軍府已亡散者。文帝憂之。通以為不然。居數日。問至。果如所策。自是愈見親禮。遂晝夜陪侍。家人罕見其面。通雖處機密。愈自恭謹。文帝以此重之。後以迎孝武功。封都昌縣伯。大統元年。進爵為侯。從齊賈泰。復弘農沙苑之役。力戰有功。又從解洛陽圍。軍還。屬趙雀反於長安。文帝將討之。以人馬疲弊。不可速行。又謂青雀等一時陸梁。不足為慮。乃云我到長安。但輕騎臨之。必當面縛。通進曰。青雀等既以大軍不利。謂朝廷傾危。同惡相求。遂成反亂。然其逆謀久定。必無遷善之心。且其詐言大軍敗績。東寇將至。若以輕騎往。百姓謂為信然。更沮北燕之望。大兵雖疲。精神猶多。以明公之威。率思歸之眾。以順討逆。何慮不平。文帝深納之。因從平青雀。錢前後功。進爵為公。徐州刺史。以寇難未平。留不之部。與于謹討劉平伏。加大都督。從文帝援玉壁。進儀

同三司。九年，高仲密以地來附，通從若干惠戰於邙山，衆軍皆退。唯惠與通率所部力戰，至夜中，乃陰引還。敵亦不敢逼，進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太僕卿，賜姓步六孤氏。進爵綏德郡公。周孝閔踐阼，拜小司空，保定五年，累遷大司寇。通性柔謹，雖久處列位，常清慎自守，所得祿賜，盡與親故共之。家無餘財。常曰：凡人患貧而不貴，不患貴而貧也。建德元年，轉大司馬，其年薨。通弟暹，暹字季明，初名彥，字世雄。魏文帝常從容謂之曰：爾既溫裕，何因乃字世雄？且爲世之雄，非所宜也。於爾兄弟，又復不類，遂改焉。暹少謹密，早有名譽。兄通先以軍功別受茅土，乃讓父爵中都縣伯，令暹襲之。起家羽林監，文帝內親信，時輩皆以驍勇自達，唯暹獨兼文雅。文帝由此加禮遇焉。大統十四年，參大丞相府軍事，尋兼記室，保定初，累遷吏部中大夫，歷藩部御伯中大夫，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徙授司宗中大夫，轉軍司馬，暹幹識詳明，歷任三府，所在著績。朝廷嘉之，進爵爲公。天和三年，齊遣侍中斛斯文略中書侍郎劉逖來聘，初修隣好，感選行人，詔暹爲使主，尹公正爲副以報之。暹美容止，善辭令，敏而有禮，齊人稱焉。還居近畿，詔令路車飾服郊迎而入，時人榮之。四年，除京兆尹，都界有豕生數子，經旬而死，其家又有積，遂乳養之，諸豚賴之以活。時論以暹仁政所致，俄遷司會中大夫，出爲河州刺史，晉公護雅重其才，表爲中外府司馬，頗委任之。尋復爲司會，兼納言，遷小司馬，及護誅，坐免官，頃之，起爲納言，又以疾不堪劇任，乃除宜州刺史，故事，刺史奉辭，例備鹵簿，暹以時屬農要，奏請停之。武帝深嘉焉，詔遂其所請，以彰雅操。暹在州有惠政，吏人稱之。東宮初建，授太子太保，卒，贈大將軍，子操嗣。

柳敏字白澤，河東解縣人。晉太常純之七世孫也。父懿，魏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汾州刺史，敏九歲而孤，事母以孝聞，性好學，涉獵經史，陰陽卜筮之術，靡不習焉。年未弱冠，起家員外散騎侍郎，累遷河東郡丞，朝議以敏之本邑，故有此授。敏雖統御鄉里，而處物平允，甚得時譽。及文帝剋復河東，見而器異之，乃謂之曰：今日不喜得河東，喜得卿也。即拜丞相府參軍事，俄轉戶曹參軍，掌記室。每有四方賓客，恆令接之，爰及吉凶禮儀，亦令監綜。又與蘇綽等修撰新制，爲

朝廷政典。遷禮部郎中，封武城縣子。加帥都督，領本鄉兵。俄進大都督，遭母憂，居喪旬日之間，鬢髮半白，尋起爲吏部郎中，毀瘠過禮，杖而後起。文帝見而歎異之，特加廩賜，及尉遲迥伐蜀，以敏爲行軍司馬，軍中籌略，並以委之。益州平，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遷尙書，賜姓宇文氏。六官建，拜禮部中大夫，孝閔帝踐阼，進爵爲公。又除河東郡守，尋復徵拜禮部，出爲鄆州刺史，甚得物情。及將還朝，夷夏士人感其惠政，並齎酒餼及土產，候之於路。敏乃從他道而還。復拜禮部，後改禮部爲司宗，仍以敏爲之。敏操履方正，性又恭勤，每日將朝，必夙興待旦。又久處臺閣，明練故事，近議或乖先典者，皆按據舊章，刊正取中。遷小宗伯，監修國史，轉小司馬，又監修律令。進位大將軍，出爲鄆州刺史，以疾不之部。武帝平齊，進爵武德郡公。敏自建德以後，羸疾積年，武帝及宣帝並親幸其第問疾焉。開皇元年，進位上大將軍，太子太保，其年卒，贈五州諸軍事，晉州刺史，臨終，誠其子等，喪事所須，務從簡約。其子等並涕泣奉行。少子昂，昂字千里，幼聰穎，有器識，幹局過人。武帝時，爲內史中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賜爵文城郡公，當途用事，百家皆出其下。昂竭誠獻替，知無不爲，謙虛自處，未嘗驕物。時論以此重之。武帝崩，受遺輔政，稍被宣帝疎，然不離本職。隋文帝爲丞相，深自結納，文帝以爲大宗伯，拜日，遂得偏風，不能視事。文帝受禪，疾愈，加上開府，拜潞州刺史。昂見天下無事，上表請勸學行禮，上覽而善之，優詔答昂。自是天下州縣，皆置博士，習禮焉。昂在州，甚有惠政，卒，官子調嗣。

盧柔字子剛，少孤，爲叔母所養，撫視甚於其子。柔盡心溫清，亦同己親。宗族數重之，性聰敏好學，未弱冠，解屬文，但口吃，不能持論，頗使酒，誕節爲世所譏。司徒臨淮王彧見而器之，以女妻焉。及魏孝武與齊神武有隙，詔實拔勝出牧荊州，柔謂因此可著功績，遂從勝之荊州。以柔爲大行臺郎中，掌書記。軍中機務，柔多預之，及勝爲太保，以柔爲掾，加冠軍將軍。孝武後召勝引兵赴洛，勝以問柔，曰：高歡託晉陽之甲，意實難知，公宜席卷赴都，與決勝負，存沒以之。此忠之上策也。若北阻魯陽，南奔蒼楚，東連兗豫，西接關中，帶甲十萬，觀釁而動，亦中策也。舉三荆之地，通敷梁國，可以身免，功名去矣。策之下者，勝輕柔年少，笑而

不應。及孝武西遷，東魏遣侯景襲穰，勝敗遂南奔梁。柔亦從之，勝頻表梁求歸。武帝覽表，嘉其辭彩，既知柔所製，因遣舍人勞問，并遺繚錦，後與勝俱還。行至襄陽，齊神武懼勝西入，遣侯景以輕騎邀之，勝及柔懼，乃乘船山行，羸糧冒險，經數百里，時屬秋霖，徒侶凍餒死者大半，至豐陽界，柔迷失道，獨宿僵木之下。寒雨衣濕，殆至於死。大統二年，至長安，封容城縣男。邑二百戶。太祖重其才，引為行臺郎中，加平東將軍，除從事中郎，與蘇綽對掌機密。時沙苑之後，大軍屢捷，汝穎之間，多舉義來附。書翰往反，日百餘牒，柔隨機報答，皆合事宜。進爵為子，增邑三百戶。除中書舍人，遷司農少卿，轉郎兼著作，撰起居注。後拜黃門侍郎。文帝知其貧，解衣賜之。魏廢帝元年，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中書監。孝閔帝踐阼，拜小內史。遷內史大夫，進位開府。卒於位。所作詩頌碑銘檄表啓，行於世者數十篇。子愷嗣。愷字長仁，涉獵經史，有當世幹能。起家齊王記室。歷吏部內史上士，禮部下大夫，尋為聘陳副使。大象初，拜東京吏部下大夫。唐瑾，字附璠，父永，性溫恭，有器量，博涉經史，雅好屬文，身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偉。年十七，周文聞其名，乃貽永書曰：聞公有二子，曰陵，從橫多武略；瑾，雍容富文雅。可並遣入朝，孤欲委以文武之任。因召拜尚書員外郎，相府記室參軍事。軍書羽檄，瑾多掌之。從破沙苑，戰河橋，並有功。封姑臧縣子。累遷尚書右丞，吏部郎中。時魏室播遷，庶務草創，朝章國典，瑾並參之。遷戶部尚書，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姓宇文氏。時燕公于謹勳高望重，朝野所屬。白文帝言：瑾學行兼修，願與之同姓，結為兄弟。庶子孫承其餘論，有益義方。文帝數異者久之，更賜瑾姓萬紐于氏。瑾乃深相結納，教長幼之序，謹亦庭羅子孫，行弟姪之敬。其為朝望所宗如此。進爵臨淄縣伯，轉吏部尚書。銓綜衡流，雅有人倫之鑒。以父憂去職，尋起。令視事。時六尚書皆一時之秀，周文自謂得人，號為六俊。然瑾尤見器重。于謹南伐江陵，以瑾為元帥府長史，軍中謀略多出瑾焉。江陵既平，衣冠仕伍，並沒為僕隸。瑾察其才行有片善者，輒議免之。賴瑾獲濟者甚衆。時論多焉。及軍還，諸將多因虜掠，大獲財物。瑾一無所取，唯得書兩車，載之以歸。或白文帝曰：唐瑾大有輜重，悉是梁朝珍玩。文帝初不信之，然欲明其

虛實，密遣使檢閱之，唯見墳籍而已。乃歎曰：孤知此人來二十許年，明其不以利干義，向若不令檢視，恐常人有投杼之疑，所以益明之耳。凡受人委任，當如此也。論平江陵功，進爵為公。六官建，授禮部中大夫，出為蔡州刺史。歷柘州破州，所在皆有德化。人吏稱之。轉荊州總管府長史，入為吏部中大夫。歷御正納言中大夫。曾未十旬，遂遷四職，擢紳以為榮。久之，除司宗中大夫，兼內史，尋卒于位。贈小宗伯。諡曰方。瑾性方重，有風格，退朝，休暇，恆著衣冠，以對妻子。遇迅雷烈風，雖閑夜寢，必起冠帶，端笏危坐。又好施與，家無餘財，所得祿賜，常散之宗族。其尤貧者，又割膏腴田宇以賑之。所留遺子孫者，並墳塋之地，朝野以此稱之。撰新儀十篇，所著賦頌碑誄二十餘萬言。孫大智嗣。瑾次子令則，性好篇章，兼解音律。文多輕豔，為時人所傳。天和中，以齊馭下大夫使於陳，大象中，官至樂部下大夫，任隋位太子左庶子，皇太子勇廢，被誅。

周書卷三十二

唐 令 狐 德 蔡 等 撰

列傳第二十五

庫狄峙 楊荐 趙剛 王慶 趙昶 王悅 趙文表

庫狄峙其先遼東人本姓段氏匹磾之後也因避難改焉後徙居代世為豪右祖凌武威郡守父貞上洛郡守峙少以弘厚知名善騎射有謀略仕魏位高陽郡守為政仁恕百姓頗悅之孝武西遷峙乃棄官從入關大統元年拜中書舍人參掌機密以恭謹見稱遷黃門侍郎時與東魏爭衡戎馬不息蠕蠕乘虛屢為邊患朝議欲結和親乃使峙往峙狀貌魁梧善於辭令蠕蠕主雅信重之自是不復為寇太祖謂峙曰昔魏絳和戎見稱前史以君方之彼有愧色封高邑縣公邑八百戶遷驃騎將軍岐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增邑二百戶開府儀同三司恭帝元年徵拜侍中蠕蠕滅後突厥強盛雖與文帝通好而外連齊氏太祖又令峙銜命喻之突厥感悟即執齊使歸諸京師錄前後功拜大將軍安豐郡公邑通前二千戶尋除小司空孝閔踐阼轉小司寇世宗初為都督益潼等三十一州諸軍事益州刺史峙性寬和尙清靜甚為夷獠所安保定四年除宣州刺史天和三年入為少師峙以年老表乞骸骨手詔許之五年卒贈同州刺史謚曰定子疑嗣少知名起家吏部上士歷小內史小納言授開府階遷職方中大夫為蔡州刺史卒於官子授嗣

楊荐字承略秦郡寧夷人也父寶昌平郡守荐幼孤早有名譽性廉謹喜怒不形於色魏永安中隨公朱天光入關討羣賊封高邑縣男文帝臨夏州補帳內都督及平侯莫陳悅使荐入洛陽請事魏孝武帝授文帝關西大行臺仍除荐直閣將軍時馮翊長公主嬖居孝武意欲歸諸文帝乃令武衛元毗喻旨荐歸白文帝又遣荐入洛陽請之孝武即許焉孝武欲向關中荐贊成其計孝武曰卿歸語行臺迎我文帝又遣荐與長史宇文測出關候接孝武至長安進辭濟水縣子魏大統元年蠕蠕請和親文帝遣荐與楊寬使并結婚而還進爵為侯又使荐納幣於蠕蠕魏文帝郁久閭后崩文帝遣僕射趙善使蠕蠕更請婚善

至夏州聞蠕蠕貳於東魏欲執使者善懼乃還文帝乃使荐往賜黃金十斤雜綵三百疋荐至蠕蠕責其背惠食言并論結婚之意蠕蠕感悟乃遣使隨荐報命焉及侯景來附文帝令荐與鎮遏荐知景飄覆遂求還具陳事實文帝乃遣使密追助景之兵尋而景叛十六年大軍東討文帝恐蠕蠕乘虛寇掠乃遣荐往更論和好以安慰之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孝閔帝踐阼除御伯大夫進爵姚谷縣公仍使突厥結婚突厥可汗弟地頭可汗阿史那庫頭居東面與齊通和說其兄欲背先約計謀已定將以荐等送齊荐知其意乃正色責之辭氣慷慨涕泗橫流可汗慘然良久曰幸無所疑當共平東賊然後發遣我女乃令荐先報命仍請東討以奉使稱旨遷大將軍保定四年又納幣於突厥還行小司馬又行大司徒從陳公純等逆女於突厥進爵南安郡公天和三年遷總管梁州刺史後以疾卒

趙剛字僧慶河南洛陽人也曾祖蔚魏并州刺史祖寧高平太守父和太平中陵江將軍南討度淮聞父喪輒還所司將致之於法和曰罔極之恩終天莫報若許安厝禮畢而即罪戮死且無恨言訖號慟悲感傍人主司以聞遂宥之喪畢除寧遠將軍大統初追贈右將軍膠州刺史剛少機辯有幹能起家奉朝請累遷鎮東將軍銀青光祿大夫歷大行臺郎中征東將軍加金紫階領司徒府從事中郎加閣內都督及魏孝武與齊神武構隙剛密奉旨召東荊州刺史馮景昭率兵赴關未及發而神武已逼洛陽孝武西遷景昭集府僚文武議其去就司馬馮道和請據州待北方處分剛曰公宜勒兵赴行在所久之更無言者剛抽刀投地曰公若為忠臣可斬道和如欲從賊可見殺景昭感悟遂率眾赴關右屬侯景逼穰城東荊州人楊祖歡等起兵應景以其衆邀景昭於路景昭戰敗剛遂沒於蠻後自贖免乃見東魏東荊州刺史李慶儻勸令歸關西慶儻納之使剛至并州密觀事勢神武引剛內宴因令剛齎書申勅荊州剛還報慶儻仍說慶儻斬祖歡等以州歸西慶儻乃使剛入朝大統初剛於霸上見太祖具陳關東情實太祖嘉之封陽邑縣子邑三百戶除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論復東荊州功進爵臨汝縣伯邑五百戶初賀拔勝獨孤信以孝武西遷之後並

流寓江左。至是剛言於魏文帝，請追而復之。乃以剛為兼給事黃門侍郎，使梁魏與。齋移書與其梁州刺史杜懷寶等論降好，并致請勝等移書，寶即與剛盟。敵受移赴建康，仍遣行人隨剛報命。是年，又詔剛使三荆，聽在所便，宜從事。使還稱旨，進爵武城縣侯。除大丞相府帳內都督，復使魏與重申前命，尋而梁人禮送賀拔勝、獨孤信等。頃之，御史中尉董紹進策，請圖梁漢，以紹為行臺。梁州刺史率士馬向漢中，剛以為不可，而朝議已決，遂出軍。紹竟無功而還，免為庶人。除剛潁川郡守，加通直散騎常侍，衛大將軍，從復弘農，進拜大都督、東道軍司、節度開府李延孫等七軍，攻復陽城，擒太守王智納，轉陳留郡守。東魏行臺吉寧率眾三萬，攻陷郡城，剛突出還保潁川，重行郡事。復為侯景所破，乃率餘眾赴洛陽。大行臺元海遣剛還郡徵糧，時景眾已入潁川，剛於西界招復陽翟二萬戶，轉輸送洛。明年洛陽不守，剛遠隔敵中，連戰破東魏廣州刺史李仲侃。時侯景別帥陸大穎川郡守高冲等眾八千人，寇襄城等五郡，剛簡步騎五百，大破冲等。開府李延孫為長史，楊伯簡所害，剛擊斬之。又攻拔廣州，進軍陽翟。侯景自鄧入魯陽，與剛接戰，旬有三日，旋軍宜陽。時河南城邑一彼一此，剛復出軍伊洛。侯景亦度河築城，剛前後下景三郡，獲郡守一人，別破其行臺梅遷、斬首千餘級。除尚書金部郎中，高仲密以北豫州來附，兼大行臺左丞，持節赴潁川，節度義軍，師還，剛別破侯景前驅於南陸，復獲其郡守二人，時有流言，傳剛東叛，齊神武因設反間，聲遣迎接，剛乃率騎襲其下，搗拔之，露板言狀。太祖知剛無貳，乃加賞賚焉。除營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二百戶，加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漕州民鄭五醜構逆，與叛羌傍乞鐵忽相應，令剛往鎮之。將發，魏文帝引見內寢，舉觴屬剛曰：昔侯景在東，為卿所困，黠羌小豎，豈足勞卿謀慮也。時五醜已剋定夷鎮，所在立柵，剛至，並攻破之，散其黨與五醜。於是西奔鐵忽，剛又進破鐵忽偽廣軍郡，屬宇文貴等西討，詔以剛行渭州事，資給糧餼，鐵忽平，所獲羌卒千人，配剛軍中，教以戎旅，皆盡其力用，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入為光祿卿，大官建，拜膳部中大夫，孝閔帝踐阼，進爵浮陽郡公，出為利州總管，利沙方渠四州諸軍事，沙州氏恃險逆命，剛再討服之。

方州生療，自此始從賦役，剛以偽信州濱江負阻，遠連殊俗，蠻左強獷，歷世不賓，乃表請討之。詔剛率利沙等十四州兵，兼督儀同十人馬步一萬，往經略焉。仍加授渠州刺史，剛初至，渠帥憚其軍威，相次降款，後以剛師出踰年，士卒疲弊，尋復亡叛，後遂以無功而還。又與所部儀同尹才失和，被徵赴關，遇疾卒於路。年五十七。贈忠浙派三州刺史，諡曰成子元卿。

王慶，字與慶，太原祁人也。父因，魏靈州刺史，懷德縣公。慶少開悟，有才略，初從文帝征伐，復弘農，破沙苑，並有戰功。每獲殊賞，大統十年，授殿中將軍，孝閔帝踐阼，晉公謹引為典籤，慶樞機明辨，漸見親待，授大都督，武成元年，以前後功賜爵始安縣男。二年，行小賓部，保定二年，使吐谷渾，與共分疆，仍論和好之事，渾主悅服，遣所親隨慶貢獻，初，突厥與周和親，許納女為后，而齊人知之，懼成合從之勢，亦遣使求婚，財饋甚厚，突厥貪其重賂，便許之，朝議以魏氏昔與蠕蠕結婚，遂為齊人難貳，今者復恐改變，欲遣使結之，遂授慶左武伯，副楊荐為使。是歲遂與入奔之役，慶乃引突厥騎與隋公楊忠至太原而還，以齊人許送皇姑及世母朝廷，遂與通和，突厥聞之，復致疑阻，於是又遣慶往喻之，可汗感悅，結好如初。五年，復與宇文貴使突厥逆女，自此以慶信著北蕃，頻歲出使，後更至突厥，屬其可汗暴殂，突厥謂慶曰：前後使來，逢我國喪者，皆務面表哀，況今二國和親，豈得不行此事。慶抗辭不從，突厥見其守正，卒不敢逼。武帝聞而嘉之，錄慶前後使功，遷開府儀同三司，兵部大夫，進爵為公。歷丹中二州刺史，為政嚴肅，吏不敢欺。大象元年，授小司徒，加上大將軍，總管汾石二州五鎮諸軍事，汾州刺史。又除延州總管，進位柱國。開皇元年，進爵平昌郡公，卒，子鎮，贈上柱國，諡曰莊子淹嗣。

趙昶，字長舒，天水南安人也。曾祖襄，仕魏，至中山郡守，因家於代。祖泓，廣武令，父琛，上洛郡守，昶少聰敏，有志節，弱冠以材力聞。孝昌中，起家拜都督，鎮小平津。魏北中，將高千，甚敬重之，千牧兗州，以昶行臨渙北梁二郡事。大統初，千還鎮陝，又以昶為長史，中軍都督。太祖平弘農，擢為相府典籤。大統九年，大軍失律於邛山，清水氏酋李鼠仁自軍地還，憑險作亂，龍右大都督獨孤信，頻遣

軍擊之不克。太祖將討之。欲先遣觀其勢。顧問誰可爲。左右莫對。昶曰。此小豎爾。以公威。孰不聽命。太祖壯之。遂令昶使焉。昶見鼠仁。喻以禍福。羣凶聚議。或從或否。其逆命者。復將加刃於昶。而昶神色自若。志氣彌厲。鼠仁感悟。遂相率降。氏梁道顯叛攻南田。太祖復遣昶慰諭之。道顯等皆即款附。東秦州刺史魏光因從其豪帥四十餘人。并部落於華州。太祖即以昶爲都督領之。先是汾州胡叛。再遣昶慰勞之。皆知其虛實。及大軍往討。昶爲先驅。遂破之。以功封章武縣伯。邑五百戶。十五年。拜安夷郡守。帶長地鎮將。氏族荒獷。世號難治。昶威懷以禮。莫不悅服。期歲之後。樂從軍者千餘人。加授帥都督。時屬軍機科發切急。氏情難之。復相率謀叛。昶又潛遣誘說。離間其情。因其攜貳。遂輕往臨之。羣氏不知所爲。咸來見昶。乃收其首逆者二十餘人斬之。餘衆遂定。朝廷嘉之。除大都督。行南秦州事。時氏帥蓋鬧等反。昶復討擒之。進撫軍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又與史軍破宕昌羌獠二十餘萬。拜武州刺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諸州軍事。魏恭帝初。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潭水羌叛。殺武陵潭水二郡守。昶率儀同駱天義等騎步五千討平之。世宗初。鳳州人仇周貢魏興等反。自號周公。有衆八千人。破廣化郡。攻沒諸縣。分兵西入。圍廣業修城二郡。廣業郡守薛爽修城郡守杜杲等。請昶爲援。昶遣使報杲。爲周貢黨樊伏興等所獲。興等知昶將至。解修城圍。據泥功嶺。設六伏以待昶。昶至。遂遇其伏。合戰破之。廣業之圍亦解。昶追之至泥陽川。而還。與州人段吒及氏酋羌多復反。攻沒郡縣。昶討斬之。語在氏傳。昶自以被拔擢。居將帥之任。傾心下士。虜獲氏羌。撫而使之。皆爲昶盡力。昶常曰。不煩國家士馬。而能威服氏羌者。趙昶有之矣。至是世宗錄前後功。進爵長道郡公。賜姓宇文氏。賞勞甚厚。二年。徵拜賓部中大夫。行吏部。尋以疾卒。

王悅。字衆喜。京兆藍田人也。少有氣幹。爲州里所稱。魏永安中。介朱天光西討。引悅爲其府騎兵參軍。除石安令。太祖初定關隴。悅率募鄉里從軍。屢有戰功。大統元年。除平東將軍。相府刑獄參軍。封藍田縣伯。邑六百戶。四年。東魏將侯景攻圍洛陽。太祖赴援。悅又率鄉里千餘人從軍至洛陽。將戰之夕。悅罄其行

資市牛饗戰士。及戰。悅所部盡力。斬獲居多。六年。加通直散騎常侍。遷大行臺右丞。十年。轉左丞。久居管轄。頗獲時譽。十二年。齊神武親率諸軍圍玉壁。大都督韋孝寬拒守累旬。敵方引退。朝廷以寬勳重。遣尚書長孫紹遠爲大使。悅爲副使。勞問寬等。并校定勳人。十三年。侯景據河南來附。仍請兵爲援。太祖先遣韋法保質。願顯德等帥衆助之。悅言於太祖曰。侯景之於高歡。始則篤鄉黨之情。末乃定君臣之契。位居上將。職重台司。論其分義。有同魚水。今歡始死。景便離貳。豈不知君臣之道。有虧忠義之禮不足。蓋其所圖既大。不卽小嫌。然尙能背德於高氏。豈肯盡節於朝廷。今若益之以勢。援之以兵。非唯侯景不爲池中物。亦恐朝廷貽笑將來也。太祖納之。乃遣行臺郎中趙士憲追法保等。而景尋叛。十四年。授雍州大中正。帥都督。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都督。率所部兵從大將軍楊忠。征隨郡安陸。並平之。時懸兵深入。悅支度路程。勒其部伍。節減糧食。及至竟陵。諸軍多有匱乏。悅出粟米六百石分給之。太祖聞而嘉焉。尋拜京兆郡守。加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遷大行臺尚書。又領所部兵從達奚武。征梁漢。軍出。武令悅說其城主楊賢。悅乃貽之書曰。夫惟德是輔。天道之常也。見機而作。人事之會也。梁主內虧刑政。外闕藩籬。疋夫攘袂。舉國傾覆。非直下民離心。抑亦上玄所棄。我相公膺千齡之運。創三分之業。道洽區中。威振方外。聲教所被。風行草偃。兵車所指。雲除霧廓。斯固天下所共聞。無俟二談也。大將軍高陽公韞。韜略之秘。總熊羆之旅。受版廟堂。威懷巴漢。先附者必賞。後服者必誅。君兵糧既寡。救援路絕。欲守則城池無繫帶之險。欲戰則士卒有土崩之勢。以此求安。未見其可。昔韓信背項。前典以爲美談。黃權歸魏。夏史稱其感烈。事有變通。今其則也。賢於是遂降。悅白武云。白馬要衝。是必爭之地。今城守寡弱。易可圖也。若蜀兵更至。攻之實難。武然之。令悅率輕騎七百。徑趣白馬。悅先示其禍福。其將梁深遂以城降。梁武陵王紀。果遣其將任奇率步騎六千。欲先據白馬。行次關城。聞已降。乃還。及梁州平。太祖即以悅行刺史事。招攜初附。民吏安之。魏廢帝二年。徵還本任。屬改行臺爲中外府。尚書員廢。以儀同領兵還鄉里。悅既久居顯職。及此之還。私懷快快。猶陵駕鄉里。失宗黨之

情其長子康特悅舊望遂自驕縱所部軍人將有婚禮康乃非理凌辱軍人訴之悅及康並坐除名仍配流遠防及于謹伐江陵平悅從軍展効因留鎮之孝閔踐阼依例復官授鄆州尋拜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司水中大夫進爵藍田縣侯遷司憲中大夫賜姓宇文氏又進爵河北縣公悅性儉約不營生業雖出入榮顯家徒四壁而已世宗手勅勞勉之賜粟六百石保定元年卒於位康嗣官至司邑下大夫

趙文表其先天水西人也後徙居南鄭累世為二千石父江性方嚴有度量歷官東巴州刺史計部中大夫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御伯中大夫封昌國縣伯贈虞絳二州刺史謚曰貞文表少而修謹志存忠節便弓馬能左右馳射好讀左氏春秋略舉大義起家為太祖親信魏恭帝元年從開府田弘征山南以功授都督復從平南巴州及信州遷帥都督又從許國公宇文貴鎮蜀行昌城郡事加中軍將軍左金紫光祿大夫保定元年除許國公府司馬轉大都督五年授畿伯下大夫又為許國公府長史尋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仍從宇文貴使突厥迎皇后進止儀注皆令文表典之文表斟酌而行皆合禮度及皇后將入境突厥託以馬瘦行徐文表慮其為變遂說突厥使羅莫緣曰后自發彼藩已淹時序途經沙漠人馬疲勞且東寇每伺間隙吐谷渾亦能為變今君以可汗之愛女結姻上國曾無防慮豈人臣之體乎莫緣然之遂倍道兼行數日至甘州以迎后功別封伯陽縣伯邑六百戶天和三年除梁州總管府長史所管地名恆陵者方數百里並生獠所居恃其險固常懷不軌文表率眾討平之遷蓬州刺史政尚仁恕夷獠懷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進位大將軍爵為公大象中拜吳州總管時開府于顛為吳州刺史及隋文帝執政尉遲迥等舉兵遠近騷然人懷異望顛自以族大且為國家肺腑懼文表圖己謀欲先之乃稱疾不出文表往問之顛遂手刃文表因令吏人告云文表謀反仍馳啓其狀隋文以諸方未定恐顛為變遂授顛吳州總管以安之後知文表無異志雖不罪顛而聽其子仁海襲爵

周書卷三十三考證

王悅傳斯固天下所共聞無俟二談也○二字上疑脫一字
悅先示其禍福其將梁深遂以城降○北史作梁將深悟
果遣其將任奇○任奇北史作任珍奇

授鄆州○北史云授鄆州刺史脫刺史二字

趙文表傳父江○北史云父汪

周書卷三十三考證

周書卷三十四

唐 令 狐 德 蔡 等 撰

列傳第二十六

趙善 元定 楊樹 韓威 裴寬弟漢 尼 鴻 楊敷

趙善字僧慶太傅楚國公貴之從祖兄也祖國魏龍驤將軍洛州刺史父夏安樂太守善少好學涉獵經史美容儀沉毅有遠量永安初朱天光為肆州刺史辟為主簿深器重之天光討邢杲及万俟醜奴以善為長史軍中謀議每參預之天光為關右行臺表善為行臺左丞加都督征虜將軍普泰初賞平關隴之功拜驃騎將軍大行臺散騎常侍封山北縣伯邑五百戶俄除持節東雍州諸軍事雍州刺史天光東拒齊神武於韓陵善又以長史從及天光敗見殺善請收葬其屍齊神武義而許之賀拔岳總關中兵乃遣迎善復以為長史岳為侯莫陳悅所害善共諸將翊戴太祖仍從平悅魏孝武西遷除都官尚書改封襄城縣伯增邑五百戶頃之為北道行臺與儀同李虎等討曹泥克之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進爵為公增邑并前一千五百戶大統三年轉左僕射兼侍中監著作領太子詹事善性温恭有器局雖位居端右而逾自謙退其職務克舉則曰某官之力若有罪責則曰善之咎也時人稱其公輔之量太祖亦雅敬重焉九年從戰邙山屬大軍不利善為敵所獲遂卒於東魏建德初朝廷與齊通好齊人乃歸其柩其子絢表請贈諡詔贈大將軍大都督岐宜寧豳四州諸軍事岐州刺史諡曰敬子度字幼濟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度弟絢字會績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浙賚二州刺史

元定字願安河南洛陽人也祖比類魏安西將軍務州刺史父道龍征虜將軍鉅鹿郡守定醇厚少言內沉審而外剛毅永安初從朱天光討關隴羣賊並破之除襄虜將軍及賀拔岳被害定從太祖討侯莫陳悅以功拜平遠將軍步兵校尉魏孝武西遷封高邑縣男邑二百戶從擊潼關拔回洛城進爵為伯增邑三百戶加前將軍太中大夫從擒寶泰復弘農破沙苑戰河橋定皆先鋒當其前者無不披靡以前後功累遷都督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帥都督增邑

三百戶邙山之役敵人如堵定奮稍衝之殺傷甚衆無敵當者太祖親觀之論功為最賞物甚厚十三年授河北郡守加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增邑通前一千五百戶定有勇略每戰必陷陣然未嘗自言其功太祖深重之諸將亦稱其長者十五年遷使持節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為公魏廢帝二年以宗室

進封建城郡王二年行周禮爵隨例改封長湖郡公世宗初拜岷州刺史威恩兼濟甚得羌豪之情先時生羌據險不賓者至是並出山谷從征賦焉及定代還羌豪等感戀之保定中授左宮伯中大夫久之轉左武伯中大夫進位大將軍天和二年陳湘州刺史華皎舉州歸梁梁主欲因其隙更圖攻取乃遣使請

兵詔定從衛公直率衆赴之梁人與華皎皆為水軍定為陸軍直總督之俱至夏口而陳鄂州堅守不下直令定率步騎數千圍之陳遣其將淳于量徐度吳明徹等水陸來拒量等以定己度江勢分遂先與水軍交戰而華皎所統之兵

更懷疑貳遂為陳人所敗較得脫身歸梁定既孤軍懸隔進退路絕陳人乘勝水陸逼之定乃率所部斫竹開路且行且戰欲趣湘州而湘州已陷徐度等知定窮迫遣使偽與定通和重為盟誓許放還國定疑其詭詐欲力戰死之而定

長史孫隆及諸將等多勸定和定乃許之於是與度等刑牲歃血解仗就船遂為度等所執衆軍亦被囚虜送詣丹陽居數月憂憤發病卒于樂嗣

楊樹字顯進正平高涼人也祖貴父猛並為縣令樹少豪俠有志氣魏孝昌中

爾朱榮殺害朝士大司馬城陽王元徽逃難投樹樹藏而免之孝莊帝立徽乃出復為司州牧由是樹以義烈聞擢拜伏波將軍給事中元顥入洛孝莊欲往

晉陽就爾朱榮詔樹率其宗人收船馬渚樹未至帝已北度太行樹遂匿所收船不以資敵及爾朱榮奉帝南討至馬渚樹乃具船以濟王師顯平封肥如縣

伯五百戶加鎮遠將軍步兵校尉行濟北郡事進都督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從魏孝武入關進爵為侯增邑八百戶加撫軍銀青光祿大夫時東魏遷鄴太祖

欲知其所為乃遣樹開行詣鄴以觀察之使還稱旨授通直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稽胡特險不賓屢行抄竊以樹兼黃門侍郎往慰撫之樹頗有權略能得邊

情誘化酋渠多來款附乃有隨樹入朝者時弘農為東魏守樹從太祖拔之

情誘化酋渠多來款附乃有隨樹入朝者時弘農為東魏守樹從太祖拔之

情誘化酋渠多來款附乃有隨樹入朝者時弘農為東魏守樹從太祖拔之

然自河以北，猶附東魏。謝父猛，先為邵郡白水令，謝與其豪右相知，請微行詣邵郡，舉兵以應朝廷。太祖許之，謝遂行，與土豪王覆憐等陰謀舉事，密相應會者三千人，內外俱發，遂拔邵郡，擒郡守程保及令四人，並斬之。眾議推謝行郡事，謝以因覆憐成事，遂表覆憐為邵郡守，以功授大行臺左丞。率義徒更為經略，於是遣謀人誘說東魏城堡旬月之間，正平河北南涉二絳，建州大軍等城並有請為內應者。大軍因攻而拔之，以謝行正平郡事。左丞如故，齊神武敗於沙苑，其將韓軌潘洛可朱渾元等為殿，謝分兵要截，殺傷甚眾。東雍州刺史馬恭懼，謝威聲，棄城遁走。謝遂移據東雍州。太祖以謝有謀略，堪委邊任，乃表行建州事。時建州遠在敵境三百餘里，然謝威恩夙著，所經之處，多並羸糧附之。比至建州，眾已一萬。東魏刺史車折於洛，出兵逆戰，謝擊敗之，又破其行臺斛律俱步騎二萬於州西。大獲甲仗及軍資，以給義士。由是威名大振。東魏遣太保侯景攻陷正平，復遣行臺薛循義率兵與斛律俱相會於敵，眾漸盛。謝以孤軍無援，且腹背受敵，謀欲拔還，恐義徒背叛，遂偽為太祖書，遣人若從外送來者，云已遣軍四道赴援，因令人漏泄，使所在知之。又分土人義首，令領所部四出抄掠，擬供軍費。謝分遣訖，遂於夜中拔還邵郡。朝廷嘉其權以全軍，即授建州刺史。時東魏以正平為東雍州，遣薛榮祖鎮之。謝將謀取之，乃先遣奇兵急攻汾橋，榮祖果盡出城中戰，士於汾橋拒守。其夜，謝率步騎二千，從他道濟，遂襲克之。進驃騎將軍。既而邵郡民以郡東叛，郡守郭武安脫身走免。謝又率兵攻而復之。轉正平郡守，又擊破東魏南絳郡，虜其郡守屈僧珍。錢前後功，別封邵陽縣伯，邑五百戶。邱山之戰，謝攻拔柏谷塢，因即鎮之。及大軍不利，謝亦拔還。而東魏將侯景率騎追謝，謝與儀同章法保同心抗禦，且前經十數里，景乃引退。太祖嘉之，賜帛三百疋。復授建州刺史，鎮車箱。謝久從軍役，未及葬，父至是表請還葬，詔贈其父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晉州刺史，贈其母夏陽縣君。並給儀衛。州里榮之。及齊神武圍玉壁，別令侯景趣齊子嶺，謝恐入寇邵郡，率騎禦之。景聞謝至，斫木斷路者六十餘里，猶驚而不安。遂退還河陽，其見憚如此。十二年，進授大都督，加晉建二州諸軍事。又攻破裴塢，獲魏將李顯，進儀同

三司，尋遷開府。復除建州邵郡河內汲郡黎陽等諸軍事，領邵郡。十六年，大軍東討，授大行臺尚書，率義眾先驅敵境，攻其四戍，拔之。時以齊軍不出，乃追謝還，併肥如邵陽二邑，合一千八百戶。改封華陽縣侯。又於邵郡置邵州，以謝為刺史，率所部兵鎮之。保定四年，遷少師。其年大軍圍洛陽，詔謝率義兵萬餘人出軼關，然謝自鎮東境二十餘年，數與齊人戰，每常克獲。以此遂有輕敵之心。時洛陽未下，而謝深入敵境，又不設備，齊人奄至，大破謝軍。謝以眾敗，遂降於齊。謝之立勳也，有慷慨壯烈之志，及軍敗，遂就虜，以求苟免。時論以此鄙之。朝廷猶錄其功，不以為罪。令其子襲爵。謝之敗也，新平郡守韓威亦於洛陽戰沒。威字文熾，南陽潯陽人也。五世祖遠，為鄴縣令。因徙居京兆之渭南焉。曾祖良舉秀才，奉朝請，姑臧令。祖與，魏儻城郡守。贈直州刺史。父先藻，安夷郿城二郡守。贈鎮遠將軍。義州刺史。威幼有操行，涉獵經史，兼善騎射，膂力過人。魏大統初，起家開府行參軍，轉參軍事。從李遠積年征討，每有戰功，累遷至都督。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帥都督持節。平東將軍。太中大夫。銀青光祿大夫。大都督。明帝二年，封臨淄縣子。邑三百戶。保定四年，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虞部下大夫。出為新平郡守。居官清靜，嚴而不殘，矜恤孤貧，抑挫豪右，賊盜止息。郡治肅然。尋以本官從晉公護東討於洛陽，戰沒。贈浙洛義三州刺史。諡曰壯子。謙嗣。官至大都督。威二兄德與仲恭，德與姿貌魁傑，有異常人。歷官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通洛慈澗防主。邵州刺史。任城縣男。仲恭美容儀，澹於榮利。郡累辟為功曹中正。仲恭答曰：第五之號，豈減驃騎乎。後歷廣原靈原新豐三縣令。所在皆有聲績。有八子，並有志操。少子紹約，後最知名。

裴寬，字長寬，河東聞喜人也。祖德，歡魏中書郎。河內郡守。父靜慮，銀青光祿大夫。贈汾州刺史。寬儀貌瓌偉，博涉羣書，弱冠為州里所稱。與二弟漢尼是和知名。親歿，撫弟以篤友聞。榮陽鄭孝穆常謂從弟文直曰：裴長寬兄弟，天倫篤睦人之師表，吾愛之重之。汝可與之遊處。年十三，以選為魏孝明帝挽郎。釋褐，員外散騎侍郎。魏孝武末，除廣陵王府直兵參軍。加寧朔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及孝武西遷，寬謂其諸弟曰：權臣擅命，乘輿播越，戰爭方始，當何所依。諸弟咸不

能對寬曰。君臣逆順。大義昭然。今天子西幸。理無東面以虧臣節。乃將家屬避難於大石巖。獨孤信鎮洛陽。始出見焉。時汾州刺史韋子粲。降於東魏。子粲兄弟在關中者。咸已從坐。其季弟子爽。先在洛。窘急乃投寬。寬開懷納之。遇有大赦。或傳子爽合免。因爾遂出。子爽卒以伏法。獨孤信召而責之。寬曰。窮來見歸。義無執送。今日獲罪。是所甘心。以經赦宥。罪得不坐。大統五年。授都督。同軌防長史。加征虜將軍。十三年。從防主章法保。向賴川。解侯景圍。景密圖南叛。軍中頗有知者。以其事計未成。外示無貳。往來諸軍間。侍從寡少。軍中名將。必躬自造。至於法保。尤被親附。寬謂法保曰。侯景狡猾。必不肯入關。雖託款於公。恐未可信。若仗兵以斬之。亦一時之計也。如曰不然。便須深加嚴警。不得信其誑誘。自貽後悔。法保納之。然不能圖景。但自固而已。十四年。與東魏將彭樂。相戰於新城。因傷被擒。至河陰。見齊文襄。寬舉止詳雅。善於占對。文襄甚賞異之。謂寬曰。卿三河冠蓋。材識如此。我必使卿富貴。關中貧校。何足可依。勿懷異圖也。因解鑲付館。厚加其禮。寬乃裁臥。夜繼而出。因得遁。還見於太祖。太祖顧謂諸公曰。被堅執銳。或有其人。疾風勁草。歲寒方驗。裴長寬為高澄如此。厚遇。乃能冒死歸我。雖古之竹帛所載。何以加之。乃手書署寬名。下授持節。帥都督。封夏陽縣男。邑三百戶。并賜馬一疋。衣一襲。即除孔城城主。十六年。遷河南郡守。仍鎮孔城。尋加撫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魏廢帝元年。進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孝閔帝踐阼。進爵為子。寬在孔城十三年。與齊洛州刺史獨孤承業相對。承業有計謀。多譎詐。或聲言春發。秋乃出兵。掩蔽消息。倏忽而至。寬每揣知其情。用兵邀擊。無不克之。承業常戒其所部曰。但好鎮孔城。自外無足慮。其見憚如此。齊伊川郡守梁紇。常在境首抄掠。太祖患之。命寬經略焉。紇行過妻家。椎牛宴飲。既醉之後。不復自防。寬密知之。遣兵往襲。遂斬之。太祖嘉焉。賜奴婢金帶粟帛等。武成二年。徵拜司士中大夫。保定元年。出為汾州刺史。尋轉魯山防主。四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天和二年。行復州事。三年。除溫州刺史。初。陳氏與國通和。每脩聘好。自華皎附後。乃圖寇掠。汾州既接敵境。事資守備。於是復以寬為汾州刺史。而州城埤狹。器械又少。寬知其難守。

深以為憂。又恐秋水暴長。陳人得乘其便。即白襄州總管。請戍兵。并請移城於羊蹄山。權以避水。總管府許增兵守禦。不許遷移。城寬乃量度。年常水至之處。暨大木於岸。以備船行。襄州所遣兵未至。陳將程靈洗已率眾至於城下。遂分布戰艦。四面攻之。水勢猶小。靈洗未得近城。寬每簡募驍兵。令夜掩擊。頻挫其銳。相持旬日。靈洗無如之何。俄而雨水暴長。所暨木上。皆通船過。靈洗乃以大艦臨逼。拍干打樓。應即摧碎。弓弩大石。晝夜攻之。苦戰三十餘日。死傷過半。女垣崩盡。陳人遂得上城。短兵相拒。猶經二日。外無繼援。力屈。城陷之後。水便退縮。陳人乃執寬至揚州。尋被送嶺外。經數載。後還建業。遂卒於江左。時年六十七。子義宣。後從御正杜果。使於陳。始得將寬。樞還。開皇元年。隋文帝詔贈裴鄆二州刺史。義宣起家。謫王儉府記室。轉司金二命士。合江令。寬弟漢。漢字仲霄。操尚弘雅。聰敏好學。嘗見人作百字詩。一覽便誦。魏孝武初。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大統五年。除大丞相府士曹。行參軍。補墨曹參軍。漢善尺牘。尤便簿領。理識明贍。決斷如流。相府為之語曰。日下榮爛。有裴漢。十一年。李遠出鎮弘農。啓漢為司馬。遠特相器遇。尋加安東將軍。銀青光祿大夫。成都上士。尋轉司車路下大夫。與工部郭彥。大府高賓等。參議格令。每較量時事。必有條理。彥等咸敬異之。加帥都督。天和中。復與司宗孫恕。典祀薛慎。同為八使。巡察風俗。五年。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漢少有宿疾。恆帶虛羸。劇職煩官。非其好也。時晉公護擅權。播紳等多詔附之。以圖仕進。唯漢直道固守。八年。不徙職。性不飲酒。而雅好賓遊。每良辰美景。必招引時彥。宴賞留連。間以篇什。當時人物。以此重之。自寬沒後。遂斷絕遊從。不聽琴瑟。歲時伏臘。哀慟而已。撫養兄弟子。情甚篤至。借人異書。必躬自錄本。至于千疾。彌年。亦未嘗釋卷。建德元年。卒。時年五十九。贈晉州刺史。子鏡民。少聰敏。涉獵經史。為大將軍。譚公會記室參軍。後歷宋王寔侍讀。轉記室。遷司錄。宣政初。吏部上士。大象末。春。官府都上士。漢弟尼。尼字景尼。性弘雅。有器局。起家奉朝請。除梁王東閣祭酒。遷從事中郎。加通直散騎常侍。隴西李際。范陽盧誕。並有高名於世。與尼結忘年之交。魏恭帝元年。以本官從于謹。平江陵。大獲軍實。謹恣諸將。校取之。餘人皆競取珍玩。尼唯取

梁元帝素琴一張而已。謹深歎美之。六官建拜御正下大夫。尋以疾卒。贈輔國將軍。隨州刺史。子之隱。趙王招府記室參軍。之隱弟師民。好學有識度。見稱於時。起家秦王贊府記室參軍。仍兼侍讀。寬族弟鴻。

鴻少恭謹。有幹略。歷官內外。孝閔帝踐阼。拜輔城公司馬。加儀同三司。為晉公護雍州治中。累遷御正中大夫。進位開府儀同三司。轉民部中大夫。保定末。出為中州刺史。九曲城主。鎮守邊鄙。甚有捍禦之能。衛公直出鎮襄州。以鴻為襄州司馬。天和初。拜郢州刺史。轉襄州總管府長史。賜爵高邑縣侯。從直南征。軍敗。遂沒。尋卒於陳。朝廷哀之。贈豐資。遂三州刺史。

楊敷。字文衍。華山公寬之兄子也。父暄。字景和。性朗悟。有識學。弱冠。拜奉朝請。歷員外散騎侍郎。華州別駕。尚書右中兵郎中。輔國將軍。諫議大夫。以別將從魏廣陽王深征葛榮。為榮所害。贈殿中尚書。華夏二州諸軍事。鎮西將軍。華州刺史。敷少有志操。重然諾。每覽書傳。見忠臣烈士之事。常慨然景慕之。魏建義初。襲鉤爵。臨貞縣伯。邑四百戶。除員外羽林監。大統元年。拜奉車都尉。歷尚書左士郎中。祠部郎中。大丞相府墨曹參軍。帥都督。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加撫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魏恭帝二年。遷廷尉少卿。所斷之獄。號稱平允。孝閔帝踐阼。進爵為侯。增邑并前八百戶。除小戴師下大夫。使北豫州。迎司馬消難。還授使持節。蒙州諸軍事。蒙州刺史。先是蠻左等多受齊假署。數為亂逆。敷推誠布信。隨方慰撫。蠻左等感之。相率歸附。敷乃送其首四十餘人。赴闕。請因齊所假而授之。諸蠻等愈更感悅。州境獲寧。特降璽書。勞問。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保定中。徵為司中大夫。夷夏吏民。及荊州總管長孫儉。並表請留之。時議欲東討。將委敷以舟艦轉輸之事。故弗許焉。陳公純鎮陝西。以敷為總管長史。

五年。轉司中大夫。軍器副監。數明習吏事。所在以勤察著名。每歲奏課。居最。累獲優賞。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天和六年。出為汾州諸軍事。汾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五百戶。齊將段孝先率眾五萬來寇。梯衝地道。晝夜攻城。敷親當矢石。隨事捍禦。拒守累旬。孝先攻之愈急。時城中兵不滿二千。戰死者已十四五。糧儲又盡。公私窮蹙。齊公憲總兵赴救。憚孝先不敢進軍。敷知

必陷沒。乃召其眾謂之曰。吾與卿等俱在邊鎮。實願同心戮力。破賊全城。但疆寇四面攻圍日久。吾等糧食已盡。救援斷絕。守死窮城。非丈夫也。今勝兵之士。猶數百人。欲突圍出戰。死生一決。儻或得免。猶冀生還。受罪闕庭。孰與死於寇乎。吾計決矣。於諸君意何如。眾咸涕泣從命。敷乃率見兵夜出。擊殺齊軍數十人。齊軍眾稍却。俄而孝先率諸軍盡銳圍之。敷殊死戰。矢盡。為孝先所擒。齊人方欲任用之。敷不為之屈。遂以憂懼卒於鄴。高祖平齊。贈使持節。大將軍。淮廣復三州諸軍事。三州刺史。諡曰忠壯。葬於華陰舊塋。子素。有文武材略。大象末。上柱國。清河郡公。

史臣曰。自三方鼎峙。羣雄競逐。俊能馳騫。各吠非主。爭奮厲其智勇。思赴蹈於仁義。臨危不顧。前哲所難。趙善等或行彰於孝友。或誠顯於忠概。咸躬志力。俱徇功名。兵凶戰危。城孤援絕。楊敷趙善。類龐德之勢窮。元定裴寬。同黃權之無路。王旅不振。非其罪也。敷少而慷慨。終能立節。仁而有勇。其最優乎。楊擲屣有奇功。扭於數勝。輕敵無備。兵破身囚。未能遠謀。良可嗟矣。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其楊擲之謂也。

周書卷三十四

周書卷三十四考證

楊綱傳加撫軍○北史云加撫軍將軍脫將軍二字

周書卷三十四考證

唐 令 狐 德 茶 等 撰

列傳第二十七

鄭孝穆子 薛善弟 薛慎 薛珍 薛敬 薛猷 裴俠 薛端子 薛裕

鄭孝穆字道和，榮陽開封人。魏將作大匠渾之十一世孫。祖敬叔，魏潁川濮陽郡守。本邑中正。父瓊，范陽郡守。贈安東將軍、青州刺史。孝穆幼而謹厚，以清約自居。年未弱冠，涉獵經史。父叔四人，並早歿。昆季之中，孝穆居長。撫訓諸弟，有如同居。閭庭之中，怡怡如也。魏孝昌初，解褐太尉行參軍，轉司徒主簿。屬盜賊蜂起，除假節龍驤將軍，別將。屢有戰功。永安中，遷冠軍將軍，持節都督。從元天穆討平邢杲，進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太師咸陽王長史。及魏孝武西遷，從入關。除司徒左長史，領臨洮王友。賜爵永寧縣侯。大統五年，行武功郡事。遷使持節、大將軍、行岐州刺史、當州都督。在任未幾，有能名。就加通直散騎常侍。王羆時為雍州刺史，欽其善政，遣使貽書，咸相稱述。先是所部百姓久遭離亂，饑饉相仍，逃散殆盡。孝穆下車之日，戶止三千。留情綏撫，遠近咸至。數年之內，有四萬家。每歲考績，為天下最大。祖嘉之，賜書曰：知卿莅職，近畿留心，治術凋弊之俗，禮教興行，厭亂之民，襁負而至。昔郭伋政成，并部買琮，譽重冀方。以古方今，彼有慚德。於是徵拜京兆尹。十五年，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督稱藩來附，時議欲遣使，咸選行人。太祖歷觀內外，無逾孝穆者。十六年，乃假孝穆散騎常侍，持節策拜督為梁王，使還稱旨。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是年太祖總戎東討，除大丞相府右長史，封金鄉縣男。邑二百戶。軍次潼關，命孝穆與左長史長孫儉司馬楊寬尚書蘇亮諮議劉孟良等分掌眾務。仍令孝穆引接關東歸附人士，并品藻才，行而任用之。孝穆撫納銓敘，咸得其宜。大將軍達奚武率眾經略漢中，以孝穆為梁州刺史，以疾不之部。拜中書令，賜姓宇文氏。尋以疾免。孝閔帝踐阼，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為子，增邑通一千戶。晉公護為雍州牧，辟為別駕。又以疾固辭。武成二年，徵拜御伯中大夫，徙授御正。

保定三年，出為宜州刺史。轉華州刺史。五年，除虞州刺史。轉陝州刺史。頻歷數州，皆有政績。復以疾篤，屢乞骸骨，入為少司空。卒於位。時年六十。贈本官，加鄭梁北豫三州刺史。諡曰貞。子詡嗣。歷位納言，為聘陳使。後至開府，儀同三司。大將軍。邵州刺史。詡弟譯，於隋文帝有珣贊功。開皇初，又追贈孝穆大將軍。徐充等六州刺史。改諡曰文。

譯幼聰敏，涉獵羣書，尤善音樂。有名於時。世宗詔令事輔城公及高祖即位，除都督，稍遷御正。大夫，頗被顧待。東宮建，以譯為宮尹。下大夫，特被太子親愛。建德二年，為聘齊使副。及太子西征，多有失德。王軌字文孝伯等以聞。高祖大怒。宮臣親幸者，咸被譴責。譯坐除名。後例復官，仍拜吏部下大夫。宣帝嗣位，授開府，儀同大將軍。內史中大夫，封歸昌縣公。邑千戶。既以恩舊，任遇甚重。朝政機密，並得參詳。尋遷內史上大夫。進爵沛國公。上大夫之官。自譯始也。及宣帝大漸，御正下大夫劉昉，乃與譯謀，以隋公受遺輔少主。隋文帝執政，拜柱國。大丞相府長史。內史如故。尋進位上柱國。

崔謙字士遜，博陵安平人也。祖辯，魏平遠將軍。武邑郡守。父楷，散騎常侍。光祿大夫。殷州刺史。贈侍中。都督冀定相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謙幼聰敏，神彩凝然。及長，深沉有識量。歷觀經史，不持章句。志在博聞而已。每覽經國緯民之事，心常好之。未嘗不撫卷歎息。孝昌中，解褐著作佐郎。從大宰元天穆討邢杲，破之，以功授輔國將軍。太中大夫。遷平東將軍。尚書殿中郎。賀拔勝出鎮荊州，以謙為行臺左丞。勝雖居方岳之任，至於安輯夷夏，綱紀眾務，皆委謙焉。謙亦盡其智能，以相匡弼。勝有聲南州，謙之力也。及魏孝武將備齊神武之逼，乃詔勝引兵赴洛。軍至廣州，帝已西遷。勝乃遲疑，將旋所鎮。謙謂勝曰：昔周室不造，諸侯釋位。漢道中微，列藩盡節。今皇家多故，主上蒙塵。寔忠臣枕戈之時，義士立功之日也。公受方面之重，總苑葉之衆，若杖義而動，首唱勤王，天下聞風，孰不感激。誠宜順義勇之志，副遐邇之心。倍道兼行，謁帝關右。然後與宇文行臺同心協力，電討不庭。則桓文之勳，復與於茲日矣。捨此不為，中道而退，便恐人皆解體。士各有心，一失事機，後悔何及。勝不能用，而人情

果大騷動。還未至州。州民鄧誕引侯景軍奄至。勝與戰。敗績。遂將麾下數百騎南奔於梁。謙亦與勝俱行。及至梁。每乞師赴援。梁武帝雖不為出軍。而嘉勝等志節。並許其還國。乃令謙先還。且通降好。魏文帝見謙甚悅。謂之曰。卿出萬死之中。投身江外。今得生還本朝。豈非忠貞之報也。太祖素聞謙名。甚禮之。乃授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賜爵千乘縣男。及勝至。拜太師。以謙有毗輔之功。又授太師長史。大統三年。從太祖擒寶泰。戰沙苑。並有功。進爵為子。遷車騎大將軍。右光祿大夫。拜尚書右丞。謙明練時事。及居樞轄。時論以為得人。四年。從太祖解洛陽圍。仍經河橋戰。加定州大中正。瀛州刺史。十五年。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又被柳仲禮於隨郡。討平李遷哲於魏興。並有功。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直州刺史。賜姓宇文氏。魏恭帝初。轉利州刺史。謙性明悟。深曉政術。又勤於理務。民訟雖繁。未嘗有懈倦之色。吏民以是敬而愛之。時有蜀人賈晃。遷舉兵作亂。率其黨圍逼州城。謙倉卒分部。纔得千許人。便率拒戰。會梁州援兵至。遂擒晃。遷餘人乃散。謙誅其渠帥。餘並原之。旬日之間。遂得安輯。世宗初。進爵作唐縣公。保定二年。遷安州總管。隨應等十一州。甌山上明魯山三鎮諸軍事。安州刺史。四年。加大將軍。進爵武康郡公。天和元年。授江陵總管。三年。遷

荆州總管。荆浙等十四州。南陽平陽等八防諸軍事。荆州刺史。州既統攝。長俗兼夷夏。又南接陳境。東隣齊寇。謙外禦疆敵。內撫軍民。風化大行。號稱良牧。每年考績。常為天下最。屢有詔褒美焉。謙隨實拔勝之在荆州也。雖被親遇。而名位未顯。及踐其位。朝野以為榮。四年。卒於州。闔境痛惜之。乃共立祠堂。四時祭饗。子曠嗣。謙性至孝。少喪父。殆將減性。與弟就特相友愛。雖復年事並高。名位各重。所有資產。皆無私焉。其居家嚴肅。動遵禮度。曠與就子弘度等。並奉其遺訓云。曠少溫雅。仁而汎愛。釋褐中外府記室。大象末。位至開府。儀同大將軍。浙州刺史。

就本名士約。少鯁直。有節概。膂力過人。尤工騎射。釋褐領軍府錄事。轉諮議參軍。及賀拔勝出牧荆州。以就為假節冠軍將軍。防城都督。又隨勝奔梁。復自梁歸國。授衛將軍。都督。封安昌縣子。邑三百戶。從太祖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進

爵為侯。增邑八百戶。除京兆郡守。累遷帥都督。撫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都官尚書。定州大中正。改封安固縣侯。增邑三百戶。賜姓宇文氏。并賜名就焉。進爵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萬年縣公。增邑通前二千四百戶。除隴州刺史。遷總管涼甘瓜三州諸軍事。涼州刺史。就莅政疆。百姓畏之。齊王憲東征。以就為行軍長史。軍還。除使持節。崇德安義等十三防。熊和忠等三州諸軍事。崇德防主。加授大將軍。改封安平縣公。建德四年卒。時年六十四。贈鄜延丹綏長五州刺史。諡曰壯子。弘度。猛毅有父風。大象末。上柱國武鄉郡公。

崔猷。字宣猷。博陵安平人。漢尚書寔之十二世孫也。祖挺。魏光州刺史。泰昌縣子。贈輔國將軍。幽州刺史。諡曰景父。孝芬。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兼吏部尚書。為齊神武所害。猷少好學。風度閑雅。性鯁正。有軍國籌略。釋褐員外散騎侍郎。領大行臺郎中。尋為吏部尚書。李神僧所薦。拜通直散騎侍郎。攝尚書。駕部郎中。普泰初。除征虜將軍。司徒從事中郎。既遭家難。遂間行入關。及謁魏孝武。哀動左右。帝為之改容。既退。帝目送之曰。忠孝之道。萃此一門。即以本官奏門下事。大統初。兼給事黃門侍郎。封平原縣伯。邑八百戶。二年。除正黃門。加中軍將軍。擒寶泰。復弘農。破沙苑。猷常以本官從軍。典文翰。五年。除司徒左長史。加驃騎將軍。時太廟初成。四時祭祀。猶設俳優角抵之戲。其郊廟祭官。多有假兼猷。屢上疏諫。書奏。並納焉。遷京兆尹。時婚姻禮廢。嫁娶之辰。多舉音樂。又廛里富室。衣服奢淫。乃有織成文繡者。猷又請禁斷。事亦施行。與盧辯等。抄修六官。十二年。除大都督。驃騎將軍。浙州刺史。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十四年。侯景據河南歸款。遣行臺王思政赴之。太祖與思政書曰。崔宣猷。智略明瞻。有應變之才。若有所疑。宜與量其可。不思政初。領兵襲城。後欲於頴川。為行臺治所。遣使人魏仲泰。啓陳之。并致書於猷。論將移之意。猷復書曰。夫兵者。務在先聲後實。故能百戰百勝。以弱為強也。但襄城控帶京洛。寔當今之要地。如有動靜。易相應接。頴川既隣寇境。又無山川之固。賊若充斥。徑至城下。輒以愚情。權其利害。莫若頓兵襲城。為行臺治所。頴川置州。遣郭賢鎮守。則表裏膠固。人心易安。縱

莫若頓兵襲城。為行臺治所。頴川置州。遣郭賢鎮守。則表裏膠固。人心易安。縱

有不虞，豈能爲患。仲見太祖，具以啓聞。太祖卽遣仲還，令依猷之策。思政重啓，求與朝廷立約。賊若水攻乞一周，爲斷。陸攻請三歲爲期，限內有事，不煩赴援。過此以往，惟朝廷所裁。太祖以思政既親其事，兼復固請，遂許之。及潁川沒後，太祖深追悔焉。十六年，以疾去職。屬大軍東征，太祖賜以馬輿，命隨軍與之。議十七年，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本州大中正，賜姓宇文氏。魏恭帝元年，太祖欲開梁漢舊路，乃命猷督儀同劉道通、陸騰等五人率衆開通車路。鑿山堙谷，五百餘里。至于梁州，卽以猷爲都督梁利等十二州。白馬儻城二防諸軍事，梁州刺史。及太祖崩，始利沙與等諸州阻兵爲逆，信令開楚四州亦叛。唯梁州境內，民無貳心。利州刺史崔謙請援猷遣兵六千赴之。信州糧盡，猷又送米四千斛。二鎮獲全。猷之力也。進爵固安縣公。邑二千戶。猷深爲晉公護所重，護乃養猷第三女爲己女，封富平公主。世宗卽位，徵拜御正中大夫。時依周禮稱天王，又不建年號。猷以爲世有澆淳，運有治亂，故帝王以之沿革。聖哲因時制宜。今天子稱王，不足以威天下。請遵秦漢稱皇帝。建年號。朝議從之。武成二年，除司會中大夫。御正如故。世宗崩，遺詔立高祖。晉公護謂猷曰：魯國公稟性寬仁，太祖諸子之中年又居長，今奉遵遺旨，胡戴爲主，君以爲何如。猷對曰：殷道尊尊，周道親親。今朝廷既遵周禮，無容輒違此義。護曰：天下事大，但恐畢公冲幼耳。猷曰：昔周公輔成王以朝諸侯，况明公親賢莫二。若行周公之事，方爲不負顧託。事雖不行，當時稱其守正，保定元年，重授總管梁利開等十四州。白馬儻城二防諸軍事，梁州刺史。尋復爲司會。天和二年，陳將華皎來附。晉公護議欲南伐，公卿莫敢正言。猷獨進曰：前歲東征，死傷過半，比雖加撫循，而瘡痍未復。近者長星爲災，乃上玄所以垂鑒誠也。誠宜修德以禳天變，豈可窮兵極武，而重其譴責哉。今陳氏保境息民，共敦隣好，無容違盟約之重。納其叛臣，與無名之師，利其土地，詳觀前載，非所聞也。護不從。其後水軍果敗，而裨將元定等遂沒江南。建德四年，出爲同州司會。六年，徵拜小司徒，加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隋文帝踐極，以猷前代舊齒，授大將軍，進爵汲郡公。增邑通前三千戶。開皇四年卒。諡曰明子仲方。字不齊。早知名。機神穎悟，文學優敏，大象末，儀同

大將軍，司玉下大夫。

裴俠字嵩和，河東解人也。祖思齊，舉秀才，拜議郎。父欣博，涉經史，魏昌樂王府司馬。西河郡守，贈晉州刺史。俠幼而聰慧，有異常童。年十三，遭父憂，哀毀有若成人。州辟主簿，舉秀才。魏正光中，解巾奉朝請，稍遷員外散騎侍郎。義陽郡守，元顥入洛，俠執其使人，焚其敕書。魏孝莊嘉之，授輕車將軍，東郡太守，帶防城別將。及魏孝武與齊神武有隙，徵河南兵以備之。俠率所部赴洛陽，授建威將軍。左中郎將。俄而孝武西遷，俠將行而妻子猶在東郡，榮陽鄭偉謂俠曰：天下方亂，未知烏之所集，何如東就妻子。徐擇木焉。俠曰：忠義之道，庸可忽乎。吾旣食人之祿，寧以妻子易圖也。遂從入關，賜爵清河伯。除丞相府士曹參軍。大統三年，領鄉兵從戰沙苑，先鋒陷陣，俠本名協，至是太祖嘉其勇決，乃曰：仁者必有勇，因命改焉。以功進爵爲侯，邑八百戶。拜行臺郎中。王思政鎮玉壁，以俠爲長史。未幾，爲齊神武所攻，神武以書招思政，思政令俠草報，辭甚壯烈。太祖善之曰：雖魯連無以加也。除河北郡守。俠躬履儉素，愛民如子。所食唯菽麥鹽菜而已。吏民莫不懷之。此郡舊制有漁獵，夫三十人以供郡守。俠曰：口腹役人，吾所不爲也。乃悉罷之。又有丁三十人供郡守役使，俠亦不以入私，並收庸直爲官市馬。歲月既積，馬遂成羣。去職之日，一無所取。民歌之曰：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爲世規矩。俠嘗與諸牧守俱謁太祖，太祖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爲天下之最。今衆中有如俠者，可與之俱立。衆皆默然。無敢應者。太祖乃厚賜俠，朝野歎服。號爲獨立君。俠又撰九世伯祖貞侯潛傳，以爲裴氏清公。自此始也。欲使後生奉而行之。宗室中知名者，咸付一通。從弟伯鳳，世彥時，並爲丞相府佐。笑曰：人生仕進，須身名並裕。清苦若此，竟欲何爲。俠曰：夫清者，莅職之本。儉者，持身之基。况我大宗，世濟其美，故能存見稱於朝廷。沒流芳於典策。今吾幸以凡庸，濫蒙殊遇，固其窮困，非慕名也。志在自修，懼辱先也。讎被嗤笑，知復何言。伯鳳等慚而退。九年，入爲大行臺郎中，居數載，出爲鄆州刺史。加儀同三司。尋轉郓州刺史。徵拜雍州別駕。孝閔帝踐阼，除司邑下大夫。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增邑通前一千六百戶。遷民部

中大夫時有姦吏主守倉儲積年隱沒至千萬者及俠在官勵精發摘數旬之內姦盜略盡轉工部中大夫有大司空掌錢物典李貴乃於府中悲泣或問其故對曰所掌官物多有費用裴公清嚴有名懼遭罪責所以泣耳俠聞之許其自首貴言隱費錢五百萬俠之肅遏姦伏皆此類也初俠嘗遇疾沉頓大司空許國公宇文貴小司空北海公申徽並來伺候俠俠所居第屋不風霜貴等還言之於帝帝矜其貧苦乃為起宅并賜良田十頃奴隸耕牛糧粟莫不備足摺紳咸以為榮武成元年卒於位贈太子少師蒲州刺史諡曰貞河北郡前功曹張回及吏民等感俠遺愛乃作頌紀其清德焉子祥性忠謹有治劇才少為成都令清不及俠斷決過之後除長安令為權貴所憚遷司倉下大夫俠之終也遂以毀卒祥弟肅貞亮有才藝天和中舉秀才拜給事中士稍遷御正大夫賜爵胡原縣子

薛端字仁直河東汾陰人也本名沙陁魏雍州刺史汾陰侯辨之六世孫代為河東著姓高祖諱秦州刺史內都坐大官涪陵公曾祖洪隆河東太守以隆兄洪阡尚魏文帝女西河公主有賜田在馮翊洪隆子麟駒徙居之遂家於馮翊之夏陽焉麟駒舉秀才拜中書博士兼主客郎中贈河東太守父英集通直散騎常侍端少有志操遭父憂居喪合禮與弟裕勵精篤學不交人事年十七司空高乾辟為參軍賜爵汾陰縣男端以天下擾亂遂棄官歸鄉里魏孝武西遷太祖令大都督薛崇禮據龍門引端同行崇禮尋失守遂降東魏東魏遣行臺薛循義都督乙千貴率眾數千西度據楊氏壁端與宗親及家僮等先在壁中循義乃令其兵逼端等東度方欲濟河會日暮端密與宗室及家僮等叛之循義遣騎追端且戰且馳遂入石城柵得免柵中先有百家端與并力固守貴等數來慰喻知端無降意遂拔還河東東魏又遣其將賀蘭越南汾州刺史薛琰遠守楊氏壁端率其屬并招喻村民等多設奇以臨之懸等疑有大軍便即東遁爭船溺死者數千人端收其器械復還楊氏壁太祖遣南汾州刺史蘇景恕鎮之降書勞問徵端赴闕以為大丞相府戶曹參軍從擒賀蘭復弘農戰沙苑並有功加冠軍將軍中散大夫進爵為伯轉丞相東閣祭酒加本州大中正遷

兵部郎中改封文城縣伯加使持節平東將軍吏部郎中端性曠直每有奏請不避權貴太祖嘉之故賜名端欲令名質相副自居選曹先盡賢能難貴遊子弟才劣行薄者未嘗升擢之每啟太祖云設官分職本康時務苟非其人不如曠職太祖深然之大統十六年大軍東討柱國李弼為別道元帥妙簡首僚數日不定太祖謂弼曰為公思得一長史無過薛端弼對曰真其才也乃遣之加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轉尚書左丞仍掌選事進授吏部尚書賜姓宇文氏端久處選曹雅有人倫之鑒其所擢用咸得其才六官建拜軍司馬加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為侯孝閔帝踐阼除工部中大夫轉兵部中大夫進爵為公增邑通前一千八百戶晉公護將廢帝召羣官議之端頗有同異護不悅出為蔡州刺史為政寬惠民吏愛之尋轉基州刺史基州地接梁陳事藉鎮撫總管史軍遣司馬梁榮催令赴任蔡州父老訴榮請留端者千餘人至基州未幾卒時年四十三遺誠薄葬府州贈遺勿有所受贈本官加大將軍追封文城郡公諡曰質子曹字紹玄幼聰敏涉獵羣書雅達政事起家帥都督累遷上儀同歷司金中大夫徐州總管府長史合州刺史大象中位至開府儀同大將軍端第裕字仁友少以孝悌聞於州里初為太學生時叢中多是貴遊好學者少唯裕耽耽不倦弱冠辟丞相參軍事是時京兆韋重志安放逸不干世務裕慕其恬靜數載酒餽候之談宴終日重遂以從孫女妻之裕嘗謂親友曰大丈夫當聖明之運而無灼然文武之用為世所知雖復栖栖遑遑徒為勞苦耳至如韋居士退不丘壑進不市朝怡然守道榮辱不及何其樂也尋遭疾而卒時年四十一文章之士誅之者數人太祖傷惜之贈洛州刺史薛善字仲良河東汾陰人也祖瑚魏河東郡守父和南青州刺史善少為司空府參軍事遷儋城郡守轉鹽池郡將魏孝武西遷東魏攻河東圍秦州以善為別駕善家素富僮僕數百人兄元信仗氣豪俊每食方丈坐客恆滿絃歌不絕而善獨供已率素愛樂閑靜大統三年齊神武敗於沙苑留善族兄崇禮守河東太祖遣李弼圍之崇禮固守不下善密謂崇禮曰高氏戎車犯順致令主上播越與兄忝是衣冠緒餘荷國榮寵今大軍已臨而兄尚欲為高氏盡力若城

陷之日，送首長安。云逆賊某甲之首，死而有靈，豈不歿有餘愧，不如早歸誠款，雖未足以表奇節，庶獲全首領，而崇禮猶持疑不決，會善從弟韻妹夫高子信爲防城都督，守城南面，遣韻來詣善云：意欲應接西軍，但恐力所不制，善卽令弟濟將門生數十人與信韻等，斬關引弼軍入，時預謀者並賞五等爵，善以背逆歸順，臣子常情，豈容闔門大小，俱叨封邑，遂與弟慎並固辭不受，太祖嘉之以善爲汾陰令，善幹用彊明，一郡稱最，太守王熙美之，令善兼督六縣事，尋徵爲行臺郎中，時欲廣置屯田以供軍費，乃除司農少卿，領同州夏陽縣二十屯監，又於夏陽諸山置鐵冶，復令善爲冶監，每月役八千人，營造軍器，善親自督課，兼加慰撫，甲兵精利，而皆忘其勞苦焉，加通直散騎常侍，遷大丞相府從事中郎，追論屯田功，賜爵龍門縣子，遷黃門侍郎，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除河東郡守，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姓宇文氏，六官建，拜工部中大夫，進爵博平縣公，尋除御正中大夫，轉民部中大夫，時晉公護執政，儀同齊軌語善云：兵馬萬機，須歸天子，何因猶在權門，善白之，護乃殺軌，以善忠於己，引爲中外府司馬，遷司會中大夫，副總六府事，加授京兆尹，仍治司會，出爲隆州刺史，兼治益州總管府長史，徵拜少傅，卒於位，時年六十七，贈蒲虞勳三州刺史，高祖以善告齊軌事，諡曰繆公，子夏嗣官，至高陽守，善弟慎。

慎字佛護，好學能屬文，善草書，少與同郡裴叔逸裴諏之，柳虬范陽盧柔隴西李璨，並相友善，起家丞相府墨曹參軍，太祖於行臺省置學，取丞郎及府佐德行明敏者充生，悉令日理公務，晚就講習，先六經，後子史，又於諸生中簡德行淳懿者，侍太祖讀書，慎與李璨及隴西李伯良辛韶武功蘇衡衛郡夏侯裕安定梁曠梁禮河南長孫璋河東裴華同榮陽鄭朝等十二人，並應其選，又以慎爲學師，以知諸生課業，太祖雅好談論，并簡名僧深識玄宗者一百人，於第內講說，又命慎等十二人兼學佛義，使內外俱通，由是四方競爲大乘之學，數年，復以慎爲宜都公侍讀，轉丞相府記室，魏東宮建，除太子舍人，遷庶子，仍領舍人，加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轉禮部郎中，六官建，拜膳部下大夫，慎兄善，又任工部，並居清顯，時人榮之，孝閔帝踐阼，除御正下大夫，進車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封淮南縣子，邑八百戶，歷師氏御伯中大夫，保定初，出爲湖州刺史，州界既雜蠻左，恆以劫掠爲務，慎乃集諸豪帥，具宣朝旨，仍令首領每月一參，或須言事者，不限時節，慎每引見，必殷勤勸誠，及賜酒食，一年之間，翕然從化，諸蠻乃相謂曰：今日始知刺史真民父母也，莫不欣悅，自是徭負而至者，千有餘戶，蠻俗婚娶之後，父母雖在，卽與別居，慎謂守令曰：牧守令長，是化民者也，豈有其子娶妻，便與父母離析，非唯氓俗之失，亦是牧守之罪，慎乃親自誘導，示以孝慈，并遣守令，各喻所部，有數戶蠻別居數年，遂還侍養，及行得果膳，歸奉父母，慎感其從善之速，具以狀聞，有詔蠲其賦役，於是風化大行，有同華俗，尋入爲蕃部中大夫，以疾去職，卒於家，有文集，頗爲世所傳，薛善之以河東應李弼也，敬珍敬祥，亦率屬縣歸附。

敬珍，字國寶，河東蒲坂人也，漢揚州刺史韶之十世孫，父伯樂，州主簿，安邑令，珍偉容儀，有氣俠，學業騎射，俱爲當時所稱，祥卽珍從祖兄也，亦慷慨有大志，唯以交結英豪爲務，珍與之深相友愛，每同遊處，及齊神武趨沙苑，珍謂祥曰：高歡追逐，乘輿播遷，關右有識之士，孰不欲推刃於其腹中，但力未能制耳，今復稱兵內侮，將逞凶逆，此誠志士効命之日，當與兄圖之，祥聞其言，甚悅，曰：計將安出，珍曰：宇文丞相寬仁大度，有霸王之略，挾天子而令諸侯，已數年矣，觀其政刑備舉，將士用命，數雖有衆，固非其儔，况逆順理殊，將不戰而自潰矣，我若招集義勇，斷其歸路，殲賊凶徒，使隻輪不反，非直雪朝廷之恥，亦壯士封侯之業，祥深然之，遂與同郡豪右張小白樊昭賢王玄略等舉兵，數日之中，衆至萬餘，將襲歡後軍，兵未進而齊神武已敗，珍與祥邀之，多所剋獲，及李弼軍至河東，珍與小白等率騎兵南解，北解安邑，溫泉虞鄉等六縣，戶十餘萬歸附，太祖嘉之，卽拜珍平陽太守，領永寧防主，祥龍驤將軍，行臺郎中，領相里防主，並賜鼓吹，以寵異之，太祖仍執珍手曰：國家有河東之地者，卿兄弟之力，還以此地付卿，我無東顧之憂矣，久之，遷絳州刺史，以疾免，卒於家，子元約，性貞正，有識學，位至布憲中大夫，小白等既與珍歸闕，太祖嘉其立功，並任用之，後咸至郡守刺史。

史臣曰。鄭孝穆撫寧離散。幽岐多襁負之人。崔謙鎮禦邊垂。江漢流載清之詠。崔就居家理治。以嚴肅見稱。莅職當官。以猛毅為政。崔猷立朝贊務。則嘉謀屢陳。出撫宣條。則威恩具舉。裴俠忠勤奉上。廉約治身。吏不能欺。民懷其惠。薛端歷居顯要。以彊直知名。薛善任惟繁劇。以弘益流譽。並當時之良將也。而善陷齊。諂護以要權寵。易名為繆。斯不謬乎。

周書卷三十五

周書卷三十五考證

崔謙傳 崔謙字士遜 ○北史作崔士謙

薛端傳 司空高乾 ○北史作高乾邕

周書卷三十五考證

周書卷三十六

唐 令 狐 德 棻 等 撰

列傳第二十八

鄭偉 族入頂 楊纂 段永 王士良

崔彥穆 令狐整 子熙 弟休 司馬裔 子倫 裴果 劉志

鄭偉字子直，滎陽開封人也。小名閹提。魏將作大匠渾之十一世孫。祖思明，少勇悍。仕魏至直閣將軍，贈濟州刺史。父先護，亦以武勇聞。起家員外散騎侍郎。魏孝莊帝在藩，先護早自結託。及即位，歷通直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廣州刺史。賜爵平昌縣侯。元顥入洛，以禦扞之功，累遷都督二豫，鄆雍四州諸軍。征東將軍，豫州刺史。兼尚書右僕射，進爵郡公。尋入為車騎將軍，左衛將軍。及朱榮死，徐州刺史朱仲遠擁兵將入洛，詔先護以本官假驃騎將軍，大都督，率所部與行臺楊昱及都督賀拔勝同討之。勝於陣降，仲遠又聞京師不守，眾遂潰。先護奔梁，尋自梁歸。為仲遠所害。魏孝武初，贈使持節，都督青齊兗豫四州刺史。偉少個儻，有大志，每以功名自許。善騎射，膽力過人。朱氏滅後，自梁歸魏。起家通直散騎侍郎。及孝武西遷，偉亦歸鄉里，不求仕進。大統三年，河內公獨孤信既復洛陽，偉乃謂其親族曰：今嗣主中興鼎業，據有崤函，河內公親董眾軍，克復瀍洛，率土之內，孰不延首望風。況吾等世荷朝恩，家傳忠義，誠宜以此時効臣子之節，成富貴之資，豈可碌碌為懦夫之事也。於是與宗人榮業、糾合州里，建義於陳留。信宿間，眾有萬餘人，遂攻拔梁州，擒東魏刺史鹿永吉。及鎮城，令狐德、并獲陳留郡守趙季和，乃率眾來附。因是梁陳之間，相次降款。偉馳入朝，太祖與語，歎美之，拜龍驤將軍，北徐州刺史，封武陽縣伯，邑六百戶。從戰河橋，及解玉壁圍。偉常先鋒陷陣，侯景歸款，太祖命偉率所部應接之。及景後叛，偉亦全軍而還。錄前後功，除中軍將軍，滎陽郡守，加散騎常侍。大都督進爵襄城郡公，邑二千戶。加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魏恭帝二年，進位大將軍。除江陵防主，都督十五州諸軍事。偉性夤獵，不遵法度。睚眦之間，便行殺戮。朝廷以其有立義之効，每優容之。及在江陵，乃專戮副防主杞賓王，坐除名。保定

元年，詔復官爵。仍除宜州刺史。天和六年，轉華州刺史。偉前後莅職，皆以威猛為治。吏民莫敢犯禁。盜賊亦為之休止。雖無仁政，然頗以此見稱。其年卒於州。時年五十七。贈本官，加少傅。都督司豫洛相冀五州諸軍事。司州刺史。諡曰肅。偉性吃少，時嘗逐鹿於野，失之，遇牧豎而問焉。牧豎答之，其言亦吃。偉怒，謂其効已，遂射殺之。其忍暴如此。子大士嗣。偉族人頂字寧伯，少有幹用。起家員外散騎侍郎，稍遷行臺左丞。陽城陳留二郡守。與偉同謀立義，後隨偉入朝。賜爵魏昌縣伯。除太府少卿，出為扶風郡守。復為太府少卿，轉衛尉少卿。歷職內外，並有恪勤之稱。尋卒。官贈儀同三司。豫州刺史。子常字子元，頗涉學。有當官譽。歷撫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司皮下大夫。遷信東徐南兗三州刺史。以立義及累戰功，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賜爵饒陽侯。卒。贈本官，加鄆鄴陝三州諸軍事。鄆州刺史。子神符。

楊纂，廣寧人也。父安仁，魏北道都督，朔州鎮將。纂少習軍旅，慷慨有志略。尤工騎射，勇力兼人。年二十，從齊神武起兵於信都，以軍功稍遷安西將軍。武州刺史。自以功高賞薄，志懷愠憤。每數曰：大丈夫富貴何必故鄉。若以妻子撓懷，豈不沮人雄志。大統初，乃間行歸款。太祖執纂手曰：人所貴者忠義也，所懼者危亡也。其能不憚危亡，蹈茲忠義者，今方見之於卿耳。即授征南將軍，大都督，封永興縣侯，邑八百戶。加通直散騎常侍。從太祖解洛陽圍，經河橋，邙山之戰，纂每先登軍中，咸推其敢勇。累遷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為公。增邑通前一千戶。賜姓莫胡盧氏。俄授岐州刺史。孝閔帝踐阼，進爵宋熙郡公。保定元年，進位大將軍，改封隴東郡公。除隴州刺史。三年，從隋公楊忠東伐，至并州而還。天和六年，進授柱國大將軍，轉華州刺史。纂性質樸，又不識文字。前後莅職，但推誠信而已。吏以其忠恕，頗亦懷之。尋卒於州。時年六十七。子睿嗣。位至上柱國，漁陽郡公。段永字永賓，其先遼西石城人。晉幽州刺史匹磾之後也。曾祖懷，任魏黃龍鎮將。因徙高陸之河陽焉。永幼有志操，閭里稱之。魏正光末，六鎮擾亂，遂攜老幼避地中山。後赴洛陽，拜殿中將軍。稍遷平東將軍，封沃陽縣伯，邑五百戶。青州

人崔社客舉兵反。承討平之。進爵為侯。除左光祿大夫。時有賊魁元伯生率數百騎。西自崎潼東至鞏洛。屠陷塢壁。所在為患。魏孝武遣京畿大都督匹婁昭討之。昭請以五千人。行。承進曰。此賊既無城柵。唯以寇抄為資。安則蟻聚。窮則鳥散。取之在速。不在衆也。若星馳電發。出其不虞。精騎五百。自足平殄。若徵兵而後往。彼必遠竄。雖有大衆。無所用之。帝然其計。於是命承代昭。以五百騎討之。承規知所在。倍道兼進。遂破平之。帝西遷。承時不及從。大統初。乃結宗人潛謀歸款。密與都督趙業等。襲斬西中郎將慕容頤和。傳首京師。以功別封昌平縣子。邑三百戶。除北徐州刺史。從擒寶泰。復弘農。破沙苑。並有戰功。進爵為公。河橋之役。承力戰先登。授南汾州刺史。累遷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姓爾綿氏。魏廢帝元年。授恆州刺史。于時朝貴多其部人。謁承之曰。冠蓋盈路。當時榮之。孝閔帝踐阼。進爵廣城郡公。轉文州刺史。入為工部中大夫。遷軍司馬。保定四年。拜大將軍。承歷任內外。所在頗有聲稱。輕財好士。朝野以此重焉。前後累增凡三千九百戶。天和四年。授小司寇。尋為右二軍總管。率兵北道。講武。遇疾卒於賀葛城。年六十八。喪還。高祖親臨。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同華等五州刺史。諡曰基。子爰嗣。官至儀同三司。兵部下大夫。

王士良。字君明。其先太原晉陽人也。後因晉亂。避地涼州。魏太武平沮渠氏。曾祖景仁。歸魏為燉煌鎮將。祖公禮。平城鎮司馬。因家於代。父延蘭。陵郡守。士良少修謹。不妄交遊。魏建明初。余朱仲遠。啓為府參軍事。歷大行臺郎中。諫議大夫。封石門縣男。邑二百戶。後與紇豆陵步藩交戰。軍敗。為步藩所擒。遂居河右。偽行臺紇豆陵伊利。欽其才。擢授右丞。妻以孫女。士良既為姻好。便得盡言。遂曉以禍福。伊利等並即歸附。朝廷嘉之。太昌初。進爵晉陽縣子。邑四百戶。尋進爵琅邪縣侯。授太中大夫。右將軍。出為殷州車騎府司馬。東魏徙鄴之後。置京畿府。專典兵馬。時齊文襄為大都督。以士良為司馬。領外兵參軍。尋遷長史。加安西將軍。徙封行臺縣侯。增邑七百戶。武定初。除行臺左中兵郎中。又轉大將軍府屬。從事中郎。仍攝外兵事。王思政鎮潁川。齊文襄率衆攻之。授士良大將

臺石丞。加鎮西將軍。增邑一千戶。進爵為公。令輔其弟演於并州。居守。齊文宣即位。入為給事黃門侍郎。領中書舍人。仍總知并州兵馬事。加征西將軍。別封新豐縣子。邑三百戶。俄除驃騎將軍。尚書吏部郎中。齊文宣自晉陽赴鄴。宮復以士良為尚書。左丞。統留後事。仍遷御史中丞。轉七兵尚書。未幾。入為侍中。轉殿中尚書。頃之。復為侍中。除吏部尚書。士良頭首固讓。文宣不許。久之。還為侍中。又攝度支五兵二曹尚書。士良少孤。事繼母梁氏。以孝聞。及卒。居喪合禮。文宣尋起令視事。士良屢表陳誠。再三不許。方應命。文宣見其毀瘠。乃許之。因此臥疾歷年。文宣每自臨視疾。愈。除滄州刺史。乾明初。徵還鄴。授儀同三司。孝昭即位。遣三道使搜揚人物。士良與尚書令趙郡王高歡。太常卿崔昂。分行郡國。但有一介之善者。無不以聞。齊武成初。除太子少傅。少師。復除侍中。轉太常卿。尋加開府儀同三司。出為豫州道行臺。豫州刺史。保定四年。晉公護東伐。權景宣以山南兵圍豫州。士良舉城降。授大將軍。小司徒。賜爵廣昌郡公。尋除荊州總管。行荊州刺史。復入為小司徒。俄除鄜州刺史。轉金州總管。七州諸軍事。金州刺史。建德六年。授并州刺史。士良去鄉既久。忽臨本州。蒼舊故人。猶有存者。遠近咸以為榮。加授上大將軍。以老疾乞骸骨。優詔許之。隋開皇元年卒。時年八十二。子德衡。大象末。儀同大將軍。

崔彥穆。字彥穆。清河東武城人也。魏司空安陽侯林之九世孫。曾祖顓。魏平東府諮議。祖蔚。遣從兄司徒浩之難。南奔江左。任宋為給事黃門侍郎。汝南義陽二郡守。延興初。復歸於魏。拜潁川郡守。因家焉。後終於鄆州刺史。父稚。篤志經史。不以世事嬰心。起家秘書郎。稍遷永昌郡守。隋開皇初。以獻后外曾祖。追贈上開府儀同三司。新州刺史。彥穆幼明悟。神彩卓然。年十五。與河間邢子才。京兆韋孝寬。俱入中書學。偏相友愛。伏膺儒業。為時輩所稱。魏吏部尚書龍西李神儻。有知人之鑒。見而歎曰。王佐才也。永安末。除司徒府參軍事。轉記室。遷大司馬。從事中郎。魏孝武西遷。彥穆時不得從。大統三年。乃與兄彥珍於成。舉舉義。因攻拔榮陽。擒東魏郡守蘇淑。仍與鄆郡王元洪。威。攻潁川。斬其刺史李景道。孝武嘉之。拜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榮陽郡守。四年。兼行右民郎中。潁川

邑中正賜爵千乘縣侯十四年加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司農卿時軍國草創衆務殷繁太祖乃詔彥穆入幕府兼掌文翰及于謹平江陵彥穆以本官從平之世宗初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俄拜安州總管十一州諸軍事安州刺史入爲御正中大夫陳氏請敦鄰好詔彥穆使焉彥穆風韻閑曠器度方雅善玄言解談諳甚爲江陵所稱轉民部中大夫進爵爲公天和二年復爲使主聘於齊使還除金州總管七州諸軍事金州刺史進位大將軍尋徵拜小司徒大象二年宣帝崩隋文帝輔政三方兵起以彥穆爲行軍總管率兵與襄州總管王誼討司馬消難軍次荊州彥穆疑荊州總管獨孤永業有異志遂收而戮之及事平隋文帝徵王誼入朝即以彥穆爲襄州總管六州諸軍事襄州刺史加授上大將軍進爵東郡公邑二千戶頃之永業家自理得雪彥穆坐除名尋復官爵隋開皇元年卒子君綽嗣君綽性夷簡博覽經史有父風大象末丞相府賓曹參軍君綽弟君肅解巾爲道王侍讀大象末賴川郡守

令狐整字延保燉煌人也本名延世爲西土冠冕曾祖嗣祖詔安並官至郡守咸爲良二千石父虬早以名德著聞歷瓜州司馬燉煌郡守鄆州刺史封長城縣子大統末卒於家太祖傷悼之遣使者監護喪事又勅鄉人爲營墳贈龍驤將軍瓜州刺史整幼聰敏深沉有識量學藝騎射並爲河右所推刺史魏東陽王元榮辟整爲主簿加盪寇將軍整進趨詳雅對揚辨暢謁見之際州府傾目榮器整德望嘗謂僚屬曰令狐延保西州令望方城重器豈州郡之職所可繫維但一日千里必基武步寡人當委以庶務書諾而已頃之魏孝武西遷河右擾亂榮仗整防扞州境獲寧及鄧彥竊瓜州拒不受代整與開府張穆等密應使者申徵執彥送京師太祖嘉其中節表爲都督尋而城民張保又殺刺史成慶與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構逆規據河西晉昌人呂興等復害郡守郭肆以郡應保初保等將圖爲亂慮整守義不從既殺成慶因欲及整以整人之望也復恐其下叛之遂不敢害雖外加禮敬內其忌整整亦僞若親附而密欲圖之陰令所親說保曰君與仲和結爲唇齒今東軍漸逼涼州彼勢孤危恐不能

敵若或摧頽則禍及此土宜分遣銳師星言救援二州合勢則東軍可圖然後保境息人計之上者保然之而未知所任整又令說保曰歷觀成敗在於任使所擇不善旋致傾危令狐延保兼資文武才堪統御若使爲將莫不濟矣保納其計具以整父兄等並在城中弗之疑也遂令整行整至玉門郡召集豪傑說保罪逆馳還襲之先定晉昌斬呂興進軍擊保州人素服整威名並棄保來附保遂奔吐谷渾衆議推整爲刺史整曰本以張保肆逆毒害無辜闔州之人俱陷不義今者同心戮力務在除兇若其自相推薦復恐効尤致禍於是乃推波斯使主張道義行州事具以狀聞詔以申徵爲刺史徵整赴闕授晉昌郡守封驥武縣男邑二百戶太祖謂整曰卿少懷英略早建殊勳今者官位未足酬賞方當與卿共平天下同取富貴遂立爲瓜州義首仍除持節撫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大都督整以國難未寧常願舉宗効力遂率鄉親二千餘人入朝隨軍征討整善於撫馭躬同豐約是以人衆並忘羈旅盡其力用遷使持節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太祖常從容謂整曰卿遠祖立忠而去卿今立忠而來可謂積善餘慶世濟其美者也整遠祖漢建威將軍邁不爲王莽屈其子稱避地河右故太祖稱之云尋除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太祖又謂整曰卿勳同婁項義等骨肉立身敦雅可以範人遂賜姓宇文氏并賜名整焉宗人二百餘戶並列屬籍孝閔帝踐阼拜司憲中大夫處法平允爲當時所稱進爵彭陽縣公增邑一千戶初梁興州刺史席固以州來附太祖以固爲豐州刺史固莅職既久猶習梁法凡所施爲多虧治典朝議密欲代之而難其選遂令整權鎮豐州委以代固之略整廣布感恩傾身撫接數月之間化洽州府於是除整豐州刺史以固爲湖州豐州舊治不居人民賦役參集勞逸不均整請移治武當詔可其奏獎勵撫導遷者如歸旬月之間城府周備固之遷也其部曲多願留爲整左右整諭以朝制弗之許也流涕而去及整秩滿代至民吏戀之老幼送整遠近畢集數日停留方得出界其得人心如此拜御正中大夫出爲中華郡守轉同州司會遷始州刺史整雅識情僞尤明政術恭謹廉慎常懼盈滿故歷居內外所在見稱天和六年進位大將軍增邑通前二千一百戶晉公

護之初執政也。欲委整以腹心，整辭不敢當。頗近其意，護以此疎之。及護誅，附會者咸伏法，而整獨保全。時人稱其先覺。建德二年卒。時年六十一。贈本官，加鄜宜豳鹽四州諸軍事，鄜州刺史。諡曰襄子。熙嗣，熙字長熙，性方雅，有度量。雖在私室，容止儼然。非一時賢俊，未嘗與之遊處。善騎射，解音律，涉羣書。尤明三禮。累遷居職任，並有能名。大象中，位至吏部中大夫。儀同大將軍，整弟休幼聰敏，有文武材，起家太學生。後與整同起兵，逐張保，授都督。累遷大都督，樂安郡守。入為中府樂曹參軍。時諸功臣多為本州刺史，晉公護謂整曰：「以公勳望，應得本州。但朝廷藉公委任，無容遠出。」然公門之內，須有衣錦之榮，乃以休為燉煌郡守。在郡十餘年，甚有政績。進位儀同三司，遷合州刺史，尋卒官。

司馬裔，字遵胤，河內溫人也。晉宣帝弟太常胤之後，曾祖楚之，屬宋武帝。誅晉氏，咸屬避難歸魏。位至使持節，侍中，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朔州刺史。封琅邪王。裔少孤，有志操。州郡辟召，並不應命。起家司徒府參軍事。後以軍功，授中堅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及魏孝武西遷，裔時在鄴，潛歸鄉里，志在立功。大統三年，大軍復弘農，乃於溫城起義，遣使送款與東魏。魏將高永洛、王陵等晝夜交戰，衆寡不敵，義徒死傷過半。及大軍東征，裔率所部從戰河橋，又別攻懷縣，獲其將吳輔叔。自此頻與東魏交戰，每有克獲。六年，授河內郡守，尋加持節，平東將軍。北徐州刺史。八年，率其義衆入朝。太祖嘉之，特蒙賞勞。頃之，河內有四千餘家歸附，並裔之鄉舊。乃授前將軍。太中大夫，領河內郡守，令安集流民。十三年，攻拔東魏平齊柳泉、蓼塢三城，獲其鎮將李熙之，加授都督。十五年，太祖令山東立義諸將等，能率衆入關者，並加重賞。裔領戶千室先至。太祖欲以封裔，裔固辭曰：「立義之士，辭鄉里，捐親戚，遠歸皇化者，皆是誠心。內發，豈裔能率之乎？今以封裔，便是賣義士以求榮，非所願也。」太祖善而從之。授帥都督，拜其妻元為襄城郡公主。十六年，大軍東伐，裔請為前鋒，遂入建州，破東魏將劉雅與拔其五城。魏廢帝元年，徵裔，令以本兵鎮漢中，除白馬城主，帶華陽郡守。加授撫軍將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二年，轉鎮宋熙郡。尋率所部兵從尉遲迥伐蜀，與叱羅協破叛兵趙雄傑於槐林，平鄧肅於梓潼，以功賜爵龍門縣子，行蒲

州刺史。尋行新城郡事。魏恭帝元年，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本郡中正。孝閔帝踐阼，除巴州刺史。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琅邪縣伯，邑五百戶。保定二年，入為御伯中大夫，增邑通前一千五百戶。四年，轉御正中大夫。進爵為公。大軍東討，裔率義兵，與少師楊綱守軹關。即授懷州刺史，東道慰勞大使。五年，轉始州刺史。天和初，信州蠻酋冉令賢等反，連結二千餘里，裔隨上庸公陸騰討之。裔自開州道入，先遣使宣示禍福。蠻酋冉三公等三十餘城皆來降附。進次雙城，蠻酋向寶勝等率其種落，據險自固。向天王之徒為其外援。裔晝夜攻圍，腹背受敵。自春至秋，五十餘戰，寶勝糧仗俱竭，力屈乃降。時尚有龍東一城未下，尋亦拔之。又獲賊帥冉西梨、向天王等，出師再著，羣蠻率服。拜信州刺史。五年，遷潼州刺史。六年，徵拜大將軍，除西寧州刺史。未及之部，卒於京師。裔性清約，不事生業，所得俸祿，並散之親戚。身死之日，家無餘財。宅宇卑陋，喪庭無所有。詔為起祠堂焉。贈大將軍，加懷邵汾晉四州刺史。諡曰定子。儀嗣，儀字道遷，少敢勇，未弱冠便從戎旅。保定四年，隨少師楊攔東征，與齊人交戰，攔為敵所擒，儀力戰得免。天和二年，授右侍上士，加都督。進大都督。從大軍攻晉州，以功授使持節，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又從平并，鄴除樂安郡守。後更論晉州及平齊勳，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遷兗州刺史。未之部而卒。贈本官，加豫州刺史。諡曰惠子。運嗣。

裴果，字戎昭，河東聞喜人也。祖思賢，魏青州刺史。父遵齊州刺史。果少慷慨，有志略。魏太昌初，起家前將軍，乾河軍主。除陽平郡丞。太祖曾使并州，與果相遇。果知非常人，密託附焉。永安末，盜賊蜂起，果從軍征討，乘黃驄馬，衣青袍，每先登陷陣。時人號為黃驄年少。承熙中，授河北郡守。及齊神武敗於沙苑，果乃率其宗黨歸闕。太祖嘉之，賜田宅，奴婢，牛馬，衣服，什物等。從戰河橋，解玉壁圍，並摧鋒奮擊。所向披靡。大統九年，又從戰邙山。於太祖前挺身陷陣，生擒東魏都督賀婁烏蘭，勇冠當時。人莫不歎服。以此太祖愈親待之。補帳內都督。遷平東將軍。後從開府楊忠平隨郡安陸，以功加大都督。除正平郡守。正平，果本郡也。以威猛為政，百姓畏之。盜賊亦為之屏息。遷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

騎常侍司農卿。又從大將軍尉遲迥伐蜀。果率所部爲前軍。開劍閣。破李慶保。降楊乾運。皆有功。魏廢帝二年。授龍州刺史。封冠軍縣侯。邑五百戶。俄而州民張道李祐。驅率百姓圍逼州城。時糧仗皆闕。兵士又寡。果設方略以拒之。賊便退。走於是出兵追擊。累戰破之。旬月之間。州境清晏。轉陵州刺史。孝閔帝踐阼。除隆州刺史。加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增邑一千戶。武成末。轉眉州刺史。保定五年。授復州刺史。果性嚴猛。能斷決。每抑挫豪右。申理屈滯。歷牧數州。號爲稱職。天和二年卒於位。贈本官。加絳晉建三州刺史。諡曰質子。孝仁嗣。孝仁幼聰敏。涉獵經史。有譽於時。起家舍人。上士。累遷大都督。儀同三司。出爲長寧鎮將。扞禦齊人。甚有威邊之略。建德末。遷建州刺史。轉譙州刺史。大象末。又遷亳州刺史。鄭偉等之以梁州歸款。時劉志亦以廣州來附。志。弘農華陰人。本名思。漢太尉寬之十世孫也。高祖隆。宋武帝平姚泓。以宗室首望。召拜馮翊郡守。後屬赫連氏入寇。避地河洛。因家于汝穎。祖善。魏大安中。舉秀才。拜中書博士。後至弘農郡守。北雍州刺史。父瓌。汝南郡守。贈徐州刺史。志少好學。博涉羣書。植性方重。兼有武略。魏正光中。以明經徵拜國子助教。除行臺郎中。永安初。加宣威將軍。給事中。二年。轉東中郎府司馬。征虜將軍。永熙二年。除安北將軍。銀青光祿大夫。廣州別駕。三年。齊神武舉兵入洛。魏孝武西遷。志據城不從東魏。潛遣間使奉表長安。魏孝武嘉之。授_{字缺}長史。襄城郡守。後齊神武遣兵攻圍。志力屈城陷。潛避得免。大統三年。太祖遣領軍將軍獨孤信復洛陽。志亂合義徒。舉廣州歸國。拜大丞相府墨曹參軍。封華陰縣男。邑二百戶。加大都督。撫軍將軍。轉中外府屬。遷國子祭酒。世宗出牧宜州。太祖以志爲幕府司錄。世宗雅愛儒學。特欽重之。事無大小。咸委於志。志亦忠恕謹慎。甚得匡贊之體。太祖嘉之。嘗謂之曰。卿之所爲。每會吾志。於是遂賜名志焉。仍於宜州賜田宅。令徙居之。世宗遷葭岐州。又令志以本官翊從。及世宗卽位。除右金紫光祿大夫。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武鄉縣公。增邑通前一千戶。仍賜姓宇文氏。高祖時爲魯公。詔又以志爲其府司馬。高祖嗣位。進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拜刑部中大夫。志執法平允。甚得時譽。運芻界內數有羣盜。攻

劫行旅。郡縣不能制。乃以志爲延壽郡守以督之。志示以恩信。羣盜相率請罪。志表陳其狀。詔並免之。自是郡界肅清。寇盜屏息。遷使持節。成州諸軍事。成州刺史。政存寬恕。民吏愛之。天和五年卒。贈大將軍。揚州刺史。諡曰文。子明嗣。子明弘雅。有父風。歷官右侍上士。大都督。絳州別駕。隋文帝踐極。除行臺郎中。順陽郡守。子明弟子陵。司右中士。帥都督。涼州別駕。隋開皇初。拜姑臧郡守。尋加儀同三司。歷衛州蔚州長史。幽州總管府長史。史臣曰。昔陽貨外叛。庶其竊邑。而春秋譏之。韓信背項。陳平歸漢。而史遷美之。蓋以運屬既安。君道已著。則徇利忘德者罪也。時逢擾攘。臣禮未備。則轉禍爲福者可也。鄭偉崔彥穆等之在山東。並以不羈之才。還回於鷲雀。終能翻然豹變。自致龜組。其知機之士歟。王士良之任于齊。班職上卿。出爲牧伯。而臨危苟免。失忠與義。其背叛之徒歟。令狐整器幹確然。雅望重於河右。處州里則勳著方隅。升朝廷則績宣中外。而畏避權寵。克保終吉。不如是亦何以立聲名。取高位乎。

周書卷三十六

唐 令 狐 德 茶 等 撰

列傳第二十九

寇備 韓襄 趙肅 徐招 張軌

李彥 郭彥 裴文學 高實 秦九

寇備字祖備上谷昌平人也祖讚魏南雍州刺史父臻安遠將軍鄆州刺史備性寬雅幼有識量好學強記兄祖訓祖禮及備並有志行閨門雍睦白首同居父亡雖久而猶於平生所處堂宇備設帷帳几杖以時節列拜垂涕陳薦若宗廟焉吉凶之事必先啓告遠行往返亦如之性又廉恕不以財利爲心家人曾賣物與人而剩得絹五匹備於後知之乃曰惡木之陰不可暫息盜泉之水無容快飲得財失行吾所不取遂訪主還之其雅志如此以選爲魏孝文帝挽郎除奉朝請大乘賊起燕齊擾亂備參護軍事東討以功授員外散騎侍郎遷尙書左民郎中以母憂不拜正光三年拜輕騎將軍遷揚烈將軍司空府功曹參軍轉主簿時靈太后臨朝減食祿官十分之一造承寧佛寺令備典之資費巨萬主吏不能欺隱寺成又極壯麗靈太后嘉之除左軍將軍孝昌中朝議以國用不足乃置鹽池都將秩比上郡前後居職者多有侵隱乃以備爲之加龍驤將軍仍主簿永安初華州民史底與司徒楊椿訟田長史以下以椿勢貴皆言椿直欲以田給椿備曰史底窮民楊公橫奪其地若欲損不足以給有餘見使雷同未敢聞命遂以地還史底孝莊帝後知之嘉備守正不撓即拜司馬賜帛百匹其附椿者咸譴責焉二年出爲左將軍涼州刺史民俗荒獷多爲盜賊備乃令郡縣立庠序勸其耕桑教以禮讓數年之中風俗頓革梁遣其將曹琰之鎮魏興繼日版築琰之屢擾疆場邊人患之備遣長史杜休道率兵攻克其城并擒琰之琰之即梁大將軍景宗之季弟也於是梁人憚焉屬魏室多故州又僻遠梁人知無外援遂遣大兵頓魏興志圖攻取備撫勵將士人思効命梁人知其得衆心也弗之敢逼備在州清苦不治產業秩滿其子等並徒步而還吏人送備留連於道久之乃得出境大統二年東魏授備洛州刺史備因此乃謀

歸闕五年將家及親屬四百餘口入關拜秘書監時軍國草創墳典散逸備始選置令史抄集經籍四部羣書稍得周備加鎮東將軍封西安縣男邑二百戶十七年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備以年老乞骸骨太祖弗許遂稱疾篤不復朝魏恭帝三年賜姓若口引氏孝閔帝踐阼進爵爲子增邑五百戶武成元年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增邑并前二千戶備年齒雖邁而志識未衰教授子孫必先禮典世宗尙儒重道特欽賞之數加恩錫思與相見備不得已乃入朝世宗與同席而坐因顧訪洛陽故事備身長八尺鬚髮皓然容止端詳音韻清朗帝與之談論不覺屢爲前膝及備辭還帝親執其手曰公年德俱尊朕所欽尙乞言之事所望於公宜數相見以慰虛想以御與令於帝前乘出顧謂左右曰如此之事唯積善者可以致之何止見重於今亦將傳之萬古時人咸以爲榮保定三年卒時年八十高祖數惜之贈本官加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諡曰元備篤於仁義期功之有孤者衣食豐約俱與之同少爲司徒崔光所知光命其子勵與備結友備每造光常清言移日小宗伯盧辯以備業行俱崇待以師友之禮每有閑暇輒詣備謙語彌日恒謂人曰不見西安君煩憂不遺其爲通人所敬重如此子奉位至儀同三司大將軍順陽郡守洵州刺史昌國縣公奉弟顯少好學最知名居喪哀毀歷官儀同大將軍掌朝布憲典祀下大夫小納言蔭澤郡公

韓襄字弘業其先潁川潁陽人也徙居昌黎祖瓌魏鎮西將軍平涼郡守安定郡公父演征虜將軍中散大夫恆州刺史襄少有志尙好學而不守章句其師怪而問之對曰文字之間常奉訓誘至於商較異同請從所好師因此大奇之及長涉獵經史深沉有遠略魏建明中起家奉朝請加彊弩將軍遷太中大夫屬魏室喪亂襄避地於夏州時太祖爲刺史素聞其名特以客禮及賀拔岳爲侯莫陳悅所害諸將遣使迎太祖太祖問以去留之計襄曰方今王室凌遲海內鼎沸使君天資英武恩結士心賀拔公奄及於難物情危駭寇洛自知庸懦委身而託使君若總兵權據有關中之地此天授也何疑乎且侯莫陳悅亂常速禍乃不乘勝進取平涼反自遁逃屯營洛水斯乃井中蛙耳使君往必擒之

不世之勳。在斯一舉。時者難得而易失。誠願使君圖之。太祖納焉。太祖為丞相。引襄為錄事參軍。賜姓侯。呂陵氏。大統初。遷行臺左丞。賜爵三水縣伯。尋轉丞相府屬。加中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二年。梁人北寇商洛。東魏復侵樊鄧。於是以為襄為鎮南將軍。丞相府從事中郎。出鎮浙鄜。居二年。徵拜丞相府司馬。進爵為侯。出為北雍州刺史。加衛大將軍。州帶北山。多有盜賊。襄密訪之。並豪右所為也。而陽不知。厚加禮遇。謂之曰。刺史起自書生。安知督盜。所賴卿等共分之憂耳。乃悉詔築黠少年。素為鄉里患者。署為主帥。分其地界。有盜發而不獲者。以故縱論。於是諸被署者。莫不惶懼。皆首伏曰。前盜發者。並某等為之。所有徒侶。皆列其姓名。或亡命隱匿者。亦悉言其所在。襄乃取盜名簿藏之。因大勝州門曰。自知行盜者。可急來首。即除其罪。盡今月不首者。顯戮其身。籍沒妻子。以賞前首者。旬日之間。諸盜咸悉。盡取名簿勘之。一無差異。並原其罪。許以自新。由是羣盜屏息。入為給事黃門侍郎。九年。遷侍中。十二年。除都督。西涼州刺史。羌胡之俗。輕貧弱。尚豪富。豪富之家。侵漁小民。同於僕隸。故貧者日削。豪者益富。襄乃悉募貧人以充兵士。優復其家。蠲免徭賦。又調富人財物以振給之。每西域商貨至。又先盡貧者市之。於是貧富漸均。戶口殷實。十六年。加大都督涼州諸軍事。魏廢帝元年。轉會州刺史。二年。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為公。武成三年。徵拜御伯中大夫。保定二年。轉司會。三年。出為汾州刺史。州界北接太原。當千里。徑先是齊寇數入。民廢耕桑。前後刺史。莫能防扞。襄至。適會寇來。襄乃不下屬縣。人既不及設備。以故多被抄掠。齊人喜相謂曰。汾州不覺吾至。先未集兵。今者之遠。必莫能追躡我矣。由是益懈。不為營壘。襄已先勒精銳。伏北山中。分據險阻。邀其歸路。乘其衆怠。縱伏擊之。盡獲其衆。故事。獲生口者。並囚送京師。襄因是奏曰。所獲賊衆。不足為多。俘而辱之。但益其忿耳。請一切放還。以德報怨。有詔許焉。自此抄兵頗息。四年。遷河泲封三州諸軍事。河州總管。天和三年。轉鳳州刺史。尋以年老請致仕。詔許之。五年。拜少保。襄歷事三帝。以忠厚見知。高祖深相敬重。常以師道處之。每入朝見。必有詔令坐。然後始與論政事。七年卒。贈涇岐燕三州刺史。

謚曰貞。子繼伯嗣。

趙肅。字慶雍。河南洛陽人也。世居河西。及祖渠氏滅。曾祖武始歸於魏。賜爵金城侯。祖興。中書博士。父申侯。舉秀才。後軍府主簿。肅早有操行。知名於時。魏正光五年。鄭元為河南尹。辟肅為主簿。孝昌中。起家殿中侍御史。加威烈將軍。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尋除直後。轉直後。永安初。授廷尉。天平二年。轉監。後以母憂去職。起為廷尉正。以疾免。久之。授征虜將軍。中散大夫。遷左將軍。大中大夫。東魏天平初。除新安郡守。秩滿還洛。大統三年。獨孤信東討。肅率宗人為鄉導。授司州治中。轉別駕。監督糧儲。軍用不匱。太祖聞之。謂人曰。趙肅可謂洛陽主人也。七年。加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都督。仍別駕。領所部義徒。據守大塢。又兼行臺左丞。東道尉勞。九年。行華山郡事。十三年。除廷尉少卿。明年元日。當行朝禮。非有封爵者。不得預焉。肅時未有茅土。左僕射長孫儉白太祖請之。太祖乃召肅謂曰。歲初行禮。豈得使卿不預。然何為不早言也。於是令肅自選封名。肅曰。河清乃太平之應。竊所願也。於是封清河縣子。邑三百戶。十六年。除廷尉卿。加征東將軍。肅久在理官。執心平允。凡所處斷。咸得其情。廉慎自居。不營產業。時人以此稱之。十七年。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賜姓乙弗氏。先是太祖命肅撰定律律。肅積思累年。遂感心疾去職。卒於家。子正禮。齊王憲府屬。大都督。新安郡守。時有高平徐招。少好法律。發言措筆。常欲辨析秋毫。歷職內外。有當官之譽。從魏孝武入關。為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右丞。時期廷播遷。典章有闕。至於臺閣軌儀。多招所參定。論者稱之。尋遷侍中。度支尚書。大統初卒。

張軌。字元軌。濟北臨邑人也。父崇。高平令。軌少好學。志識開朗。初在洛陽。家貧。與樂安孫樹仁為莫逆之友。每易衣而出。以此見稱。永安中。隨公朱榮擊元顥。除討寇將軍。奉朝請。軌常謂所親曰。秦雍之間。必有王者。公朱氏敗後。遂杖策入關。實拔岳以軌為記室參軍。典機務。尋轉倉曹。加鎮遠將軍。時穀糴湧貴。或有請貸官倉者。軌曰。以私害公。非吾宿志。濟人之難。詎得相違。乃賣所服衣物。糴粟以賑其乏。及岳被害。太祖以軌為都督。從征侯莫陳悅。悅平。使於洛陽見。

領軍斛斯椿椿曰高歡逆謀已傳行路人情西望以日爲年未知宇文何如賀拔也軌曰宇文公文足經國武可定亂至於高歡遠度非愚管所測椿曰誠如卿言真可恃也太祖爲行臺授軌郎中魏孝武西遷除中書舍人封壽張縣子邑三百戶加左將軍濟州大中正兼著作佐郎修起居注遷給事黃門侍郎兼吏部郎中六年出爲河北郡守在郡三年聲績甚著臨人治術有循吏之美大統間宰人者多推尚之入爲丞相府從事中郎行武功郡事章武公導出鎮秦州以軌爲長史加撫軍將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魏廢帝元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二年賜姓宇文氏行南秦州事魏恭帝二年徵拜度支尚書復除隴右府長史卒於位時年五十五諡曰質軌性清素臨終之日家無餘財唯有素書數百卷子肅世宗初爲宣納上士轉中外府記室參軍中山公訓侍讀早有才名性頗輕猾時人比之魏諷卒以罪考竟終

李彥字彥士梁郡下邑人也祖先之魏淮南郡守父靜南青州刺史彥少有節操好學慕古爲鄉閭之所敬憚孝昌中解褐奉朝請加輕車將軍從魏孝武入關兼著作佐郎修起居注加軍朔將軍進號冠軍將軍中散大夫遷平東將軍大中大夫大統初除通直散騎侍郎三年拜安東將軍銀青光祿大夫太保轉太傅長史儀曹郎中左民郎中十二年省三十六曹爲十二部改授民部郎中封平陽縣子邑三百戶十五年進號中軍將軍兼尚書左丞領選部大軍東討加持節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掌留臺事魏廢帝初拜尚書左丞轉左丞彥在尚書十有五載屬軍國草創庶務殷繁留心省閑未嘗懈怠斷決如流略無疑滯臺閣莫不歎其公勤服其明察遷給事黃門侍郎仍左丞尋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賜姓宇文氏出爲鄜州刺史彥以東夏未平固辭州任詔許之拜兵部尚書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仍兼著作六官建改授軍司馬進爵爲伯彥性謙恭有禮節雖居顯要於親黨之間恂恂如也輕財重義好施愛士時論以此稱之然素多疾而勤於蒞職雖沉頓枕席猶理務不輟遂至於卒時年四十六諡曰敬彥臨終遺誡其子等曰昔人以穀木爲槽葛藟爲絨下不亂泉上不泄臭此實吾平生之志也但事既矯枉恐爲世士所譏今可斂以時服葬

於境塔之地勿用明器芻塗及儀衛等爾其念之朝廷嘉焉不奪其志子昇明嗣少歷顯職大象末太府中大夫儀同大將軍

郭彥太原陽曲人也其先從宦關右遂居馮翊父胤郡功曹靈武令彥少知名太祖臨雍州辟爲西曹書佐尋除開府儀同主簿轉司空記室大尉府屬遷虞部郎中大統十二年初選當州首望統領鄉兵除帥都督持節平東將軍以居郎官著稱封龍門縣子邑三百戶進大都督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司農卿是時岷州羌酋傍乞鐵忽與鄭五醜等寇擾西服彥從大將軍宇文貴討平之魏恭帝元年除兵部尚書仍以本兵從柱國于謹南伐江陵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增邑五百戶進爵爲伯六官建拜民部中大夫孝閔帝踐祚出爲澧州刺史蠻左生梗未遵朝憲至於賦稅違命者多聚散無恆不營農業彥勤以耕稼禁其遊獵民皆務本家有餘糧亡命之徒咸從賦役先是以澧州糧儲乏少每令荊州遞送自彥蒞職倉庾充實無復轉輸之勞齊南安城主馮顯密遣使歸降其衆未之知也柱國宇文貴令彥率兵應接齊人先令顯率所部送糧南下彥懼其衆不從命乃於路邀之顯因得自拔其衆果拒戰彥縱兵奮擊並虜獲之以南安無備即引軍掩襲顯外兵參軍鄒紹既爲彥所獲因請爲鄉導彥遂夜至城下令紹詐稱顯歸門者開門待之彥引兵而入遂有其城俘獲三千餘人晉公護嘉之進爵懷德縣公邑一千戶以南安懸遠尋令班師及秩滿還朝民吏號泣送彥二百餘里尋爲東道大使觀省風俗除蒲州總管府長史入爲工部中大夫保定四年護東討彥從尉遲迥攻洛陽迥復令彥與權景宣南出汝穎及軍次豫州彥請攻之景宣以城守既嚴卒難攻取將欲南轅更圖經略彥以奉命出師須與大軍相接若向江畔立功更非朝廷本意固執不從兼畫攻取之計會其刺史王士良妻弟董遠秀密遣送款景宣乃從於是引軍圍之士良遂出降仍以彥鎮豫州增邑六百戶尋以洛陽班師亦棄而不守屬純州刺史樊舍卒其地既東接陳境俗兼蠻左初喪州將境內騷然朝議以彥威信著於東南便令鎮撫彥至吏人畏而愛之天和元年除益州總管府長史轉隴右總管府長史四年卒於位贈小司空宜鄜丹三州刺史

裴文舉字道裕河東聞喜人也。祖秀業魏中散大夫天水郡守贈平州刺史父
 邃性方嚴為州里所推挹解褐散騎常侍奉車都尉累遷諫議大夫司空從事
 中郎大統三年東魏來寇邃乃糾合鄉人分據險要以自固時東魏以正平為
 東雍州遣其將司馬恭鎮之每遣間人扇動百姓邃密遣都督韓僧明入城喻
 其將士即有五百餘人許為內應期日未至恭知之乃棄城夜走因是東雍遂
 內屬及李弼略地東境邃為之鄉導多所降下太祖嘉之特賞衣物封澄城縣
 子邑三百戶進安東將軍銀青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太尉府司馬除正平郡
 守尋卒官贈儀同三司定州刺史文舉少忠謹涉獵經史大統十年起家奉朝
 請遷丞相府墨曹參軍時太祖諸子年幼感爾賓友文舉以選與諸公子遊雅
 相欽敬未嘗戲狎遷威烈將軍著作郎中外府參軍事魏恭帝二年賜姓賀蘭
 氏孝閔帝踐阼襲爵澄城縣子齊公憲初開幕府以文舉為司錄世宗初累遷
 帥都督寧遠將軍大都督及憲出鎮劍南復以文舉為益州總管府中郎武成
 二年就加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蜀土沃饒商販百倍或有勸文舉以
 利者文舉答之曰利之為貴莫若安身身安則道隆非貨之謂是以不為非惡
 財也憲於其貧窶每欲資給之文舉恆自謙遜辭多受少保定三年遷絳州刺
 史邃之往正平也以廉約自守每行春省俗單車而已及文舉臨州一遵其法
 百姓美而化之總管韋孝寬特相欽重每與談論不覺膝前於席天和初進驃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尋為孝寬柱國府司馬六年入為司憲中大夫進爵
 為公增邑通前一千戶俄轉軍司馬建德二年又增邑七百戶文舉少喪父其
 兄又在山東唯與弟璣幼相訓養友愛甚篤璣又早亡文舉撫視遺孤逾於己
 子時人以此稱之初文舉叔父季和為曲沃令卒於聞喜川而叔母韋氏卒於
 正平縣屬東西分隔韋氏墳壙在齊境及文舉在本州每加賞募齊人感其孝
 義潛相要結以韋氏柩西歸竟得合葬六年除南青州刺史宣政元年卒於位
 子賈嗣官至大都督早卒時有高賓者歷官內外亦以幹用見稱
 賓渤海修人也其先因官北邊遂沒於遼左祖暹以魏太和中自遼東歸魏官
 至安定郡守衛尉卿父季安撫軍將軍兗州刺史賓少聰穎有文武幹用仕東

魏歷官至龍驤將軍諫議大夫立義都督同列有忌其能者譖之於齊神武賓
 懼及於難大統六年乃棄家屬間行歸闕太祖嘉之授安東將軍銀青光祿大
 夫稍遷通直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大都督世宗初除咸陽郡守政存簡惠甚得
 民和世宗聞其能賜田園於郡境賓既羈旅歸國親屬在齊常慮見疑無以取
 信乃於所賜田內多蒔竹木咸構堂宇并鑿池沼以環之有終焉之志朝廷以
 此知無貳焉加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賜姓獨孤氏武成元
 年除御正下大夫兼小載師出為益州總管府長史保定初徵拜計部中大夫
 治中外府從事中郎賜爵武陽縣伯賓敏於從政果敢決斷案牘雖繁綽有餘
 裕轉太府中大夫齊公憲府長史天和二年除都州諸軍事都州刺史進位驃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治襄州總管府司錄六年卒於州時年六十八子頰
 為隋文帝佐命開皇中贈賓禮部尚書武陽公諡曰簡又有安定寮允本性牛
 氏亦有器幹知名於時歷官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工部尚書臨涇
 縣公賜姓宇文氏失其事故不為傳允子弘博學洽聞宣政中內史下大夫儀
 同大將軍大象末復姓牛氏

史臣曰寇儁委質兩朝以儒素見重韓褒奉事三帝以忠厚知名趙肅平允當
 官張軌循良播美李彥譽流省閭郭彥信著轡輓歷官內外並當時之選也文
 舉之在絳州世載清德辭多受少有廉讓之風焉

周書卷三十七

周書卷三十七考證

史臣論○此下南北監本俱有注云附高賓贊缺臣文淳按賓乃附傳不必有贊今削之

周書卷三十七考證

唐 令 狐 德 蔡 等 撰

列傳第三十

蘇亮 弟 湛 湛弟 景 恕 柳蚪 呂思禮 崔騰 董紹

薛澄 薛真 李昶 植 蘇 元偉

蘇亮字景順武功人也祖權魏中書侍郎玉門郡守父祐泰山郡守亮少通敏博學好屬文善章奏初舉秀才至洛陽遇河內常景景深器之退而謂人曰秦中才學可以抗山東者將此人乎魏齊王蕭寶夤引為參軍後寶夤開府復為其府主簿從寶夤西征轉記室參軍寶夤遷大將軍仍為之掾寶夤雅知重亮凡有文檄謀議皆以委之尋行武功郡事甚著聲績寶夤作亂以亮為黃門侍郎亮善處人間與物無忤及寶夤敗從之者遇禍唯亮獲全及長孫稚余朱天光等西討並以亮為郎中專典文翰累遷鎮軍將軍光祿大夫散騎常侍岐州大中正賀拔岳為關西行臺引亮為左丞典機密魏孝武西遷除吏部郎中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大統二年拜給事黃門侍郎領中書舍人魏文帝子宜都王式為秦州刺史以亮為司馬帝謂亮曰黃門侍郎豈可為秦州司馬直以朕愛子出蕃故以心腹相委勿以為恨臨辭賜以御馬七年復為黃門郎加驃騎將軍八年遷都官尚書使持節行北華州刺史封臨涇縣子邑三百戶除中書監領著作修國史亮有機辯善談笑太祖甚重之有所籌議率多會言記人之善忘人之過薦達後進常如弗及故當世敬慕焉十四年除祕書監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尋拜大行臺尚書出為岐州刺史朝廷以其作牧本州特給路車鼓吹先還其宅并給騎士三千列羽儀遊鄉黨經過故人歡飲旬日然後入州世以為榮十七年徵拜侍中卒於位贈本官亮少與從弟綽俱知名然綽文章少不逮亮至於經畫進趣亮又減之故世稱二蘇焉亮自大統以來無歲不轉官一年或至三遷僉曰才至不怪其速也所著文筆數十篇頗行於世子師嗣以亮名重於時起家為黃門侍郎

亮弟湛字景儔少有志行與亮俱著名西土年二十餘舉秀才除奉朝請領侍

御史加員外散騎侍郎蕭寶夤西討以湛為行臺郎中深見委任及寶夤將謀叛逆湛時臥疾於家寶夤乃令湛從母弟天水姜儉謂湛曰吾不能坐受死亡今便為身計不復作魏臣也與卿死生榮辱方當共之故以相報湛聞之舉聲大哭儉遽止之曰何得便爾湛曰闔門百口即時屠滅云何不哭哭數十聲徐謂儉曰為我白齊王王本以窮而歸人賴朝廷假王羽翼遂得榮寵至此既屬國步多虞不能竭誠報德豈可乘人間隙便有問鼎之心乎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王之恩義未洽於民破亡之期必不旋踵蘇湛終不能以積世忠貞之基一旦為王族滅也寶夤復令儉謂湛曰此是救命之計不得不爾湛復曰凡舉大事當得天下奇士今但共長安博徒小兒輩為此計豈有辦哉湛不忍見荆棘生王戶庭也願賜骸骨還舊里庶歸全地下無愧先人寶夤素重之知必不為己用遂聽還武功寶夤後果敗孝莊帝即位徵拜尚書郎帝嘗謂之曰聞卿答蕭寶夤甚有美辭可為我說之也湛頓首謝曰臣自惟言辭不如伍被遠矣然始終不易竊謂過之但臣與寶夤周旋契闊言得盡心而不能令其守節此臣之罪也孝莊大悅加授散騎侍郎尋遷中書侍郎孝武初以疾還鄉里終於家贈散騎常侍鎮西將軍雍州刺史

湛弟讓字景恕幼聰敏好學頗有人倫鑒識初為本州主簿稍遷別駕武都郡守鎮遠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及太祖為丞相引為府屬甚見親待出為衛將軍南汾州刺史治有善政尋卒官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涇州刺史

柳蚪字仲蟠司會慶之兄也年十三便專精好學時貴遊子弟就學者並車服華感唯蚪不事容飾遍授五經略通大義兼博涉子史雅好屬文孝昌中揚州刺史李憲舉蚪秀才兗州刺史馮儻引蚪為府主簿既而樊子鶴為吏部尚書其兄義為揚州治中加鎮遠將軍非其好也遂棄官還洛陽屬天下喪亂乃退耕於陽城有終焉之志大統三年馮翊王元季海領軍獨孤信鎮洛陽于時舊京荒廢人物罕極唯有蚪在陽城裴諷在潁川信等乃俱徵之以蚪為行臺郎中諷為都督府屬並掌文翰時人為之語曰北府裴諷南省柳蚪時軍旅務殷蚪勵精從事或通夜不寢季海嘗云柳郎中判事我不復重看四年入朝太祖

欲官之，蚪辭母老，乞侍醫藥。太祖許焉，久之，為獨孤信開府從事中郎，信出鎮隴右，因為秦州刺史，以蚪為二府司馬，雖處元僚，不綜府事，唯在信左右談論而已。因使見太祖，被留為丞相府記室，追論歸朝功，封美陽縣男，邑二百戶。蚪以史官密書善惡，未足懲勸，乃上疏曰：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記事而已，蓋所以為監誡也。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彰善癉惡，以樹風聲。故南史抗節，表崔杼之罪，董狐書法，明趙盾之愆，是知直筆於朝，其來久矣。而漢魏已還，密為記注，徒聞後世，無益當時，非所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者也。且著述之人，密書其事，縱能直筆，人莫之知，何止物生橫議，亦自異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著漢魏者非一氏，造晉史者至數家，後代紛紜，莫知准的。伏惟陛下則天稽古，勞心庶政，開誹謗之路，納忠諫之言，諸史官記事者，請皆當朝顯言其狀，然後付之史閣，庶令是非明著，得失無隱，使聞善者日修，有過者知懼，敢以愚管，輕冒上聞，乞以警言，訪之眾議，事遂施行。十四年，除秘書丞。

蚪仍領丞事，時人論文體者有古今之異，蚪又以為時有今古，非文有今古。乃為文質論，文多不載，魏廢帝初，遷秘書監，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蚪脫略人間，不事小節，弊衣疎食，未嘗改操，人或譏之，蚪曰：衣不過適體，食不過充饑，我政營求，徒勞思慮耳。魏恭帝元年冬卒，時年五十四，贈兗州刺史，諡曰孝，有文章數十篇行於世，子鴻漸嗣。

呂思禮，東平壽張人也，性溫潤，不雜交遊，年十四受學於徐遵明，長於論難，諸生為之語曰：讀書論易，其鋒難敵。十九舉秀才，對策高第，除相州功曹參軍，葛榮圍鄴，思禮有守禦勳，賜爵平陸縣伯，除樂城令，普泰中，僕射司馬子如薦為尚書二千戶郎中，尋以地寒被出，兼國子博士，乃求為關西大行臺賀拔岳所重，專掌機密，甚得時譽，岳為侯莫陳悅所害，趙貴等議遣赫連達迎太祖，思禮預其謀，及太祖為關西大都督，以思禮為府長史，尋除行臺右丞，以迎魏孝武功，封汝陽縣子，邑四百戶，加冠軍將軍，拜黃門侍郎，魏文帝即位，領著作郎，除安東將軍，都官尚書，兼七兵殿中二曹事，從擒寶泰，進爵為侯，邑八百戶，大統

四年，以謗訕朝政，賜死。思禮好學有文才，雖務兼軍國，而手不釋卷，晝理政事，夜則讀書，令蒼頭執燭，燭燼夜有數升，沙苑之捷，命為露布，食頃便成，太祖歎其工而且速，所為碑誄表頌，並傳於世。七年，追贈車騎大將軍，定州刺史，子重嗣，大象末，位至駕部下大夫，時有博陵崔騰，新蔡董紹，並早有名譽，歷職清顯，騰為丞相府長史，紹為御史丞，俱以投書謗議賜死。

薛澄，字景猷，河東汾陰人也，曾祖弘敏，值赫連之亂，率宗人避地襄陽，澄早喪父，家貧躬耕以養祖母，有暇則覽文籍，時人未之奇也。江表取人多以世族，澄既羈旅，不被擢用，然負才使氣，未嘗趣世祿之門，左中郎將京兆章潛度謂澄曰：君門地非下，身材不劣，何不數謁參吏部，澄曰：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古人以為歎息，竊所未能也。潛度告人曰：此年少極慷慨，但不遭時耳。孝昌中，杖策還洛陽，先是澄從祖真度，與族祖安都，擁徐克歸魏，其子懷備，見澄甚相親善，屬介朱榮廢立，遂還河東，止懷備家，不交人物，終日讀書，手自抄略，將二百卷，唯郡守元襲，時相要屈，與之抗禮，懷備每曰：汝還鄉里，不營產業，不肯取妻，豈復欲南乎？澄亦恬然，自處不改其舊，普泰中，拜給事中，加伏波將軍，及齊神武起兵，澄乃東遊陳梁間，謂族人孝通曰：高歡阻兵，陵上喪亂，方始，關中形勝之地，必有霸王居之，乃與孝通俱遊長安，侯莫陳悅聞之，召為行臺郎中，除鎮遠將軍，步兵校尉，及悅害賀拔岳，軍人咸相慶慰，澄獨謂所親曰：悅才略本寡，輒害良將，敗亡之事，其則不遠，吾屬今即為人所虜，何慶慰之有乎？聞者以

澄言為然，乃有憂色，尋而太祖平悅，引澄為記室參軍，魏孝武西遷，授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封夏陽縣男，邑二百戶，魏文帝即位，拜中書侍郎，加安東將軍，增邑百戶，進爵為伯，大統四年，宣光清徽殿，初成，澄為之頌，魏文帝又造二歌器，一為二仙人共持一鉢，同處一盤，鉢蓋有山，山有香氣，一仙人又持金瓶，以臨器上，以水灌山，則出於瓶，而注乎器，煙氣通發山中，謂之仙人歌器，一為二荷同處一盤，相去盈尺，中有蓮下垂，器上以水注荷，則出於蓮，而盈乎器，為龜鳳蟾蜍以飾之，謂之水芝歌器，二盤各處一牀，鉢圓而牀方，中有人言三才之象也，皆置清徽殿前，器形似觥而方，滿則平，溢則傾，澄各為作頌，大統初，儀制多

四年，以謗訕朝政，賜死。思禮好學有文才，雖務兼軍國，而手不釋卷，晝理政事，夜則讀書，令蒼頭執燭，燭燼夜有數升，沙苑之捷，命為露布，食頃便成，太祖歎其工而且速，所為碑誄表頌，並傳於世。七年，追贈車騎大將軍，定州刺史，子重嗣，大象末，位至駕部下大夫，時有博陵崔騰，新蔡董紹，並早有名譽，歷職清顯，騰為丞相府長史，紹為御史丞，俱以投書謗議賜死。

薛澄，字景猷，河東汾陰人也，曾祖弘敏，值赫連之亂，率宗人避地襄陽，澄早喪父，家貧躬耕以養祖母，有暇則覽文籍，時人未之奇也。江表取人多以世族，澄既羈旅，不被擢用，然負才使氣，未嘗趣世祿之門，左中郎將京兆章潛度謂澄曰：君門地非下，身材不劣，何不數謁參吏部，澄曰：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古人以為歎息，竊所未能也。潛度告人曰：此年少極慷慨，但不遭時耳。孝昌中，杖策還洛陽，先是澄從祖真度，與族祖安都，擁徐克歸魏，其子懷備，見澄甚相親善，屬介朱榮廢立，遂還河東，止懷備家，不交人物，終日讀書，手自抄略，將二百卷，唯郡守元襲，時相要屈，與之抗禮，懷備每曰：汝還鄉里，不營產業，不肯取妻，豈復欲南乎？澄亦恬然，自處不改其舊，普泰中，拜給事中，加伏波將軍，及齊神武起兵，澄乃東遊陳梁間，謂族人孝通曰：高歡阻兵，陵上喪亂，方始，關中形勝之地，必有霸王居之，乃與孝通俱遊長安，侯莫陳悅聞之，召為行臺郎中，除鎮遠將軍，步兵校尉，及悅害賀拔岳，軍人咸相慶慰，澄獨謂所親曰：悅才略本寡，輒害良將，敗亡之事，其則不遠，吾屬今即為人所虜，何慶慰之有乎？聞者以

澄言為然，乃有憂色，尋而太祖平悅，引澄為記室參軍，魏孝武西遷，授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封夏陽縣男，邑二百戶，魏文帝即位，拜中書侍郎，加安東將軍，增邑百戶，進爵為伯，大統四年，宣光清徽殿，初成，澄為之頌，魏文帝又造二歌器，一為二仙人共持一鉢，同處一盤，鉢蓋有山，山有香氣，一仙人又持金瓶，以臨器上，以水灌山，則出於瓶，而注乎器，煙氣通發山中，謂之仙人歌器，一為二荷同處一盤，相去盈尺，中有蓮下垂，器上以水注荷，則出於蓮，而盈乎器，為龜鳳蟾蜍以飾之，謂之水芝歌器，二盤各處一牀，鉢圓而牀方，中有人言三才之象也，皆置清徽殿前，器形似觥而方，滿則平，溢則傾，澄各為作頌，大統初，儀制多

澄言為然，乃有憂色，尋而太祖平悅，引澄為記室參軍，魏孝武西遷，授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封夏陽縣男，邑二百戶，魏文帝即位，拜中書侍郎，加安東將軍，增邑百戶，進爵為伯，大統四年，宣光清徽殿，初成，澄為之頌，魏文帝又造二歌器，一為二仙人共持一鉢，同處一盤，鉢蓋有山，山有香氣，一仙人又持金瓶，以臨器上，以水灌山，則出於瓶，而注乎器，煙氣通發山中，謂之仙人歌器，一為二荷同處一盤，相去盈尺，中有蓮下垂，器上以水注荷，則出於蓮，而盈乎器，為龜鳳蟾蜍以飾之，謂之水芝歌器，二盤各處一牀，鉢圓而牀方，中有人言三才之象也，皆置清徽殿前，器形似觥而方，滿則平，溢則傾，澄各為作頌，大統初，儀制多

闕太祖令愷與盧辨檀耆等參定之。自以流離世故，不聽音樂。雖曲室獨處，嘗有感容。後坐事死。子舒嗣。官至禮部下大夫。儀同大將軍。聘陳使副。

薛實，河東汾陰人也。祖遵彥。魏平遠將軍。河東郡守。安邑侯。父義。尚書吏部郎。清河廣平二郡守。實幼覽篇籍，好屬文。年未弱冠，爲州主簿。郡功曹。起家奉朝請。稍遷左將軍。太中大夫。從魏孝武西遷。封郟陽縣子。邑四百戶。進號中軍將軍。魏廢帝元年，領著作佐郎。修國史。尋拜中書侍郎。修起居注。遷中書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燕公子謹征江陵。以實爲司錄。軍中謀略，實並參之。江陵平。進爵爲伯。增邑五百戶。朝廷方改物制，欲行周禮。乃令實與小宗伯盧辨斟酌古今，共詳定之。六官建。授內史下大夫。孝閔帝踐阼，進爵爲侯。增邑五百戶。轉御正中大夫。時前中書監盧柔，學業優深，文藻華瞻，而實與之方駕。故世號曰盧薛焉。久之，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出爲浙州刺史。卒於位。吏民哀惜之。贈虞州刺史。諡曰理。所著文筆二十餘卷。行於世。又撰西京記三卷。引據該洽。世稱其博聞焉。實性至孝。雖年齒已衰，職務繁廣，至於溫清之禮，朝夕無違。當時以此稱之。子明嗣。大象末，儀同大將軍。清水郡守。

李昶，頓丘臨黃人也。小名那。祖彪。名重魏朝。爲御史中尉。父遊。亦有才行。爲當世所稱。遊兄志，爲南荊州刺史。遊隨從至州。屬公朱之亂，與志俱奔江左。昶性峻急，不雜交遊。幼年已解屬文。有聲洛下。時洛陽柳置明堂。昶年十數歲，爲明堂賦。雖優洽未足，而才制可觀。見者咸曰：「有家風矣。」初謁太祖。太祖深奇之。厚加資給。令入太學。太祖每見學生，必問才行。昶昶神情清悟，應對明辨。太祖每稱歎之。綏德公陸通感選僚，請以昶爲司馬。太祖許之。昶雖年少，通特加接待。公私之事，咸取決焉。又兼二千石郎中。典儀注。累遷都官郎中。相州大中。正丞相府東閣祭酒。中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昶雖處郎官，太祖恆欲以書記委之。於是昶爲丞相府記室參軍。著作郎。修國史。轉大行臺郎中。中書侍郎。頃之，轉黃門侍郎。封臨黃縣伯。邑五百戶。太祖嘗謂昶曰：「卿昔在中朝，爲御史中尉。卿操尚貞固，理應不墜家風。但孤以中尉彈劾之官，愛憎所在，故未即授卿耳。然此職久曠，無以易卿。」乃奏昶爲御史中尉。歲餘，加使持節，車騎大將

軍。儀同三司。賜姓宇文氏。六官建。拜內史下大夫。進爵爲侯。增邑五百戶。遷內

史中大夫。世宗初，行御伯中大夫。武成元年，除中外府司錄。保定初，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二年，轉御正中大夫。時以近侍清要，咸選國華。乃以昶及安昌公元則、中都公陸逞、臨淄公唐瑾等，並爲納言。尋進爵爲公。增邑通前一千三百戶。五年，出爲昌州刺史。在州遇疾，啓求入朝。詔許之。還。未至京，卒於路。時年五十。贈相瀛二州刺史。昶於太祖世，已當樞要，兵馬處分，專以委之。詔冊文筆，皆昶所作也。及晉公護執政，委任如舊。昶常曰：「文章之事，不足流於後世。經邦致治，庶及古人。故所作文筆，了無葦草。唯留心政事而已。」又以父在江南，身寓關右，自少及終，不飲酒聽樂。時論以此稱焉。子丹嗣。時有高平禮書字鳳翔，好讀書，善屬文，能鼓瑟。早爲琅邪王誦所知。年十九，爲魏孝明帝挽郎。其後司州牧城陽王元徽，以書爲從事。非其好也。尋謝病。客遊三輔。時毛遜爲行臺鎮北雍州。表書爲行臺郎中。會公朱天光東拒齊神武，書隨赴洛。除西兗州錄事參軍。歷司空田曹參軍。加鎮遠將軍。兼殿中侍御史。臺中表奏，皆書爲之。尋副毛鴻賓鎮潼關。加前將軍。太中大夫。魏孝武西遷，賜爵高唐縣子。兼中書舍人。修國史。加鎮軍將軍。後坐談論輕躁，爲黃門侍郎徐招所駁，死於廷尉獄。元偉，字猷道，河南洛陽人也。魏昭成之後，曾祖忠，尚書左僕射。陽城王，祖威，通直散騎常侍。陽城公，父順，以左衛將軍從魏孝武西遷。拜中書監。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封濮陽王。偉少好學，有文雅，弱冠，授員外散騎侍郎。以侍從之勞，賜爵高陽縣伯。大統初，拜伏波將軍。度支郎中。領太子舍人。十一年，遷太子庶子。領兵部郎中。尋拜東南道行臺右丞。十六年，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以魏氏宗室，進爵南安郡王。邑五百戶。十七年，除幽州都督府長史。及尉遲迥伐蜀，以偉爲司錄。書檄文記，皆偉之所爲。蜀平，以功增邑五百戶。六官建，拜師氏下大夫。爵隨例降。改封淮南縣公。孝閔帝踐祚，除晉公護府司錄。世宗初，拜師氏中大夫。受詔於麟趾殿，刊正經籍。尋除龍右總管府長史。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保定二年，遷成州刺史。偉政尚清靜，百姓悅附。流民復業者三千餘口。天和元年，入爲匠師中大夫。轉司宗中大夫。六年，出爲隨州刺史。偉辭以

母老不拜。還為司宗。尋以母憂去職。建德二年。復為司宗。轉司會中大夫。兼民部中大夫。遷小司寇。四年。以偉為使主。報聘于齊。是秋。高祖親戎東討。偉遂為齊人所執。六年。齊平。偉方見釋。高祖以其久被幽繫。加授上開府。大象二年。除襄州刺史。進位大將軍。偉性溫柔。好虛靜。居家不治生業。篤學愛文。政事之暇。未嘗棄書。謹慎小心。與物無忤。時人以此稱之。初。自鄴還也。庾信贈其詩曰。號亡垂棘反。齊平寶鼎歸。其為辭人所重如此。後以疾卒。太祖天縱寬仁。性罕猜忌。元氏戚屬。並保全之。內外任使。布於列職。孝閔踐祚。無替前緒。明武繼業。亦遵先志。雖天厭魏德。鼎命已遷。枝葉榮茂。足以逾於前代矣。然簡牘散亡。事多湮沒。今錄其名位可知者。附於此云。

柱國大將軍太傅大司徒廣陵王元欣。

柱國大將軍特進尚書令少師義陽王元子孝。

尚書僕射馮翊王元季海。

七兵尚書陳郡王元玄。

大將軍淮安王元育。

大將軍梁王元儉。

大將軍尚書令少保小司徒廣平郡公元贊。

大將軍納言小司空荊州總管安昌郡公元則。

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少師韓國公元羅。

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魯郡公元正。

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洵州刺史宜都郡公元顏子。

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鄴州刺史安樂縣公元壽。

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武衛將軍遂州刺史房陵縣公元審。

史臣曰。太祖除暴寧亂。創業開基。爰食求賢。共康庶政。既焚林而訪阮。亦榜道

以求孫。可謂野無遺才。朝多君子。蘇亮等並學稱該博。文擅雕龍。或揮翰鳳池。

或著書麟閣。咸居祿位。各逞琳瑯。擬彼陳徐。慚後生之可畏。論其任遇。實當時

之良選也。魏文帝有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其呂思禮薛橙之謂也。

周書卷三十八

周書卷三十八考證

蘇亮傳祖權○北史作祖雅字天祐

呂思禮傳乃求爲關西大行臺賀拔岳所重○北史云乃求爲關西大行臺郎中與姚幼瑜茹文就俱入關爲行臺賀拔岳所重此脫十五字

周書卷三十八考證

唐 令 狐 德 葵 等 撰

列傳第三十一

章瑛

梁昕 弟 榮

皇甫璠

辛慶之 族子 昂

族人 仲景

王子直

杜泉

章瑛字世珍京兆杜陵人也世為三輔著姓曾祖惠度姚泓尚書郎隨劉義真過江任宋為鎮西府司馬順陽太守行南雍州事後於襄陽歸魏拜中書侍郎贈安西將軍洛州刺史祖千雄略陽郡守父英代郡守贈兗州刺史瑛幼聰敏有夙成之量閻里咸敬異之篤志好學兼善騎射魏孝昌三年起家太尉府法曹參軍稍遷直後除明威將軍雍州治中假鎮遠將軍防城州將累遷諫議大夫冠軍將軍太祖為丞相加前將軍太中大夫封長安縣男食邑三百戶轉行臺左丞加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遷使持節都督南鄆州諸軍事南鄆州刺史復入為行臺左丞瑛明察有幹局再居左轄時論榮之從復弘農戰沙苑加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又從戰河橋進爵為子增邑二百戶大統八年齊神武侵汾絳瑛從太祖禦之軍還令瑛以本官鎮蒲津關帶中潭城主尋除蒲州總管府長史頃之徵拜鴻臚卿以望族兼領鄉兵加帥都督遷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行京兆郡事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魏恭帝二年賜姓宇文氏三年除瓜州諸軍事瓜州刺史州通西域蕃夷往來前後刺史多受賂遺胡寇犯邊又莫能禦瑛雅性清儉兼有武略蕃夷贈遺一無所受胡人畏不敢為寇公私安靜夷夏懷之孝閔帝踐阼進爵平齊縣伯增邑五百戶秩滿還京吏民戀慕老幼追送留連十數日方得出境世宗嘉之進授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武成三年卒時年六十一贈岐宜二州刺史諡曰惠天和二年又追封為公增邑通前三千戶仍詔其子峻襲峻後位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峻弟師起家中外府記室歷兵部小府下大夫建德末蒲州總管府中郎行河東郡事

梁昕字元明安定烏氏人也世為關中著姓其先因官徙居京兆之藍屋焉祖

重耳漳縣令父勸儒州主簿冠軍將軍中散大夫贈涇州刺史昕少溫恭見稱州里正光五年秦虜構亂蕭寶夤為大都督統兵出討以昕為行臺參軍孝昌初拜盪寇將軍稍遷驍威將軍給事中仍從寶夤征万俟醜奴相持二年前後數十戰以功封征西將軍介朱天光入關復引為外兵參軍從天光征討拜右將軍太中大夫太祖迎魏孝武軍次雍州昕以三輔望族上謁太祖見昕容貌瓌偉深賞異之即授右府長流參軍大統初加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轉丞相府戶曹參軍從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除車騎將軍丞相府主簿出為洛安郡守徵拜大將軍行臺兵部郎中加帥都督十二年除河南郡守鎮大塢尋又移鎮閩韓式遏邊壘甚著誠信遷東荊州刺史昕撫以仁惠蠻夷悅之流民歸附者相繼而至封安定縣子邑三百戶累遷大都督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儀同三司孝閔帝踐阼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世宗初進爵胡城縣伯邑五百戶三年除九曲城主保定元年遷中州刺史增邑八百戶轉鄆州刺史二年以母喪去職尋起復本任天和初徵拜工部中大夫出為陝西總管府長史昕性溫裕有幹能歷官內外咸著聲稱尋卒於位贈大將軍諡曰貞

昕弟榮歷位匠師下大夫中外府中郎著部郡伯司倉計部下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朝郡縣伯贈涇軍齒三州刺史諡曰靜

皇甫璠字景瑜安定三水人也世為西州著姓後徙居京兆焉父和本州治中大統末追贈散騎常侍儀同三司涇州刺史璠少忠謹有幹略永安中辟州都督太祖為牧補主簿以勤事被知每蒙褒賞大統四年引為丞相府行參軍尋轉田曹參軍東閭祭酒加散騎侍郎稍遷兼太常少卿都水使者歷著部兵部虞部民部吏部等諸曹郎中六官建拜計部下大夫孝閔帝踐阼轉守廟下大夫以選為東道大使撫巡州防尋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長樂縣子邑五百戶出為玉壁總管府長史保定中遷鴻州刺史入為小納言俄除龍右總管府司馬轉陝州總管府長史徵拜著部中大夫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復出為隴右總管府長史璠性平和小心奉法安分守志恆以清白自處當時號為善人建德元年除民部中大夫三年授隨州刺史政存簡惠百姓安之其

年增邑并前二千戶六年卒於位贈交渭二州刺史諡曰恭子諒少知名大象中位至吏部下大夫

辛慶之字慶之隴西狄道人也世為隴右著姓父顯崇馮翊郡守贈雍州刺史慶之少以文學徵詣洛陽對策第一除秘書郎屬朱氏作亂魏孝莊帝令司空楊津為北道行臺節度山東諸軍以討之津啟慶之為行臺左丞典參謀議

至鄴聞孝莊帝暴崩遂出充冀州謀結義徒以赴國難尋而節閔帝立乃還洛陽晉泰二年遷平北將軍太中大夫及賀拔岳為行臺復啟慶之為行臺吏部郎中開府掾尋除雍州別駕大統初加車騎將軍俄遷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

後太祖東討為行臺左丞時初復河東以本官兼鹽池都將四年東魏攻正平郡陷之遂欲經略鹽池慶之守禦有備乃引軍退河橋之役大軍不利河北守令棄城走慶之獨因鹽池抗拒彊敵時論稱其仁勇六年行河東郡事九年入

為丞相府右長史兼給事黃門侍郎除度支尚書復行河東郡事遷通直散騎常侍南荊州刺史加儀同三司慶之位遇雖隆而率性儉素車馬衣服亦不尚華侈志量淹和有儒者風度特為當時所重又以其經明行修令與盧誕等教

授諸王魏廢帝二年拜秘書監尋卒於位子加陵主簿上士慶之族子昂昂字進君年數歲便有成人志行有善相人者謂其父仲略曰公家雖世載冠冕然名德富貴莫有及此兒者仲略亦重昂志氣深以為然年十八侯景辟為

行臺郎中加鎮遠將軍景後來附昂遂入朝除丞相府行參軍大統十四年追歸歸朝之勳封襄城縣男邑二百戶轉丞相府田曹參軍及尉遲迥伐蜀昂召

募從軍蜀平以功授輔國將軍魏都督迥仍表昂為龍州長史領龍安郡事州帶山谷舊俗生梗昂威惠洽著吏民畏而愛之成都一方之會風俗舛雜迥以

昂達於從政復表昂行成都令昂到縣即與諸生祭文翁學堂因共歡宴謂諸生曰子孝臣忠師嚴友信立身之要如斯而已若不事斯語何以成名各宜自

勉克成令譽昂言切理至諸生等並深感悟歸而告其父老曰辛君教誡如此不可違之於是并邑肅然咸從其化遷梓潼郡守進位帥都督加通直散騎常

侍六官建入為司隸上士襲爵繁昌縣公世宗初授天官府上士加大都督武

成二年授小職方下大夫治小兵部保定二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轉小

吏部四年大軍東討昂與大將軍權景宣下豫州以功賞布帛二百匹時益州

成二年授小職方下大夫治小兵部保定二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轉小吏部四年大軍東討昂與大將軍權景宣下豫州以功賞布帛二百匹時益州

殷阜軍國所資經塗艱險每苦劫盜詔昂使於梁益軍民之務皆委決焉昂撫

導荒梗安置城鎮數年之中頗得寧靜天和中陸騰討信州羣蠻歷時未克高

祖詔昂便於通渠等諸州運糧饋之時臨信楚合等諸州民庶亦多從逆昂論

以禍福赴者如歸乃令老弱負糧壯夫拒戰咸願為用莫有怨者使還屬巴州

萬榮郡民反叛攻圍郡城絕山路昂謂其同侶曰凶奴狂悖一至於此若待

上聞或淹旬月孤城無援必淪寇黨欲救近瀕寧暇遠求越人苟利百姓專之

可也於是遂募開通二州得三千人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又令其眾皆作中國

歌直趣賊壘賊既不以為虞謂有大軍赴救於是望風瓦解郡境獲寧朝廷嘉

其權以濟事詔梁州總管杞國公亮即於軍中賞昂奴婢二十口繒綵四百匹

亮又以昂威信布於宕渠遂表為渠州刺史俄轉通州刺史昂推誠布信甚得

夷獠歡心秩滿還京首領皆隨昂詣朝朝覲以昂化洽夷華進位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時晉公護執政昂稍被護親待高祖以是頗銜之及護誅加之

賜書勞問，除尚書左外兵郎中。三年，進車騎將軍，兼中書舍人。四年，從太祖解洛陽圍，經河橋戰，兼尚書左丞，出爲秦州總管府司馬。時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逆命，子直從隴右大都督獨孤信討平之，復入爲大行臺郎中，兼丞相府記室。吐谷渾寇西平，以子直兼尚書兵部郎中，出隴右經略之。大破渾衆於長寧川，渾賊遁走。十五年，進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除太子中庶子，領齊王友。尋行馮翊郡事。十六年，魏齊王廓出牧秦隴，復以子直爲秦州別駕，仍領王友。陸初平授安州長史，領別駕，加帥都督，轉并州長史。魏廢帝元年，拜使持節，大都督，行瓜州事。子直性清靜，務以德政化民，西土悅附。魏恭帝初，徵拜黃門侍郎，卒於位。子宣禮，柱國府參軍事。

杜杲，字子暉，京兆杜陵人也。祖建，魏輔國將軍，贈豫州刺史。父皎，儀同三司，武都郡守。杲學涉經史，有當世幹略。其族父瓚，清貞有識鑒，深器重之。常曰：「吾家千里駒也。」瓚時仕魏，爲黃門侍郎，兼度支尚書，衛大將軍，西道行臺尚書。武妹新豐公主，因薦之於朝廷。永熙二年，起家奉朝請，累遷輔國將軍，成州長史，漢陽郡守。世宗初，轉脩城郡守，屬鳳州人仇周貢等構亂，攻逼修城。杲信洽於民，部內遂無叛者。尋而開府趙昶諸軍進討，杲率郡兵與昶合勢，遂破平之。入爲司命上士。初，陳文帝弟安成王頊，爲質於梁，及江陵平，頊隨例遷長安。陳人請之，太祖許而未遣。至是，帝欲歸之，命杲使焉。陳文帝大悅，卽遣使報聘，并賂黔中數州之地，仍請畫野分疆。杲敦睦好，以杲奉使稱旨，進授都督，治小御伯，更往分界焉。陳人於是以魯山歸我，帝乃拜頊柱國大將軍，詔杲送之還國。陳文帝謂杲曰：「家弟今蒙禮遣，實是周朝之惠，然不還彼魯山，亦恐未能及此。」杲答曰：「安成之在關中，乃咸陽一布衣耳，然是陳之介弟，其價豈止一城。本朝親睦九族，恕己及物，上遵太祖遺旨，下思繼好之義，所以發德音者，蓋爲此也。若知止，俾魯山固當不食一鎮。況魯山梁之舊地，梁卽本朝蕃臣，若以始末言之，魯山自合歸國。云以尋常之土，易己骨肉之親，使臣猶謂不可，何以聞諸朝廷。陳文帝慚惡久之，乃曰：「前言戲之耳。」自是接遇有加常禮。及杲還，命引升殿，親降御座，執手以別。朝廷嘉之，授大都督，小戴師下大夫，治小納言，復聘於陳，中山

公訓爲蒲州總管，以杲爲府司馬。州治中，兼知州府事，加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及華皎來附，詔令衛公直督元定等援之，與陳人交戰，我師不利。元定等並沒，自是連兵不息。東南騷動，高祖患之，乃授杲御正中大夫。後四年，遷温州刺史，賜爵義興縣伯。大象元年，徵拜御正中大夫，復使於陳。二年，除申州刺史，加開府儀同大將軍，進爵爲侯，邑一千三百戶。除同州司會，隋開皇元年，以杲爲同州總管，進爵爲公。俄遷工部尚書。二年，除西南道行臺兵部尚書，尋以疾卒。子運，大象末，宣納上士。杲兄長暉，位至儀同三司。

史臣曰：韋辛皇甫之徒，並關右之舊族也。或紆組登朝，獲當官之譽，或張旆出境，有專對之才。旣茂國猷，克隆家業，美矣夫。

周書卷三十九

周書卷三十九考證

周書卷三十九考證

辛慶之傳辛慶之字慶之○北史云字餘慶

周書卷三十九考證

周書卷四十

唐 令 狐 德 茶 等 撰

列傳第三十二

尉遲運 王軌 宇文神舉 宇文孝伯

顏之儀 樂運

尉遲運大司空吳國公綱之子也少彊濟志在立功魏大統十六年以父勳封安喜縣侯邑一千戶孝閔帝踐阼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俄而帝廢朝議欲尊立世宗乃令運奉迎於岐州以預定策勳進爵周城縣公增邑五百戶保定元年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三年從楊忠攻齊之并州以功別封第二子端保城縣侯邑一千戶四年出為龍州刺史地帶汧渭民俗難治運垂情撫納甚得時譽天和五年入為小右武伯六年遷左武伯中大夫尋加軍司馬武伯如故運既職兼文武甚見委任齊將斛律明月寇汾北運從齊公憲禦之攻拔其伏龍城進爵廣業郡公增邑八百戶建德元年授右侍伯轉右司衛時宣帝在東宮親狎詔佞數有罪失高祖於朝臣內選忠諒鯁正者以匡弼之於是以為運為右宮正二年帝幸雲陽宮又令運以本官兼司武與長孫覽輔皇太子居守俄而衛刺王直作亂率其黨襲蕭章門覽懼走行在所運時偶在門中直兵奄至不暇命左右乃手自闔門直黨與運爭門斫傷運手指僅而得閉直既不得入乃縱火燒門運懼火盡直黨得進乃取宮中材木及牀等以益火更以膏油灌之火勢轉熾久之直不得進乃退運率留守兵因其退以擊之直大敗而走是日微運宮中已不守矣高祖嘉之授大將軍賜以直田宅妓樂金帛車馬及什物等不可勝數四年出為同州蒲津潼關等六防諸軍事同州刺史高祖將伐齊召運參議東夏底定頗有力焉五年拜柱國進爵盧國公邑五千戶宣政元年轉司武上大夫總宿衛軍事高祖崩於雲陽宮秘未發喪運總侍衛兵還京師宣帝即位授上柱國運之為宮正也數進諫於帝帝不能納反疎忘之時運又與王軌宇文孝伯等皆為高祖所親待軌屢言帝失於高祖帝謂運預其事愈更銜之及軌被誅運懼及於禍問計於宇文孝伯語在孝伯

傳尋而得出為秦州總管秦渭等六州諸軍事秦州刺史然運至州猶懼不免大象元年二月遂以憂薨於州時年四十一贈大後丞秦渭河鄜成洮文等七州諸軍事秦州刺史諡曰忠子靖嗣大象末儀同大將軍

王軌太原祁人也小名沙門漢司徒允之後世為州郡冠族累葉仕魏賜姓烏丸氏父光少雄武有將帥才略每從征討頻有戰功太祖知其勇決遇之甚厚

位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原縣公軌性質直懷慨有遠量臨事疆正人不取干起家事輔城公及高祖即位授前侍下士俄轉左侍上士頗被識顧

累遷內史上士內史下大夫加授儀同三司自此親遇彌重遂處腹心之任時

晉公護專政高祖密欲圖之以軌沉毅有識度堪屬以大事遂問以可否軌贊

成之建德初轉內史中大夫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又拜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封

上黃縣公邑一千戶軍國之政皆參預焉五年高祖總戎東伐六軍圍晉州刺

史崔景嵩守城北面夜中密遣送款詔令軌率眾應之未明士皆登城鼓噪齊

人駭懼因即退走遂克晉州擒其城主特進海昌王尉相貴俘甲士八千人於

是遂從平并鄴以功進位上大將軍進爵鄴國公邑三千戶及陳將吳明徹入

寇呂梁徐州總管梁士彥頻與戰不利乃退保州城不敢復出明徹遂堰清水

以灌之列船艦於城下以圖攻取詔以軌為行軍總管率諸軍赴救軌潛於清

水入淮口多豎大木以鐵鑊貫車輪橫截水流以斷其船路方欲密決其堰以

斃之明徹知之懼乃破堰遽退冀乘決水之勢以得入淮比至清口川流已闊

水勢亦衰船艦並礙於車輪不復得過軌因率兵圍而蹙之唯有騎將蕭摩訶

以二千騎先走得免明徹及將士三萬餘人并器械輜重並就俘獲陳之銳卒

於是殲焉高祖嘉之進位柱國仍拜徐州總管七州十五鎮諸軍事軌性嚴重

多謀略兼有呂梁之捷威振敵境陳人甚憚之宣帝之征吐谷渾也高祖令軌

與宇文孝伯並從軍中進取皆委軌等帝仰成而已時宮尹鄭譯王端等並得

幸帝帝在軍中頗有失德譯等皆預焉軍還軌等言之於高祖高祖大怒乃撻

帝除譯等名仍加捶楚帝因此大銜之軌又嘗與小內史賀若弼言及此事且

言皇太子必不克負荷弼深以為然勸軌陳之軌後因侍坐乃謂高祖曰皇太

子仁孝無聞，復多涼德，恐不了陛下家事。愚臣短暗，不足以論是非。陛下恆以實若弼，有文武奇才，識度宏遠，而弼比每對臣深以此事為慮。高祖召弼問之，弼乃跪對曰：「皇太子養德春宮，未聞有過，未審陛下何從得聞此言？既退，軌諂弼曰：『平生言論，無所不道。今者對揚，何得乃爾翻覆？』弼曰：『此公之過也。皇太子國之儲副，豈易攸言？事有蹉跌，甚至滅門之禍。本謂公密陳臧否，何得遂至昌言，軌默然久之。』乃曰：『吾專心國家，遂不存私計。向者對眾，良寔非宜。後軌因內寔上壽，又持高祖鬚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高祖深以為然。但漢王次長，又不才，此外諸子並幼，故不能用其說。及宣帝即位，追鄭譯等復為近侍，軌自知必及於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寔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此州控帶淮南，隣接疆寇，欲為身計，易同反掌。但忠義之節，不可虧違。沉荷先帝厚恩，每思以死自効，豈以獲罪於嗣主，便欲背德於先朝？止可於此待死，義不為他計。』冀千載之後，知吾此心。大曆元年，帝令內史杜虔信就徐州殺軌，御正中大夫顏之儀切諫，帝不納，遂誅之。軌立朝忠恕，兼有大功，忽以無罪被戮，天下知與不知，無不傷惜。」

宇文神舉，太祖之族子也。高祖晉陵，曾祖求男，仕魏位並顯達。祖金殿，魏鎮遠將軍，兗州刺史，安吉縣侯。父顯和，少而襲爵，性幹嚴，頗涉經史，膂力絕人，彎弓數百斤，能左右馳射。魏孝武之在藩也，顯和早蒙眷遇，時屬多難，嘗問計於顯和，顯和具陳宜杜門晦迹，相時而動。孝武深納焉。及即位，擢授冠軍將軍，閭內都督，封城陽縣公，邑五百戶。孝武以顯和藩邸之舊，遇之甚厚。時顯和所居宅隘陋，乃撤殿省，賜為寢室，其見重如此。及齊神武專政，帝每不自安，謂顯和曰：「天下洶洶，將若之何？」對曰：「當今之計，莫若擇善而從之。」因誦詩云：「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帝曰：「是吾心也。」遂定入關之策。帝以顯和母老，家累又多，令預為計。對曰：「今日之事，忠孝不可並立。然臣不密則失身，安敢預為私計？」帝愴然改容，曰：「卿即我之王陵也。」遷朱衣直閤，閭內大都督，改封長廣縣公，邑一千五百戶。從帝入關至漆水，太祖素聞其善射，而未之見也。俄而水傍有一小鳥，顯和射而中之。太祖笑曰：「我知卿工矣。」其後引為帳內大都督，俄出為持節，衛將軍，東

夏州刺史，以疾去職，深為吏民所懷。尋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魏恭帝元年卒，時年五十七。太祖親臨之，哀動左右。建德二年，追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延丹綏三州諸軍事，延州刺史，神舉早歲而孤，有夙成之量，族兄安化公，深器異之。及長，神情儷儷，志略英瞻，眉目疎朗，儀貌魁梧，有識欽之，莫不許以遠大。世宗初，起家中侍上士，世宗留意翰林，而神舉雅好篇什，帝每有遊幸，神舉恆得侍從，保定元年，襲爵長廣縣公，邑二千三百戶。尋授帥都督，遷大都督，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拜右大夫。四年，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治小宮伯，天和元年，遷右宮伯中大夫，進爵清河郡公，增邑一千戶。高祖將誅晉公護也，神舉得預其謀。建德元年，遷京兆尹。三年，出為熊州刺史，神舉威名素重，齊人甚憚之。五年，攻拔齊陸渾等五城，及高祖東伐，詔神舉從軍，并州平，即授并州刺史，加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州既齊氏別都，控帶要重，平定甫爾，民俗澆訛，豪右之家，多為姦猾，神舉勵精為治，示以威恩，旬月之間，遠邇悅服。尋加上大將軍，改封武德郡公，增邑二千戶。俄進柱國，大將軍，改封東平郡公，增邑通前六千九百戶。所部東壽陽縣，土人相聚為盜，率其黨五千人來襲州城，神舉以州兵討平之。宣政元年，轉司武上大夫。高祖親戎北伐，令神舉與原國公如願等率兵五道俱入，高祖至雲陽，疾甚，乃班師。幽州人盧昌期，祖英伯等，聚眾據范陽反，詔神舉率兵擒之。齊黃門侍郎盧思道亦在反中，賊平見獲，解衣將伏法，神舉素欽其才名，乃釋而禮之，即令草露布，其待士禮賢如此。屬稽胡反叛，入寇西河，神舉又率眾與越王威討平。時突厥與稽胡連和，遣騎赴救，神舉以奇兵擊之，突厥敗走，稽胡於是款服。即授并澠肆石等四州十二鎮諸軍，并州總管。初，神舉見待於高祖，遂處心腹之任，王軌字文孝伯等，屢言皇太子之短，神舉亦頗與焉。及宣帝即位，荒淫無度，神舉懼及於禍，懷不自安。初定范陽之後，威聲甚振，帝亦忌其名望，兼以宿憾，遂使人齎酒賜之，薨於馬邑。時年四十八。神舉偉風儀，善辭令，博涉經史，性愛篇章，尤工騎射，臨戎對寇，勇而有謀，莅職當官，每著聲績，兼好施愛，士以雄豪自居，故得任兼文武，聲彰中外，百僚無不仰其風則。先輩舊齒，至于今而稱之子，同

嗣位至儀同大將軍神舉弟神慶少有壯志武藝絕倫大象末位至柱國汝南郡公

宇文孝伯字胡三吏部安化公深之子也其生與高祖同日太祖甚愛之養於第內及長又與高祖同學武成元年拜宗師上士時年十六孝伯性沉正嘗諤好直言高祖即位欲引置左右時政在家臣不得專制乃託言少與孝伯同業受經思相啓發由是晉公護弗之猜也得入爲右侍上士恆侍讀書天和元年遷小宗師領右侍儀同及遭父憂詔令於服中襲爵高祖嘗從容謂之曰公之於我猶漢高之與盧縮也乃賜以十三環金帶自是恆侍左右出入臥內朝之機務皆得預焉孝伯亦竭心盡力無所迴避至於時政得失及外間細事皆以奏聞高祖深委信之當時莫與爲比及高祖將誅晉公護密與衛王直圖之唯孝伯及王軌宇文神舉等頗得參預護誅授開府儀同三司歷司會中大夫左右小宮伯東宮左宮正建德之後皇太子稍長既無令德唯昵近小人孝伯白高祖曰皇太子四海所屬而德聲未聞臣忝宮官寔當其責且春秋尚少志業未成請妙選正人爲其師友調護聖質猶望日就月將如或不然悔無及矣帝斂容曰卿世載鯁直竭誠所事觀卿此言有家風矣孝伯拜謝曰非言之難受之難也深願陛下思之帝曰正人豈復過君於是尉遲運爲右宮正孝伯仍爲左宮正尋拜宗師中大夫及吐谷渾入寇詔皇太子征之軍中之事多決於孝伯俄授京兆尹入爲左宮伯轉右宮伯嘗因侍坐帝問之曰我兒比來漸長進不答曰皇太子比懼天威更無罪失及王軌因內宴持帝鬚言太子之不善帝罷酒責孝伯曰公常語我云太子無過今軌有此言公爲誑矣孝伯再拜曰臣聞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情忍愛遂爾結舌帝知其意默然久之乃曰朕已委公矣公其勉之五年大軍東討拜內史下大夫令掌留臺事軍還帝曰居守之重無忝戰功於是加授大將軍進爵廣陵郡公邑三千戶并賜金帛及女妓等六年復爲宗師每車駕巡幸常令居守其後高祖北討至雲陽宮遂寢疾釋召孝伯赴行在所帝執其手曰吾自量必無濟理以後事付君是夜授司衛上大夫總宿衛兵馬事又令馳驛入京鎮守以備非常宣帝即位

授小冢宰帝忌齊王憲意欲除之謂孝伯曰公能爲朕圖齊王當以其官位相授孝伯叩頭曰先帝遺詔不許濫誅骨肉齊王陛下之叔父戚近功高社稷重臣棟梁所寄陛下若妄加刑戮微臣又順旨曲從則臣爲不忠之臣陛下爲不

孝之子也帝不憚因漸疎之乃與于智王端鄭譯等密圖其事後令智告憲謀逆遣孝伯召憲入遂誅之帝之西征也在軍有過行鄭譯時亦預焉軍還孝伯及王軌盡以白高祖怒撻帝數十仍除譯名至是譯又被帝親昵帝既追憾被杖乃問譯曰我脚上杖痕誰所爲也譯答曰事由宇文孝伯及王軌譯又因說王軌捋鬚事帝乃誅軌尉遲運懼私謂孝伯曰吾徒必不免禍爲之奈何孝伯對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爲臣爲子知欲何之且委質事人本徇名義諫而不入將焉逃死足下若爲身計宜且遠之於是各行其志運尋出爲秦州總管然帝荒淫日甚誅戮無度朝章弛紊無復綱紀孝伯又頻切諫皆不見從由是益疎斥之後稽胡反令孝伯爲行軍總管從越王威討平之及軍還帝將殺之乃託以齊王之事謂之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言孝伯對曰臣知齊王忠於社稷爲羣小媒擊加之以罪臣以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付囑微臣唯令輔導陛下今諫而不從寔負顧託以此爲罪是所甘心帝大慚俛首不語乃命將出賜死于家時年三十六及隋文帝踐極以孝伯及王軌忠而獲罪並令收葬復其官爵又嘗謂高頴曰宇文孝伯寔有周之良臣若使此人在朝我輩無措手處也子欲嗣

顏之儀字子升琅邪臨沂人也晉侍中含九世孫祖見遠齊御史治書正色立朝有當官之稱及梁武帝執政遂以疾辭尋而齊和帝暴崩見遠慟哭而絕梁武帝深恨之謂朝臣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人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當時嘉其忠烈咸稱歎之父協以見遠蹈義忤時遂不仕進梁元帝爲湘東王引協爲其府記室參軍協不得已乃應命梁元帝後著懷舊志及詩並稱贊其美之儀幼穎悟三歲能讀孝經及長博涉羣書好爲詞賦嘗獻神州頌辭致雅贍梁元帝手勅報曰枚乘二葉俱得遊梁應貞兩世並稱文學我求才子鯁尉良深江陵平之儀隨例遷長安世宗以爲麟趾學士稍遷司書上士高祖初建儲

宮威選師傅以之儀為侍讀太子後征吐谷渾在軍有過行鄭譯等並以不能匡弼坐譴唯以累諫獲賞即拜小宮尹封平陽縣男邑二百戶宣帝即位遷上儀同大將軍御正中大夫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帝後刑政乖僻昏縱日甚之儀犯顏諫雖不見納終亦不止深為帝所忌然以恩舊每優容之及帝殺王軌之儀固諫帝怒欲并致之於法後以其諫直無私乃舍之宣帝崩劉昉鄭譯等矯遺詔以隋文帝為丞相輔少主之儀知非帝旨拒而弗從昉等草詔署記逼之儀連署之儀厲聲謂昉等曰主上升退嗣子冲幼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賢戚之內趙王最長以親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備受朝恩當思盡忠報國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儀有死而已不能誣罔先帝於是昉等知不可屈乃代之儀署而行之隋文帝後索符璽之儀又正色曰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於是隋文帝大怒命引出將戮之然以其民之望也乃止出為西疆郡守隋文帝踐極詔徵還京師進爵新野郡公開皇五年拜集州刺史在州清靜夷夏悅之明年代還遂優遊不仕十年正月之儀隨例入朝隋文帝望而識之命引至御坐謂之曰見危授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古人所難何以加卿乃賜錢十萬米一百石十一年冬卒年六十九有文集十卷行於世時京兆郡丞樂運亦以直言數諫於帝

運字承業南陽滎陽人晉尚書令廣之八世孫祖文素齊南郡守父均梁義陽郡守運少好學涉獵經史而不持章句年十五而江陵滅運隨例遷長安其親屬等多被籍而運積年為人傭保皆贖免之又事母及寡嫂甚謹由是以孝義聞梁故都官郎琅邪王澄美之為次其行事為孝義傳性方直未嘗求媚於人天和中起家夏州總管府倉曹參軍轉柱國府記室參軍尋而臨淄公唐瑾薦為露門學士前後犯顏屢諫高祖多被納用建德二年除萬年縣丞抑挫豪右號稱疆直高祖嘉之特許通籍事有不便於時者令巨細奏聞高祖嘗幸同州召運赴行在所既至高祖謂運曰卿來日見太子不運曰臣來日奉辭高祖曰卿言太子何如人運曰中人也時齊王憲以下並在帝側高祖顧謂憲等曰百官佞我皆云太子聰明審知唯運獨云中人方驗運之忠直耳於是因問運中

人之狀運對曰班固以齊桓公為中人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謂可與為善亦可與為惡也高祖曰我知之矣遂妙選宦官以匡弼之仍超拜運京兆郡丞太子聞之意甚不悅及高祖崩宣帝嗣位葬訖詔天下公除帝及六宮便議即吉運上疏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先王制禮安可輕之禮天子七月而葬以俟天下畢至今葬期既促事訖便除文軌之內奔赴未盡隣境遠聞使猶未至若以喪服受弔不可既吉更凶如以玄冠對使未知此出何禮進退無據愚臣竊所未安書奏帝不納自是德政不修數行赦宥運又上疏曰臣謹案周官曰國君之過市刑人赦此謂市者交利之所君子無故不遊觀焉若遊觀則施惠以悅之也尚書曰眚災肆赦此謂過誤為害罪雖大當緩赦之呂刑云五刑之疑有赦此謂赦疑從罰罰疑從免論語曰赦小過舉賢才謹尋經典未有罪無輕重溥天大赦之文逮茲末葉不師古始無益於治未可則之故管仲曰有赦者奔馬之委轡不赦者痲疽之礪石又曰惠者民之仇讐法者民之父母吳漢遺言猶云唯願無赦王符著論亦云赦者非明世之所宜豈可數施非常之惠以肆姦宄之惡乎帝亦不納而昏暴滋甚運乃與觀詣朝堂陳帝入失一曰內史御正職在弼諧皆須參議共治天下大尊比來小大之事多獨斷之堯舜至聖尚資輔弼比大尊未為聖主而可專恣己心凡諸刑罰爵賞爰及軍國大事請參諸宰輔與眾共之二曰內作色荒古人重誠大尊初臨四海德惠未洽先搜天下美女用實後宮又詔儀同以上女不許輒嫁貴賤同怨聲溢朝野請姬媵非幸御者放還本族欲嫁之女勿更禁之三曰天子未明求衣日旰忘食猶恐萬機不理天下擁滯大尊比來一入後宮數日不出所須聞奏多附內豎傳言失實是非可懼事由宦者亡國之徵請準高祖居外聽政四曰變故易常乃為政之大忌嚴刑酷罰非致治之弘規若罰無定刑則天下皆懼政無常法則民無適從豈有創嚴刑之詔未及半祀便即追改更嚴前制政令不定乃至於是今宿衛之官有一人夜不直者罪至削除因而逃亡者遂便籍沒此則大逆之罪與十杖同科雖為法愈嚴恐人情愈散一人心散尙或可止若天下皆散將如之何秦網密而國亡漢章疎而祚永請遵經典並依大律則億

北之民手足有所措矣。五曰高祖斷雕爲朴。本欲傳之萬世。大尊朝夕趣庭。親承聖旨。豈有崩未逾年。而遽窮奢麗。成父之志。義豈然乎。請與造之制。務從卑儉。雕文刻鏤。一切勿營。六曰都下之民。徭賦稍重。必是軍國之要。不敢憚勞。豈容朝夕徵求。唯供魚龍爛漫。士民從役。祇爲俳優角觝。紛紛不已。財力俱竭。業業相顧。無復聊生。凡此無益之事。請並停罷。七曰近見有詔上書字誤者。卽治其罪。假有忠讜之人。欲陳時事。尺有所短。文字非工不密。失身義無假手。脫有舛謬。便陷嚴科。墨徑尺之鱗。其事非易。下不諱之詔。猶懼未來。更加刑戮。能無鉗口。大尊縱不能採諛諂之言。無宜杜獻書之路。請停此詔。則天下幸甚。八曰昔榮叡生朝。殷王因之獲福。今玄象垂誠。此亦與周之祥。大尊雖減膳撤懸。未盡銷譴之理。誠願諮諏善道。修布德政。解兆民之愠。引萬方之祥。則天變可除。鼎業方固。大尊若不革茲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帝大怒。將戮之。內史元巖給帝曰。樂運知書奏必死。所以不顧身命者。欲取後世之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也。帝然之。因而獲免。翌日。帝頗感悟。召運謂之曰。朕昨夜思卿所奏。寔是忠臣。先皇明聖。卿數有規諫。朕既昏暗。卿復能如此。乃賜御食以賞之。朝之公卿。初見帝威怒。莫不爲運寒心。後見獲宥。皆相賀。以爲幸免虎口。內史鄭譯嘗以私事請托運。而弗之許。因此銜之。及隋文帝爲丞相。譯爲長史。遂左遷運爲廣州滄陽令。開皇五年。轉毛州高唐令。頻歷二縣。並有聲績。運常願處一諫官。從容諷議。而性許直。爲人所排抵。遂不被任用。乃發憤錄夏殷以來諫諍事。集而部之。凡六百三十九條。合四十一卷。名曰諫苑。奏上之。隋文帝覽而嘉焉。史臣曰。士有不因學藝而重。不待爵祿而貴者何。亦云忠孝而已。若乃竭力以奉其親者。人子之行也。致身以事其君者。人臣之節也。斯固彌綸三極。囊括百代。當宣帝之在東朝。凶德方兆。王軌字文孝。伯神舉志。惟無隱。盡言於父子之間。淫刑既逞。相繼夷滅。隋文之將登庸。人懷去就。顏之儀風烈。懷然正辭以明節。崎嶇雷電之下。僅而獲濟。斯數子者。豈非社稷之臣歟。或人以爲不忠。則天下莫之信也。自古以外戚而居重任。多藉一時之恩。至若尉遲運者。可謂位才升。爵由功進。美矣哉。

周書卷四十

周書卷四十考證

周書卷四十考證

史臣論孝伯神舉○臣文淳按當云神舉孝伯蓋神舉於孝伯為族父傳又在

孝伯前敘次當爾

周書卷四十考證

王褒字子淵，琅琊臨沂人也。曾祖儉，齊侍中太尉。南昌文憲公祖鸞，梁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南昌安侯，父規，梁侍中。左民尚書。南昌章侯，並有重名於江左。褒識量淵通，志懷沉靜，美風儀，善談笑，博覽史傳，尤工屬文。梁國子祭酒蕭子雲，褒之姑夫也。特善草隸，褒少以姻戚去來其家，遂相模範。俄而名亞子雲，並見重於世。梁武帝喜其才藝，遂以弟鄱陽王恢之女妻之。起家秘書郎，轉太子舍人。襲爵南昌縣侯，稍遷祕書丞，宣成王大器，簡文帝之冢嫡，即褒之姑子也。于時感選僚佐，乃以褒為文學，尋遷安成郡守。及侯景渡江，建業擾亂，褒輯寧所部，見稱於時。梁元帝承制，轉智武將軍，南平內史，及嗣位於江陵，欲待褒以不次之位。褒時猶在郡，敕王僧辯以禮發遣，褒乃將家西上。元帝與褒有舊，相得甚歡，拜侍中，累遷吏部尚書。左僕射襄既世，名大家文學優贍，當時咸相推挹，故旬月之間，位升端右。龍遇日隆，而褒愈自謙虛，不以位地矜人。時論稱之初，元帝平侯景，及擒武陵王紀之後，以建業彫殘，方須修復，江陵殷感，便欲安之。又其故府臣寮，皆楚人也，並願即都荊郢。嘗召羣臣議之，領軍將軍胡僧祐、吏部尚書宗慄、太府卿黃羅漢、御史中丞劉毅等曰：「建業雖是舊都，王氣已盡，且與北寇鄰接，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及矣。」臣等又嘗聞之，荆南之地，有天子氣，今陛下龍飛纘業，其應斯乎？天時人事，徵祥如此，臣等所見，遷徙非宜。元帝深以為然。時褒及尚書周弘正咸侍座，乃顧謂褒等曰：「卿意以為何如？」褒性謹慎，知元帝多猜忌，弗敢公言其非。當時唯唯而已。後因清閑密談，言辭甚切。元帝頗納之。然其意好荆楚，已從僧祐等策。明日乃於眾中謂褒曰：「卿昨日勸還建業，不為無理。褒以宣室之言，豈宜顯之於眾，知其計之不用也。於是止不復言。及大軍征江陵，元帝授褒都督城西諸軍事。褒本以文雅見知，一旦委以總戎，深自勉勵，盡忠勤之節，被圍之後，上下猜懼。元帝唯於褒深相委信，朱買臣

率眾出宣陽之西門，與王師戰，買臣大敗。褒督進不能禁，乃貶為護軍將軍。王師攻其外柵，城陷。褒從元帝入子城，猶欲固守。俄而元帝出降，褒遂與眾俱出。見柱國于謹，謹甚禮之。褒曾作燕歌行，妙盡關塞寒苦之狀。元帝及諸文士並和之，而競為淒切之詞。至此方驗焉。褒與王克劉毅宗懷殷不害等數十人俱至長安。太祖喜曰：「昔平吳之利，二陸而已。今定楚之功，羣賢畢至，可謂過之矣。」又謂褒及王克曰：「吾即王氏甥也，卿等並吾之舅氏，當以親戚為情，勿以去鄉介意。於是授褒及克殷不害等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常從容上席，賞餼甚厚。褒等亦並荷恩賜，忘其羈旅焉。孝閔帝踐阼，封石泉縣子，邑三百戶。世宗即位，篤好文學，時褒與庚信才名最高，特加親待。帝每遊宴，命褒等賦詩談論，常在左右。尋加開府，儀同三司，保定中，除內史中大夫。高祖作象經，令褒注之，引據該洽，甚見稱賞。褒有器局，雅識治體，既累世在江東為宰輔，高祖亦以此重之。建德以後，頗參朝議。凡大詔冊，皆令褒具草。東宮既建，授太子少保，遷小司空，仍掌論詩，乘輿行幸，褒常侍從。初，褒與梁處士汝南周弘讓相善，及弘讓兄弘正自陳來聘，高祖許褒等通親，知音問，褒贈弘讓詩，并致書曰：「嗣宗窮途，楊朱歧路，征蓬長逝，流水不歸，舒慘殊方，炎涼異節，木皮春厚，桂樹冬榮，想攝衛惟宜，動靜多豫。賢兄入關，敬承款曲，猶依杜陵之水，尚保池陽之田，雖迹幽蹊，銷聲穹谷，何期愉樂，幸甚幸甚。弟昔因多疾，亟覽九仙之方，晚涉世途，常懷五嶽之舉，同夫關令，物色異人，譬彼客卿，服膺高士，上經說道，屢聽玄牝之談，中藥養神，每粟丹沙之說，頃年事道，盡容髮衰謝，若其黃矣，零落無時，還念生涯，繁憂總集，視險惕日，猶趙孟之徂年，負杖行吟，同劉琨之積慘，河陽北臨，空思鞏縣，霸陵南望，還見長安，所冀書生之魂，來依舊壤，射聲之鬼，無恨他鄉。白雲在天，長離別矣，會見之期，邈無日矣，援筆攬紙，龍鍾橫集，弘讓復書曰：「其矣悲哉，此之為別也。雲飛沉沉，金鑠蘭滅，玉音不嗣，瑤華莫因，家兄自自歸京，致書於穹谷，故人之跡，有如對面，開題申紙，流臉沾膝，江南煥熱，橘柚冬青，渭北迥寒，楊榆晚葉，上風氣候，各集所安，餐衛適時，寢興多福，甚善甚善，與弟分袂西陲，言反東區，雖保周陵，還依狴徑，三姜難析，二仲不歸，麋鹿為曹，更多悲緒，丹經

在握貧病莫諧芝尤可求恆為探擷昔吾壯日及第富年俱值豔照並歡銜泌南風雅操清商妙曲絃琴促坐無乏名晨玉瀝金華冀獲難老不虞一旦翻覆波瀾吾已惕陰第非茂齒禽尚之契各在天涯永念生平難為臆且當視陰數箭排愁破涕人生樂耳憂戚何為豈能遽悲次房遊魂不反遠^缺二產骸極無託但願愛玉體珍金箱保期頤享黃髮猶冀蒼鷹續鯉時傳尺素清風朗月俱寄相思子淵子淵長為別矣握管操觚聲淚俱咽尋出為宣州刺史卒於位時年六十四子壽嗣

庚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也祖易齊徵士父肩吾梁散騎常侍中書令信幼而俊邁聰敏絕倫博覽羣書尤善春秋左氏傳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容止頹然有過人者起家湘東國常侍轉安南府參軍時肩吾為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東海徐摛為左衛率摛子陵及信並為抄撰學士父子在東宮出入禁闥恩禮莫與比隆既有感才文並綺豔故世號為徐庚體焉當時後進競相模範每有一文京都莫不傳誦累遷尚書度支郎中通直正員郎出為鄂州別駕尋兼通直散騎常侍聘于東魏文章辭令咸為鄴下所稱還為東宮學士領建康令侯景作亂梁簡文帝命信率宮中文武千餘人營於朱雀航及景至信以眾先退臺城陷後信奔于江陵梁元帝承制除御史中丞及即位轉右衛將軍封武康縣侯加散騎常侍來聘于我屬大軍南討遂留長安江陵平拜使持節撫軍將軍右金紫光祿大夫大都督尋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孝閔帝踐阼封臨清縣子邑五百戶除司水下大夫出為弘農郡守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司憲中大夫進爵義城縣侯俄拜洛州刺史信多識章章為政簡靜吏民安之時陳氏與朝廷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許還其舊國陳氏乃請王褒及信等十數人高祖唯放王克殷不害等信及褒並留而不遣尋徵為司宗中大夫世宗高祖並雅好文學信特蒙恩禮至於趙滕諸王周旋款至有若布衣之交羣公碑誌多相請託唯王褒頗與信相埒自餘文人莫有逮者信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云其辭曰粵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盜移國金陵瓦解余乃窺身荒谷公私塗炭華陽奔命有去無歸中興遺消躬於甲

戊三日哭於都亭三年囚於別館天道周星物極不反傳變之但悲身世無所求生哀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昔桓君山之志事杜元凱之生平並有著書威能自序潘岳之文彩始述家風陸機之詞賦多陳世德信年始二毛即逢喪亂孰是流離至于暮齒燕歌遠別悲不自勝楚老相逢泣將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踐秦庭讓東海之濱遂煢周粟下亭漂泊舉橋羈旅楚歌非取樂之方魯酒無忘憂之用追惟此賦聊以記言不無危苦之辭唯以悲哀為主日暮途遠人間何世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荆壁晚柱受連城而見欺載書橫階捧珠盤而不定鍾儀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孫行人留守西河之館甲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淚盡加之以血鈞臺移柳非玉關之可望華亭唳鶴豈河橋之可聞孫策以天下為三分眾裁一旅項羽用江東之子第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豈有百萬義師一朝卷甲艾夷斬伐如草木焉江淮無涯岸之阻亭壁無藩籬之固頭會箕歛者合從締交鉏耰棘矜者因利乘便將非江表王氣應終三百年乎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軼道之災混一車書無救平陽之禍嗚呼山嶽崩頽既履危亡之運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懷愴傷心者矣沉復舟楫路窮星漢非乘槎可上風颺道阻蓬萊無可到之期窮者欲達其言勞者須歌其事陸士衡聞而撫掌是所甘心張平子見而陋之固其宜矣我之掌庚承周以世功而為族經邦佐漢用論道而當官裏嵩華之玉石潤河洛之波瀾居負洛而重世臣臨河而晏安遠永嘉之艱虞始中原之乏主民枕倚於牆壁路交橫於豺虎值五馬之南奔逢三星之東聚彼凌江而建國此播遷於吾祖分南陽而賜田裂東嶽而胙土誅茅宋玉之宅穿徑臨江之府水木交運山川崩竭家有直道人多全節訓子見於純深事君彰於義烈新野有生祠之廟河南有胡書之碣况乃少微真人天山逸民階庭空谷門巷蒲輪移談講樹就簡書筠降生世德載誕貞臣文詞高於甲觀樸楷威於漳濱嗟有道而無鳳歎非時而有麟既姦回之蟲匿終不悅於仁人王子洛濱之歲蘭成射策之年始含香於建禮仍矯翼於崇賢游洛雷之講肆齒明離之寶筵既傾盡而酌海遂測管以窺天方塘水白釣渚池圓侍戎輅於武

帳。魏雅由於文。乃解懸而通籍。遂崇文而會武。居笠數而掌兵。出蘭池而典午。論兵於江漢之君。拭圭於西河之主。于時朝野歡娛。池臺鐘鼓。里爲冠蓋。門成鄒魯。連茂苑於海陵。跨橫塘於江浦。東門則鞭石成橋。南極則鑄銅爲柱。樹則園植萬株。竹則家封千戶。西費浮玉。南琛沒羽。吳歛越吟。荆豔楚舞。草木之藉春陽。魚龍之得風雨。五十年中。江表無事。王歛爲和親之侯。班超爲定遠之使。馬武無預於兵甲。馮唐不論於將帥。豈知山嶽闐然。江湖潯沸。漁陽有閭左戍卒。離石有將兵都尉。天子方刪詩書。定禮樂設重雲之譚。開士林之學。劫劫燼之灰。飛辯常星之夜。落地平魚齒。城危獸角。臥刁斗於榮陽。絳龍媒於平樂。宰衡以干戈爲兒戲。縉紳以清談爲廟略。乘瀆水而膠船。馭奔駒以朽索。小人則將及水火。君子則方成獲鶴。弊策不能救鹽池之鹹。阿膠不能止黃河之濁。旣而魴魚鱗尾。四郊多壘。殿狎江鷗。宮鳴野雉。湛盧去國。餘皇失水。見被髮於伊川。知其時爲戎矣。彼姦逆之熾威。久遊魂而放命。大則有鯨有鯢。小則爲梟爲獍。貪其牛羊之力。凶其水草之性。非玉燭之能調。豈瓊璣之可正。值天下之無爲。尙有欲於羈縻。飲其琉璃之酒。賞其虎豹之皮。見胡桐於大夏。識烏卵於條支。豺牙密屬。虺毒潛吹。輕九鼎而欲問。闢三川而遂窺。始則王子召戎。姦臣介冑。旣官政而離邊。遂師言而泄漏。望廷尉之逋囚。反淮南之窮寇。飛狄泉之蒼鳥。起橫江之困獸。地則石鼓鳴山。天則金精動宿。北關龍吟。東陵麟鬪。爾乃桀黠構扇。憑陵畿甸。擁狼望於黃圖。填盧山於赤縣。青袍如草。白馬如練。天子履端廢朝。單于長圍高宴。兩觀當戟。千門受箭。白虹貫日。蒼鷹擊殿。競遭夏臺之禍。遂視堯城之變。官守無奔問之人。干戚非平戎之戰。陶侃則空裝米船。顧榮則虛搖羽扇。將軍死綏。路絕重圍。烽隨星落。書逐鸞飛。遂乃韓分趙裂。鼓臥旗折。失羣班馬。迷輪亂轍。猛士嬰城。謀臣卷舌。昆陽之戰。象走林常。山之陣。地奔穴。五郡則兄弟相悲。三州則父子離別。護軍慷慨。忠能死節。三世爲將。終於此滅。濟陽忠壯。身參末將。兄弟三人。義聲俱唱。主辱臣死。名存身喪。狄人歸元。三軍悽愴。尙書多算。守備是長。雲梯可拒。地道能防。有齊將之閉壁。無燕帥之臥牆。大事去矣。人之云亡。申子奮發。勇氣咆勃。實總元戎。身先士卒。曹落魚門。

兵填馬窟。屢犯通中。頻遭刮骨。功業天枉。身名埋沒。或以隼翼鷲披。虎威狐假。霽瀆鋒鏑。脂膏原野。兵弱虜疆。城孤氣寡。聞鶴唳而虛驚。聽胡笳而淚下。據神亭而亡戟。臨橫江而棄馬。崩於鉅鹿之沙。碎於長平之瓦。於是桂林顛覆。長洲麋鹿。潰潰沸騰。茫茫慘曠。天地離阻。人神怨酷。晉鄭靡依。魯衛不睦。競動天關。爭回地軸。探雀鷺而未飽。待熊蹯而詎熟。乃有車側郭門。筋懸廟屋。鬼同曹社之謀。人有秦庭之哭。余乃假刻璽於關塞。稱使者之訓。對逢鄂坂之譏。嫌值郢門之征稅。乘白馬而不前。策青驪而轉礙。吹落葉之扁舟。飄長飆於上游。彼鋸牙而勾爪。又巡江而習流。排青龍之戰艦。鬪飛鷁之船樓。張遠臨於赤壁。王濬下於巴丘。乍風驚而射火。或箭重而回舟。未辨聲於黃蓋。已先沈於杜侯。落帆黃鶴之浦。藏船鸚鵡之洲。路已分於湘漢。星猶看於斗牛。若乃陰陵失路。釣臺斜趣。望赤岸而覆衣。織烏江而不度。雷池柵浦。鶴陵焚戍。旅舍無烟。巢禽失樹。謂荆衡之杞梓。庶江漢之可恃。淮海維揚。三千餘里。過漂渚而寄食。託蘆中而度水。屈于七澤。瀆于十死。嗟天保之未定。見殷憂之方始。本不達於危行。又無情於祿仕。謬掌衛於中軍。濫尸丞於御史。信生世等於龍門。辭親同於河洛。奉立身之遺訓。受成書之顧託。昔三世而無慚。今七葉而始落。泣風雨於梁山。惟枯魚之銜索。入欹斜之小徑。掩蓬藋之荒扉。稅汀洲之杜若。待蘆葦之單衣。于時西楚霸王。劍及繁陽。鑿兵金匱。校戰玉堂。蒼鷹赤雀。鐵袖牙檣。沈白馬而奮衆。負黃龍而度湘。海潮迎艦。江萍送王。戎車屯于石城。戈船掩乎淮泗。諸侯則鄭伯前驅。盟主則荀營暮至。剖巢燻穴。奔虜走魅。埋長狄於駒門。斬蚩尤於中冀。然腹爲燈。飲頭爲器。直虹貫壘。長星屬地。昔之虎據龍盤。加以黃旗紫氣。莫不隨狐兔而窟穴。與風塵而殄瘁。西瞻博望。北臨玄圃。月樹風臺。池平樹古。倚弓於玉女。擲屏繫馬於鳳凰樓柱。仁壽之鏡。徒懸茂陵之書。空聚若夫立德立言。謀明寅亮。聲超於繫表。道高於河上。旣不遇於浮丘。遂無言於師曠。指愛子而託人。知西陵而誰望。非無北關之兵。猶有雲臺之仗。司徒之表裏。經綸。狐偃之惟王。實勤橫瑯。而對霸王。執金鼓而問賊臣。平吳之功。壯於杜元凱。王室是賴。深於溫太真。始則地名全節。終以山稱任人。南陽校書。去之已遠。上蔡逐

獵知之何晚。鎮北之負譽於前。風馳懷然。水神遭箭。山靈見鞭。是以替熊傷馬。浮蛟沒船。才子并命。俱非百年。中宗之夷。凶靜亂。大雪冤恥。去代邸而承基。遷唐郊而纂祀。反舊章於司隸。歸餘風於正始。沉猜則方逞其欲。藏疾則自矜於己。天下之事沒焉。諸侯之心搖矣。既而齊交北絕。秦患西起。沉背關而懷楚。異端委而開吳。驅綠林之散卒。拒驪山之叛徒。營軍梁涇。蒐乘巴渝。閉諸淫昏之鬼。求諸厭劾之巫。荆門遭屢延之戮。夏首濫遠泉之誅。庶因親於教愛。忍和樂於彎弧。慨無謀於肉食。非所望於論都。未深思於五難。先自擅於二端。登陽城而避險。臥底柱而求安。既言多於忌刻。實志勇於刑殘。但坐觀於時變。本無情於急難。地為黑子。城猶彈丸。其怨則曠。其盟則寒。宜禽之能塞海。非愚度之可移山。沉以沴氣朝浮。妖精夜殞。赤鳥則三朝夾日。蒼雲則七重圍軫。亡吳之歲既窮。入郢之年斯盡。周舍鄭怒。楚結秦冤。有南風之不競。值西隣之責言。俄而梯衝亂舞。冀馬雲屯。棧秦車於暢穀。香漢鼓於雷門。下陳倉而連弩。度臨晉而橫船。雖復楚有七澤。人稱三戶。箭不麗於六塵。雷無驚於九虎。辭洞庭兮落木。去洛陽兮極浦。熾火令焚旗。貞風令害蠱。乃使玉軸揚灰。龍文斫柱。下江餘城。長林故營。徒思箝馬之秣。未見燒牛之兵。章曼支以擊走。宮之奇以族行。河無冰而馬度。關未曉而雞鳴。忠臣解骨。君子吞聲。華望祭之所。雲夢偽遊之地。荒谷益於莫敖。冶父凶乎羣帥。剛穿摺拉。鷹鷂批攢。冤霜夏零。憤泉秋沸。城崩杞婦之哭。竹染湘妃之淚。水毒秦涇。山高趙陘。十里五里。長亭短亭。饑隨螿。鸛逐流螢。秦中水黑。關上泥青。干時瓦解。冰泮。風飛電散。渾然千里。溜繩一亂。雪暗如沙。冰橫似岸。逢赴洛之陸機。見離家之王粲。莫不聞隴水而掩泣。向關山而長歎。沉復君在交河。妾在清波。石望夫而逾遠。山望子而逾多。才人之憶代郡。公主之去清河。相陽亭有離別之賦。臨江王有愁思之歌。別有飄飄武威。羈旅金微。班超生而望反。溫序死而思歸。李陵之雙兔永去。蘇武之一鴈空飛。昔江陵之中否。乃金陵之禍始。雖借人之外力。實蕭牆之內起。撥亂之主忽焉。中興之宗不祀。伯兮叔兮。同見戮於猶子。荆山鶴飛。而玉碎。隨岸地生。而珠死。鬼火亂於平林。磷魂驚於新市。梁故曹從。楚實秦亡。不有所廢。其何以昌。有

矯之後。遂育于姜。輸我神器。居為讓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用無賴之子孫。舉江東而全棄。惜天下之一家。遭東南之反氣。以鶉首而賜秦。天何為而此醉。且夫天道回旋。民生類焉。余烈祖於西晉。始流播於東川。洎余身而七葉。又遭時而北遷。提挈老幼。關河累年。死生契闊。不可問天。沉復零落。將盡靈光。魏然。日窮于紀。歲將復始。逼切危慮。端憂暮齒。踐長樂之神華。望宣平之貴里。渭水貫於天門。驪山回於地市。幕府大將軍之愛客。丞相平津侯之待士。見鍾鼎於金張。聞絃歌於許史。宜知灞陵夜獵。猶是改時將軍。咸陽布衣。非獨思歸王子。大象初。以疾去職。卒。隋文帝深悼之。贈本官。加荆淮二州刺史。子立嗣。

史臣曰。兩儀定位。日月揚暉。天文彰矣。八卦以陳。書契有作。人文詳矣。若乃墳索所紀。莫得而云。典譽以降。遺風可述。是以曲阜多才多藝。鑒二代以正其本。闕里性與天道。修六經以維其末。故能範圍天地。綱紀人倫。窮神知化。稱首於千古。經邦緯俗。藏用於百代。至矣哉。斯固聖人之述作也。逮乎兩周道喪。七十義乖。淹中稷下。入儒三墨。辯博之論蜂起。漆園黍谷。名法兵農。宏放之詞霧集。雖雅誥奧義。或未盡善。考其所長。蓋賢達之源流也。其後逐臣屈平。作離騷以敘志。宏才豔發。有惻隱之美。宋玉南國詞人。追逸轡而亞其迹。大儒荀況。賦禮智以陳其情。含章鬱起。有諷諭之義。賈生洛陽才子。繼清景而奮其暉。並陶鑄性靈。組織風雅。詞賦之作。實為其冠。自是著述。滋繁。體制匪一。孝武之後。雅尚斯文。揚葩振藻者如林。而二馬王揚為之傑。東京之朝。茲道愈扇。咀微舍商者成市。而班傅張華為之雄。當塗受命。尤好蟲篆。金行勃興。無替前烈。曹王陳阮。實宏衍之思。挺棟幹於鄧林。潘陸張左。擅侈麗之才。飾羽儀於鳳穴。斯並高視當世。連衡孔門。雖時運推移。質文屢變。譬猶六代並奏。易俗之用無爽。九流競逐。一致之理同歸。歷選前英。於茲為感。既而中州版蕩。戎狄交侵。僞偽相屬。士民塗炭。故文章黜焉。其潛思於戰爭之間。揮翰於鋒鏑之下。亦往往而間出矣。若乃魯徹杜廣。徐光尹弼之疇。知名於二趙。宋諒封奕。朱彤梁謙之屬。見重於燕秦。然皆迫於倉卒。牽於戰爭。競奏符檄。則粲然可觀。體物緣情。則寂寥於世。

非其才有優劣。時運然也。至朔漠之地。葺爾夷俗。胡義周之。頌國都。足稱宏麗。區區河右。而學者埒於中原。劉延明之銘酒泉。可謂清典。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徒言哉。洎乎有魏。定鼎沙朔。南包河淮。西吞關隴。當時之士。有許謙。崔宏。崔浩。高允。高閭。游雅等。先後之間。聲實俱茂。詞義典正。有永嘉之遺烈焉。及太和之辰。雖復崇尚文雅。方駿並路。多乖往轍。涉海登山。罕值良寶。其後袁翻。才稱澹雅。常景思標沉鬱。彬彬焉。蓋一時之俊秀也。周氏創業。運屬陵夷。纂遺文於既喪。聘奇士如弗及。是以蘇亮。蘇綽。盧柔。唐瑾。元偉。李昶之徒。咸奮鱗翼。自致青紫。然綽建言。務存質朴。遂標魏晉。憲章虞夏。雖屬詞有師古之美。矯枉非適時之用。故莫能常行焉。既而草車雷邁。渚宮雲撤。爾其荆衡杞梓。東南竹箭。備器用於廟堂者衆矣。唯王褒。庾信。奇才秀出。牢籠於一代。是時世宗。雅詞雲委。滕趙二王。雕章間發。咸築宮虛館。有如布衣之交。由是朝廷之人。閭閻之士。莫不志味於遺韻。眩精於末光。猶丘陵之仰嵩岱。川流之宗溟渤也。然則子山之文。發源於宋末。盛行於梁季。其體以淫放爲本。其詞以輕險爲宗。故能誇目侈於紅紫。蕩心逾於鄭衛。昔楊子雲有言。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詞賦之罪人也。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覃思則變化無方。形言則條流遂廣。雖詩賦與奏議異軫。銘誄與書論殊塗。而撮其指要。舉其大抵。莫若以氣爲主。以文傳意。考其殿最。定其區域。撫六經百氏之英華。探屈宋卿雲之秘奧。其調也尚遠。其旨也在深。其理也貴當。其辭也欲巧。然後聲金壁。播芝蘭。文質因其宜。繁約適其變。權衡輕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壯。麗而能典。煥乎若五色之成章。紛乎猶八音之繁會。夫然則魏文所謂通才。足以備體矣。士衡所謂難能。足以逮意矣。

周書卷四十一

周書卷四十一考證

庾信傳。過漂渚而寄食。○日知錄云。漂渚。當是溧渚之訛。張勃吳錄曰。子胥乞食處在丹陽溧陽縣。金陵志曰。江上有渚曰漂渚是也。古溧瀨同字。

周書卷四十一考證

唐 令 狐 德 茶 等 撰

列傳第三十四

蕭 撫子濟

蕭世怡 蕭圓肅 蕭大園

宗 懷

劉 璠子祥

柳 霞子增 莊

蕭撫字智遐蘭陵人也梁武帝弟安成王秀之子也性溫裕有儀表年十二入國學博觀經史雅好屬文在梁封永豐縣侯邑一千戶初為給事中歷太子洗馬中舍人東魏遣李諧盧元明使於梁梁武帝以撫辭令可觀令兼中書侍郎受幣於賓館尋遷黃門侍郎出為寧遠將軍宋寧宋與二郡守轉輕車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守及侯景作亂武陵王紀承制授撫使持節忠武將軍又遷平北將軍散騎常侍領益州刺史軍防事紀稱尊號於成都除侍中中書令封秦郡王邑三千戶給鼓吹一部紀率眾東下以撫為中書令征西大將軍都督益梁秦潼安瀘青戎軍華信渠萬江新邑楚義十八州諸軍事益州刺史守成都又令梁州刺史楊乾運守潼州太祖知蜀兵寡弱遣大將軍尉遲迥總眾討之及迥入劍閣乾運以州降蜀中因是大駭無復抗拒之志迥長驅至成都撫見兵不滿萬人而倉庫空竭軍無所資遂為城守之計迥圍之五旬撫屢遣其將出城挑戰多被殺傷外援雖至又為迥所破語在迥傳撫遂請降迥許之撫於是率文武於益州城北共迥升壇歃血立盟以城歸國魏恭帝元年授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歸善縣公邑一千戶孝閔帝踐阼進爵黃臺郡公增邑一千戶武成中世宗令諸文儒於麟趾殿校定經史仍撰世譜撫亦預焉尋以母老兼有疾疹五日番上便隔晨昏請在外著書有詔許焉保定元年授禮部中大夫又以撫有歸款之功別賜食多陵縣五百戶收其租賦三年出為上州刺史為政仁恕以禮讓為本嘗至元日獄中所有囚繫悉放歸家聽三日然後赴獄主者固執不可撫曰昔王長虞延見稱前史吾雖寡德竊懷景行導民以信方自此始以之獲罪彌所甘心幸勿慮也諸囚荷恩並依限而至吏民稱其惠化秩滿當還部民李漆等三百餘人上表乞更留兩載詔雖弗許甚嘉美

之及撫入朝屬置露門學高祖以撫與唐璽元偉王褒等四人俱為文學博士撫以母老表請歸養私門曰臣聞出忠入孝理深人紀昏定晨省事切天經伏惟陛下握鎮臨朝垂衣御宇孝治天下仁覃草木是以微臣冒陳至願臣母妾褚年過養禮乞解今職侍奉私庭伏願天慈特垂矜許臣披款歸朝十有六載恩深海岳報淺涓埃肆師掌禮竟無稱職浙限督察空妨能官方辭違闕庭屏迹閭里低徊係慕戀深高祖未許詔曰開府梁之宗英今則任等三事所謂楚雖有材周實用之方藉謀猷匡朕不逮然進思盡忠退安侍養者義在公私兼濟豈容全欲徇己虧此至公乖所望也尋以母憂去職天和六年授少保建德元年轉少傅後改封蔡陽郡公增邑通前三千四百戶二年卒時年五十九高祖舉哀於正武殿賜穀麥三百石布帛三百匹贈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少傅益新始信四州諸軍事益州刺史諡曰襄撫善草隸名亞於王褒算數醫方咸亦留意所著詩賦雜文數萬言頗行于世子濟嗣濟字德成少仁厚頗好屬文蕭紀承制授真威將軍蜀郡太守遷東中郎將從紀東下至巴東聞迥圍成都紀命濟率所部赴援比至撫已降仍從撫入朝孝閔帝踐阼除中外府記室參軍後至蒲陽郡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蕭世怡梁武帝弟鄱陽王恢之子也以名犯太祖諱故稱字焉幼而聰慧頗涉經史梁大同元年封豐城縣侯邑五百戶除給事中轉太子洗馬尋入直殿省轉太子中舍人出為持節仁威將軍譙州刺史及侯景為亂路由城下襲而陷之世怡遂被執尋遁逃得免至于江陵梁元帝承制授侍中及平侯景以世怡為兼太宰太常卿與中衛長史樂子雲拜謁山陵承聖二年授使持節平西將軍臨川內史既以陸納據湘川道路擁塞改授平南將軍桂陽內史未至郡屬千謹平江陵遂隨兄修在郢州及修卒即以世怡為刺史湘州刺史王琳率舟師襲世怡世怡以州輸琳時陳武帝執政徵為侍中世怡疑而不就乃奔于齊除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尋出為永州刺史保定四年晉公護東伐大將軍權景宜略地河南世怡聞豫州刺史王士良已降遂來歸款五年拜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義興郡公邑一千三百戶天和二年授蔡州刺史政